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12n0376

佛說大般泥洹經

東晉 法顯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1 序品
  - 2 大身菩薩品
  - 3 長者純陀品
  - 4 哀歎品
  - 5 長壽品
  - 6 金剛身品
  - 7 受持品
  - 8 四法品
  - 9 四依品
  - 10 分別邪正品
  - 11 四諦品
  - 12 四倒品
  - 13 如來性品
  - 14 文字品
  - 15 鳥喻品
  - 16 月喻品
  - 17 問菩薩品
  - 18 隨喜品
- 卷目次
  - 001
  - 002
  - 003
  - 004
  - 005
  - 006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376 [Nos. 374(1-6), 375(1-18)]
佛說大般泥洹經卷第一

東晉平陽沙門法顯譯

序品第一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拘夷城力士生地，熙連河側堅固林雙樹間，與八百億比丘前後圍繞。二月十五日臨般泥洹，時諸眾生各各悅樂，自計清淨無疑厭想，忽自覺悟：「今日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哀愍世間覆護世間為世間歸，等觀眾生如視一子，恬淡寂滅大牟尼尊，告諸眾生今當滅度，諸有疑難皆應來問，為最後問。」如是覺已各懷憂慼。
爾時世尊從其面門放種種光，青黃赤白頗梨紅色，明耀殊特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十方一切佛土，六趣眾生其蒙光者，罪垢諸惱皆悉除滅，咸皆悲慟淚下如雨，更相謂言：「怪哉仁者世間虛空，怪哉仁者眾生福盡，怪哉仁者苦法增長，如來不久當般泥洹；一何駃哉世間虛空，一何駃哉世間眼滅，我等當共疾往詣佛禮拜供養，勸請世尊不般泥洹，住壽一劫若過一劫，若佛泥洹誰為我等親善慈導？誰為我等救諸厄難？是故仁等，有所不了當詣如來諮決所疑。」
爾時大地六種震動，時八百億比丘皆阿羅漢心得自在，所作已辦離諸煩惱，降伏諸根譬如大龍，成就空慧逮得己利，如栴檀林以為眷屬，功德具足為佛真子。其名曰：尊者迦旃延，尊者薄拘羅，尊者優波難陀等，是諸比丘晨用楊枝澡漱清淨。時有妙光來照其身，如日初出照青樹葉赤脈悉現，此諸比丘亦復如是，舉身支節一切毛孔血流如雨心大苦痛，哀愍安樂諸眾生故，欲發大乘方便密教故，教化因緣故，疾澡漱訖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繞百千匝，恭敬問訊於一面住。
復有二十五億比丘尼，皆阿羅漢心得自在，所作已辦離諸煩惱，降伏諸根譬如大龍，成就空慧逮得己利；其名曰：拘隣女須跋陀羅比丘尼，優婆難陀比丘尼，海智比丘尼等，如日初出照青樹葉赤脈悉現，此諸比丘尼亦復如是，舉身支節一切毛孔血流如雨心大苦痛，哀愍安樂諸眾生故，欲發大乘方便密教故，教化因緣故，來詣佛所稽首禮足繞百千匝，恭敬問訊於一面住。復有諸比丘尼，皆是菩薩人中雄猛得十地行，教化因緣故現為女身，遊四無量能現為佛種種變化。
復有一恒河沙菩薩摩訶薩，人中雄猛一切功德皆已具足，以方便身深樂大乘，正向大乘飢虛大乘，貪求大乘渴仰大乘，善能隨順一切

世間，未度者度未脫者脫，於無數劫修習淨戒度脫眾生，於無數劫修習淨戒安慰眾生，於無數劫修習淨戒興隆三寶，於無數劫修習淨戒轉正法輪，於無數劫修習淨戒成大莊嚴，於無數劫修習淨戒行處堅固，如是等無量功德皆悉成就，等觀眾生如視一子；其名曰：海德菩薩，無盡智菩薩等，如日初出照青樹葉赤脈悉現，此諸菩薩亦復如是，舉身支節一切毛孔血流如雨心大苦痛，愍念安樂諸眾生故，欲發大乘方便密教故，教化因緣故，來詣佛所稽首禮足繞百千匝，恭敬問訊於一面住。

復有二恒河沙五戒優婆塞，深樂一切諸對治法，苦樂常無常，我非我空非空依無依，眾生非眾生，恒非恒吉非吉，有為無為泥洹非泥洹，深樂如是對治之法，欲聞妙義闡揚大法，於無數劫淨修梵行而無毀失，欲行大乘為人廣說，修習淨戒欲學堅固大乘，欲學隨順世間，欲學度脫世間，欲學興隆三寶，欲學轉法輪，欲學大莊嚴，如是無量功德具足，等觀眾生如視一子；其名曰：光無垢稱王優婆塞，善德優婆塞，如是等二恒河沙優婆塞，於晨朝時為供養如來故，人人各作五千栴檀床帳沈水床帳，眾寶床帳天香床帳，欝金香華床帳等，其諸床帳悉以牛頭栴檀香薰，莊嚴種種奇妙七寶，校飾金繩羅網以覆其上，青色青光、黃色黃光、赤色赤光、白色白光、紅色紅光、頗梨色頗梨光、如意珠色如意珠光，以如是等雜色莊嚴，殊勝希有周匝障幔，皆以七寶羅網羅覆其上，周迴四面懸眾寶幡，種種雜香以塗其上，金縷織成以為垂帶，其寶帳內種種異色莊嚴如上，七寶織成以為茵蓐，柔軟香薰以敷其內。一一床帳各載以寶車，其車嚴好七寶莊嚴，前後皆有寶幢幡蓋，一一幡蓋皆以七寶羅網，青黃赤白七寶莊嚴，及四種華優鉢羅鉢曇摩拘牟頭分陀利，亦以七寶校飾如前，結眾雜寶以為華鬘，鮮好白氎圖畫如來本生之像，表現菩薩從初發意至于成佛，中間受身種種苦行無不記列。俠道兩邊作眾伎樂，其諸樂器皆用七寶，其音和雅皆出無常苦空之音，咸言怪哉世間虛空，悲號泣淚聲振天地，為供養故各齎名華細末雜香，又辦種種上味之食，用山澗水然以香薪，令食細軟香味具足。又於堅固林內外掃灑布七寶沙，香薰寶衣以覆其上，周迴敷置三十二行師子之座，皆以七寶莊嚴，雕文刻鏤五色晃曜，眾妙雜香用薰其座，七寶茵蓐以敷其上。眾事辦已而作是念：「一切眾生有所須欲我悉施與，衣服飲食財物珍寶國城妻子，頭目髓腦血肉肌體，貧富貴賤隨其所須各令充足，唯除色欲毒藥及害生等不淨之施。」是諸優婆塞發菩薩心而作是念：「我等持是床帳寶車眾物供具施佛及僧，是為最後供養大施。」各作是念：「佛及大眾受我供已，今日如來當般泥洹。」作是念已其心悲亂，譬如日出照青樹葉赤脈悉現。諸優婆塞亦復如是，舉身毛孔血流如雨，身心毒痛悲泣

流淚。又於堅固林側施大帳幔七寶莊校，高廣嚴好上際虛空，於其帳內立七寶舍，饌具畢已，來詣佛所稽首佛足，幢蓋供養遍滿虛空，燒香散華猶如雲雨，咸皆悲慕哀動天地，撫臆號叫淚下如雨，更相謂言：「怪哉仁者世間虛空，一何駃哉世間眼滅。」頭面著地同聲請佛：「願佛及僧哀愍我等，與諸大眾俱受我請，受我請已當般泥洹，令我等飯佛大眾得最後施福。」世尊知時默然不受，如是三請佛亦默然。時諸優婆塞一切望絕愁憂苦惱，猶如慈父唯有一子，卒病命終送殯而還愁憂苦惱，諸優婆塞愁憂苦惱亦復如是，作禮而起於一面住。

復有三恒河沙優婆夷，皆持五戒功德具足，現為女像化度眾生，呵責己身猶如四蛇，八萬戶蟲侵食其體，是身臭穢貪欲所惑，譬如死尸無一可樂，是身不淨九孔常漏，血肉筋骨共相依假以為偽城，手足支節以為却敵，爪齒耳目以為寮孔，幻偽心法以為寮障，放逸調慢以為樓觀，惡賊意王居其城內，貪利蕩逸馳騁六境，如此賊城諸佛所棄愚夫所樂，貪欲瞋恚愚癡羅剎依止其中，如伊蘭叢林無可愛樂，聚沫芭蕉無有堅固，電光野馬呼聲之響，水月幻化如海濤波，駛流立草須臾不住，丘塚叢林穢惡充滿，狐狼鵰鷲烏鵄餓狗，諸惡虫輩競止其中，如此穢身安可堪處？若以一毛滌大海水尚可知數，此毒樹身四百四病，無量眾穢不可稱計，如世尊說譬喻，天下草木斬以為籌，大地土石末為微塵，猶可知數。此身不淨無量雜惡，其數過是，是身暴害滅諸善法。是等優婆夷，能捨此身猶如棄唾，習行空行無相無作，深樂大乘常為人說。其名曰：耆婆尸利優婆夷，勝鬘優婆夷，毘舍佉優婆夷等，於晨朝時光明照已即覺斯瑞，便各疾辦眾供養具倍勝於前，來詣佛所頭面著地，請佛及僧。世尊不受。愁憂苦惱在一面住。

復有四恒河沙諸離車童子，在毘舍離城內并外來者，及閻浮提邊國諸王大臣，俱樂正法淳修戒行，眾德成就，伏諸異學及亂法者，普能惠施無畏之法，為眾演說無盡法藏，悉能修習諸佛所說甘露妙法，摧伏眾魔外道邪論，自持律行令持戒僧得力安隱，自持律行樂聽大乘為人廣說，普慈愍傷一切眾生德皆如上。其名曰：淨離垢藏離車童子，常快淨離車童子，恒水離垢淨離車童子等，是諸離車各辦八十四億栴檀床帳，沈水床帳，欝金床帳，栢木床帳，兜樓香木床帳，亦各八十四億雕文刻鏤，七寶莊嚴五色光耀嚴飾如前，各辦八萬四千寶馬，八萬四千大象王，八萬四千四馬寶車，悉以神珠明寶絞絡莊飾，端嚴姝妙行如疾風；又辦八萬四千明月神珠晝夜常明，幢蓋幡華大寶帳幔，白疊圖像次第如前。其寶華蓋廣一由旬，彩畫細疊以為圖像三十二由旬，其幔高顯各百由旬，其幡各長一千

由旬，七寶莊校嚴飾如前；其飯香氣薰一由旬。敷置床座於堅固林供具悉備，來詣佛所稽首請佛，頭面禮訖於一面住。
復有閻浮提內大長者五恒河沙，深樂正法淳修戒行眾德成就，伏諸異學及亂法者，深樂大乘。其名曰：月光王蒼蔔華首長者，法首長者，如是等長者子及長者女五恒河沙，於晨朝時承佛威神，辦眾供具倍復勝前，來詣佛所稽首請佛，頭面禮足於一面住。
復有毘舍離王內外眷屬，及閻浮提主大小城邑聚落野人君主，除阿闍世其餘諸王，月離垢藏王，日離垢王等六恒河沙，各將一百八十萬億眷屬，皆悉勇健力如龍象行如疾風，深樂正法淳修戒行，眾德成就伏諸異學及亂法者，所作供具轉倍勝前，來詣佛所稽首請佛，頭面禮足於一面住。
復有閻浮提主大小諸王，夫人婇女七恒河沙，除阿闍世王，夫人婇女皆厭患女身，修行空行深樂大乘，廣為人說所修功德悉如前說，諸優婆夷其名曰：三界妙夫人，念德夫人等，所作供具倍復勝前，於晨朝時來詣佛所稽首請佛，頭面禮足於一面住。
復有八恒河沙諸天眾俱，普明天子等，皆樂大乘廣為人說，修行淨戒渴仰大乘，諸眾生類樂大乘者，以大乘法斷其渴仰，修行淨戒貪樂大乘，堅固大乘覺悟大乘，於大乘法不起嫉慢，伏諸異學及亂法者，護持正法修行淨戒，隨順世間，未度者度未脫者脫，欲轉法輪欲興隆三寶永使不絕，欲建大莊嚴，如是等無量功德皆悉具足，等慈眾生猶如一子。是諸天等於晨朝時，光明照已覺斯瑞相，咸作是念：「如來不久當般泥洹。」來詣佛所見眾供具各相謂言：「汝等觀彼人間供養，莊嚴殊特與天無異，供養如來為最後供，種種飯食供佛及僧最後大施，而今世尊悉皆不受。諸仁者，我等今日亦當為佛及僧并諸眷屬，為最後施成大施度，如來及僧并諸眷屬，哀受我等最後供施當般泥洹，佛世難值最後施度倍復甚難。怪哉仁者世間虛空，一何駃哉世間眼滅。」是諸天眾咸作是念：「我等亦當供養如來。」即辦供具倍勝人間，床帳車乘幢幡華蓋圖像帳幔，悉以天香天繒天寶莊嚴校飾。供具辦已，來詣佛所稽首禮足繞百千匝，恭敬問訊於一面住。
復有九恒河沙諸龍王從四方來；其名曰：和修吉龍王，難頭優鉢難陀龍王等，眾德具足哀愍世間，於晨朝時光明照已，各作是念：「如來不久當般泥洹。」辦眾供具倍勝人天，來詣佛所稽首請佛，繞百千匝於一面住。
復有十恒河沙諸鬼神王，毘沙門等一切鬼王，所作供養悉皆如前，來詣佛所稽首請佛，繞百千匝於一面住。
復有二十恒河沙伽留羅王，龍怨伽留羅王等；三十恒河沙揵闥婆王，那羅達揵闥婆王等；四十恒河沙緊那羅王，快見緊那羅王等；

五十恒河沙摩睺羅伽王，大快見摩睺羅伽王等；六十恒河沙阿修羅王，遊空阿修羅王等；七十恒河沙陀那婆王，法水離垢勝王等；八十恒河沙羅剎王，廣怖畏羅剎王等；九十恒河沙叢林主王，樂香叢林主王等；千恒河沙持呪王，大幻持呪王等；一億恒河沙欲色，眾善現欲色等；百億恒河沙天女，眾藍婆天女等；千億恒河沙負多王，宿君坻負多王等；百千億恒河沙天子四天王等；百千億恒河沙風神王；一億恒河沙樂雲雨神王；一切世間寂靜雲雨王。是諸王等於晨朝時光明照已覺斯瑞相，各作是念：「如來不久當般泥洹。」雨眾供具倍勝人天，來詣佛所稽首請佛，繞百千匝於一面住。

復有二十恒河沙香象王，金色紺眼象王等，是諸象王隨其力能於雪山中取眾香藥草，及諸名華優鉢羅、鉢曇摩、拘牟頭、分陀利華等大如車輪，及山川水陸所生諸華，以用莊嚴床帳供具，悲鳴號吼聲震天地：「一何駃哉世間虛空，一何駃哉世間眼滅。」來詣佛所頭面禮足於一面住。

復有三恒河沙師子王，大震吼師子王等；皆於眾生普施無畏，及諸鳥王迦蘭陀鳥，迦陵頻伽鳥王等，所作供養悉如象王。復有諸牛羊王，詣堅固林出好香乳，一切坑池乳皆流溢。復有諸蜜蜂王皆以香蜜盈滿其中，如是等比數如恒河沙，悉詣佛所頭面禮足於一面住。

復有萬恒河沙五通神仙，與四天下一切眾仙俱，忍辱仙人等，作種種神力，所作供養悉倍勝前，來詣佛所以髮布地，稽首佛足於一面住。

爾時十六大國比丘比丘尼，唯除尊者大迦葉尊者、阿難二眾，餘者悉集滿一由旬悉皆如前。比丘比丘尼眾於晨朝時，來詣佛所稽首佛足，繞百千匝於一面住。

復有萬恒河沙諸小山神王，大山神王，世界中間諸鬼神王，須彌山神王，食諸樹葉華果種種生類，皆有神力放大光明，來詣佛所稽首禮足於一面住。

復有百千萬恒河沙八大河大海大地諸神天子，大小諸王皆有神力，放大光明蔽於日月，於堅固林出甘露水，滿熙連河微流清徹，處處皆作七寶階道，令諸會眾飲之無厭。

爾時力士生地北面南向，有自然善法重閣講堂，文飾刻畫七寶莊嚴五色光耀，清泉浴池華果園林亦自化成，譬如忉利天歡喜之園甚可愛樂，其諸天人阿修羅悉覩如來泥洹之相，咸皆悲感愁憂歎息。

復有一億阿僧祇四天王諸天子皆悉來會各相謂言：「汝等觀此天人阿修羅，為最後供養如來故，作此勝妙殊特供具種種飲食，佛與大眾受彼施已當般泥洹，我等亦當辦眾供具倍勝於彼。」皆用天華天香天食，曼陀羅華、摩訶曼陀羅華、迦拘羅花、摩訶迦拘羅華、曼殊沙花、摩訶曼殊沙花、散多那華、摩訶散多那華，如是等種種天

花及諸天香，以成供具來詣佛所，稽首請佛於一面住。釋提桓因與阿僧祇三十三天眾所作供養，乃至第六天王與諸眷屬所作供養，轉倍勝前。除四無色及色有無想天，其餘諸天亦辦供具轉倍勝前。
爾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，與諸梵天子無量眷屬，各放身光遍四天下，欲界人天身諸光明皆蔽不現，普雨天衣及天名華供辦天食，一一天幢天幡天蓋，從堅固林上至梵天。辦眾具已來詣佛所，稽首請佛於一面住。
復有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與無量阿修羅眷屬俱，放身光明遍四天下，釋提桓因及諸梵王身諸光明皆蔽不現，亦辦飯食及眾供具，其諸寶蓋悉皆彌覆小千世界。辦眾供已來詣佛所，稽首請佛於一面住。爾時天魔波旬與無量魔天女眾俱，即以神力普開一切諸地獄門，隨彼地獄眾生有所願樂皆給濟之，又復普告地獄眾生言：「汝等！當念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作最後隨喜，此是汝等力所堪能修行福利，當令汝等長獲安樂，永得解脫地獄楚毒。」以如來威神故，令魔波旬心轉調伏，與眷屬俱皆悉莊嚴兵仗刀劍弓箭金鎚鉞斧羂索長鉤鬪戰眾具，地獄眾生長夜癡冥，遠離正法受諸苦痛，城郭門戶盛火熾然，興雲大雨令火悉滅。爾時地獄眾生離苦獲安，離苦獲安已一一諸魔與其眷屬，辦眾供具倍勝於前，來詣佛所稽首請佛：「唯願世尊，哀受我供，受我供已，其有善男子善女人，稱摩訶衍名者若真若偽，我等皆當為是人等作無畏之護。」而說是呪：
「侘趑吒吒羅　侘趑魯樓麗　摩訶魯樓麗　阿邏　摩邏　多羅　悉波呵
「是呪能令諸亂心者得深妙定，是呪能令諸恐怖者離諸恐怖，是呪能令為法師者辯才無斷，是呪悉能降伏外道，諸有能護正法者，為是呪所護如佩神劍，我此呪術所說誠諦，其有人能持此呪者，若在曠野凶害毒獸水火難等，若持若說眾難悉除如龜藏六。我等今日皆悉以離諸魔諂曲，惟願世尊哀受我供，願并印可所說神呪。」爾時世尊即告魔言：「我不受汝飯食供養，為安隱一切眾生故，今當受汝神呪法施。」如是三請，世尊亦三默然不受。時魔波旬及魔天女，稽首佛足於一面住。
復有大自在天王，與無量大力諸天子俱，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，梵釋諸天乃至阿修羅眾身諸光明悉蔽不現，辦眾供具倍勝於前，華蓋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，百億日月悉如聚墨光明不現。

大般泥洹經大身菩薩品第二

東方去此無數阿僧祇恒河沙佛土微塵佛剎，有世界名意樂美音，佛號虛空等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在世教授，告第一聲聞菩薩名曰大

身：「善男子！西方有世界名曰娑婆，佛號釋迦牟尼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臨當滅度；持此國土滿鉢香飯，香徹三千大千世界，并以我心現彼大眾，彼如來受我飯已當般泥洹。又持眾寶床帳供具獻彼如來，汝等并自請決所疑。」是時大身菩薩，稽首佛足右繞訖合掌受教，與無數阿僧祇菩薩摩訶薩俱，來向此娑婆世界。爾時三千大千世界地普大動，時會大眾，釋梵四天王魔王阿修羅及大力諸天，見此地動舉身毛竪，各自見身光明不現悉如聚墨。爾時大眾一切驚起。文殊師利童子告諸釋梵護世魔王諸天王言：「汝等勿怖，汝等勿怖！東方去此無數阿僧祇恒河沙國土微塵佛剎，有世界名意樂美音，佛號虛空等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告第一聲聞菩薩：『汝行詣娑婆世界，有佛號釋迦牟尼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臨當滅度，供飯彼佛及比丘僧，汝等并自請決所疑。』即時大身菩薩稽首佛足右繞訖合掌受教，與無央數阿僧祇菩薩摩訶薩俱來詣此娑婆世界，放身光明故令汝等光明悉蔽不現。彼虛空等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供養世尊故遣菩薩來，汝等皆當一心隨喜。」時釋梵天王及諸大眾即復歎曰：「何其怪哉世間虛空，如來不久當般泥洹，一何駃哉世間眼滅。」皆悉舉聲哀號悲哭。

時彼大身菩薩摩訶薩，與無量阿僧祇諸菩薩俱，從意樂美音佛土各各遍身放大光明來詣娑婆世界。其大身菩薩舉身毛孔光明，化為無量雜種蓮華，一一華上各有七百八十萬城，高廣嚴好其城七重，城各七寶閻浮檀金以為却敵，其却敵上列植寶樹，其樹悉生眾寶蓮果，皆以金繩連綿樹間，以七寶網重羅樹外，微風吹動作五音聲，其音和雅猶如天樂，人民安隱快樂自在；其城外有七寶池周匝圍繞，八功德水湛然充滿，不冷不熱微流清淨，皆生四種七寶蓮華大如車輪，青黃赤白五色光耀，乘七寶船遊戲其中；又其城內亦有浴池，四種蓮華大如車輪，五色嚴好其池四邊，以黃金白銀琉璃頗梨，面各一寶互相映發，玫瑰為底布以金沙，一一浴池各有十八黃金梯陛，種種雜寶校飾莊嚴梯陛，中間皆以閻浮檀金為芭蕉樹列植道側，天優鉢羅、鉢曇摩、拘牟頭、分陀利華，大如車輪遍覆池上，異類眾鳥遊戲其中。其浴池上悉有種種天香華樹，四方風吹遍散池上，其水香淨如天栴檀。其城內外有八萬四千大王，一一諸王各有無量夫人婇女五欲自娛，人民舍宅各四由旬，垣牆七重悉皆七寶，亦各自有園觀浴池，五欲快樂隨意遊居無有適主，其地柔軟散五色華薰以天香。又復彼處無有聲聞緣覺之名，淳一大乘，一一華上皆有大王，處師子座寶机承足，眾寶帳幔彌覆其上，以大乘法化度眾生。其諸眾生悉在華上聽受大乘，晝持誦念如說修行。大身菩薩毛孔光明神通變化，其餘菩薩亦復如是。時諸眾生無有欲樂，但

有憂惱悲泣，隨路漸漸行詣拘夷大城各相謂言：「汝等觀此天人供養殊特之事，諸來菩薩亦辦供具，眾味飯食鮮潔香美無可為喻。」大身菩薩與諸眷屬，從身毛孔出寶蓮華，所齎飯食供佛及僧，其飯香氣普薰三千大千世界，眾生聞者一切煩惱皆悉除滅，蓮華寶帳幢幡華蓋，一切供具無可為喻，從其本國來向此土，乘虛而至猶若高臺，一切眾生無不悉見。大身菩薩及諸眷屬設眾供養倍過諸天，唯除如來光明，梵釋諸天光蔽不現。彼諸菩薩其身毛孔皆雨蓮華，其花香薰普遍三千大千世界，諸聞香者罪垢消除發菩提心。大身菩薩身大無量遍滿虛空，自捨如來餘無能測，稽首奉獻飯食眾供於一面住。

南方世界諸來菩薩，其身毛孔出寶蓮華，如閻浮提從蓮華上起七寶城倍勝東方。西方世界諸來菩薩，毛孔蓮花如四天下，城等眾具轉倍勝前。北方世界諸來菩薩，毛孔蓮華如小千世界，城郭浴池亦倍勝前。乃至十方世界無量阿僧祇諸來菩薩，皆如大身菩薩身滿虛空，毛孔蓮花猶如三千大千世界，雨種種花及眾供具，自捨如來其身光明悉蔽眾會，稽首奉獻於一面住。

爾時堅固林側為大吉祥地，周迴敷座三十二行，其處狹小而諸菩薩身大無量，諸天世人皆悉雲集而不迫迮，有座如鍼鋒處者，有座如毛端處者，有座如豪鎚處者，有座如微塵處者，隨身大小各得安立而不苦患，乃至十方微塵數世界六種大動，神通變化現希有相，各各隨力設供如前。

時閻浮提唯除尊者大迦葉眷屬、尊者阿難眷屬、阿闍世王眷屬，其餘眾生無不來會。

爾時虺蛇毒螫諸惡蟲類，魔鬼羅剎雜呪蠱道，皆生慈心不相侵害如視一子，唯除一闡提輩。

爾時佛威神故，此三千大千世界地皆柔軟，無有丘墟沙礫荊棘毒草，眾寶莊嚴猶如西方極樂國土，時會天人阿修羅眾，盡見十方微塵數世界，其中所有悉在目前如觀鏡像。爾時如來從其面門出種種光明耀殊特，諸來會者其身光明皆蔽不現，一切眾生稽首勸請，所應作已還從口入。時諸天人阿修羅等，即大恐怖身毛皆豎，各相謂言：「如來光明遍照十方無量世界，所應作已還從口入更無餘事，必是最後泥洹之相。天人奉獻皆悉不受，何其怪哉，四功德牙一旦廢捨，聖慧日光從今永滅，慈悲寶船於斯沈沒。嗚呼！痛哉！眾生望絕。」悲號啼哭血淚如雨，譬如大雲普雨世界，時諸大眾啼哭流淚，亦復如是。

大般泥洹經長者純陀品第三

爾時會中有拘夷城長者名曰純陀，與五百長者子俱威儀庠序，觀察眾會皆已來集，更整衣服為佛作禮心懷憂慼，如日初出照青樹葉赤脈悉現；時彼長者亦復如是，舉身血出淚下如雨，繞百千匝合掌白佛：「唯願世尊，與諸大眾哀受我等最後供養，當令我及一切眾生悉蒙解脫，譬如田家貧子仲春之節耕田下種仰悕天雨，今我如是身口意患煩惱眾垢，始蒙少習厭離之想。唯願世尊，當惠法雨與諸大眾，哀受我請，枯旱之田得蒙慈澤。」

爾時世尊一切種智知一切時告淳陀言：「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與諸大眾，當受汝請最後供養。」時諸天人阿修羅，聞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受長者純陀最後供養，一切大眾內懷歡喜，異口同聲歎未曾有：「善哉！善哉！純陀長者！德願滿足。甚奇純陀！生人道中難得之利汝今已得，如優曇鉢華世間希有，佛出於世難值於此，信心難得聞法亦難，佛臨泥洹最後供養復難於彼。又復純陀！譬如春月十五日夜，純淨圓滿無諸雲翳，一切眾生莫不瞻仰，汝亦如是。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與諸大眾，受汝最後檀波羅蜜。善哉純陀！是故說汝如月盛滿，一切眾生無不瞻仰。奇哉純陀！為佛真子，雖生人道今皆謂汝為天中天，是故我等當稽首禮。」咸共舉聲，而讚頌曰：

「雖生人道中，　天相悉具足。
我及一切眾，　今當稽首請；
今若哀許者，　當宣微心願。
若欲度眾生，　唯應速勸請；
今日天中天，　人中調御士；
圓應神通眼，　無量功德相。
為眾生哀請，　捨涅槃方便；
天中天住世，　廣說甘露法；
久遠生死苦，　從是獲安隱。」

爾時純陀長者歡喜踊躍，猶如有人卒喪父母憂悲頓至，臨送墓所忽然還活，瞻奉悲喜倍增敬情；純陀長者及諸眷屬，歡喜踊躍亦復如是，五體投地叉手合掌，以偈頌曰：

「快哉我今得大利，　人中妙果悉已獲。
快哉我今得大利，　永閉泥犁惡趣門。
快哉我今得大利，　生世得值無上果；
猶如沙中求妙寶，　忽遇金剛大歡喜。
快哉我今得善離，　在在處處畜生惑；

快哉我今得大利，　優曇鉢華堅固信。
快哉我今得善離，　餓鬼慳貪飢渴苦；
快哉我今得大利，　難得施度到彼岸。
從今永閉諸惡趣，　阿修羅王究竟離。
快哉我今得大利，　如來出世甚難遇；
優曇鉢華今得值，　亦如芥子投針鋒。
快哉我今得善離，　四天大王計常想；
快哉我今得大利，　法王大寶今悉見；
乃至欲天十生處，　諦了分明不染著。
快哉我今得大利，　世雄難遇今奉覲；
猶如芥子投針鋒，　值佛甚難復過是；
盡三界源二十五，　針鋒為喻亦復然。
快哉我今得大利，　值遇如來願滿足；
摧滅一切諸凶惡，　無量癡冥無知賊。
快哉我今得大利，　生值離垢蓮華尊；
快哉我今永得離，　彌淪濤波生死海。
快哉生世值如來，　如海盲龜遇浮木；
快哉我今永得離，　生死大海盲龜惑。
快哉我今得大利，　世未曾有無倫匹；
天人哀請悉不受，　難請之寶我今得。
快哉我今得大利，　天人修羅所尊奉；
快哉今得現法果，　大仙受我最後請；
快哉我今得大利，　與諸天人俱勸請。
捨彼天人上妙饌，　哀愍受我麁澁供；
快哉我今得大利，　天人獻供願不果。
我供麁澁如伊蘭，　如來大慈哀愍受；
諸天人民阿修羅，　愁憂號泣稽首請。
如來大悲普慈愍，　等視眾生如一子；
假令不受眾飯供，　願哀天人不滅度。
彼諸天人無餘求，　唯願如來永住世；
猶如須彌處大海，　跱金剛輪安不動。
山水映發端嚴好，　如來如是處大會；
法王威光曜四眾，　猶如重雲舉世闇，
日光顯出除眾冥。　今諸天人亦如是，
久遠憂悲癡冥闇；　唯願如來久住世，
聖慧日光悉除滅。　願長住世大智尊，
願長住世大雄士；　令我等心離憂怖，
猶若須彌安不動。」

爾時世尊告純陀曰：「如是，純陀！佛興於世甚難得值，猶如海沙一金剛粟；人身難得又復過是，具足信心亦復甚難，猶如盲龜值浮木孔，得遇如來臨般泥洹，最後所供檀波羅蜜復難於彼，如優曇鉢華時一現耳。汝今純陀，莫生憂惱應大歡喜。所以者何？當作是念：『今日如來與諸大眾受我最後大施供養，以是善利故應歡喜。』汝今純陀，勿請如來長住此世，當觀世間皆悉無常，一切眾行性亦如是。」

爾時世尊即為純陀而說偈言：

「正使久在世，　終歸會當滅；
雖生長壽天，　命亦要之盡。
事成皆當敗，　有者悉磨滅；
壯為老所壞，　強者病所困。
人生皆有死，　無常安可久；
無色無強力，　亦無有壽命。
妻子及象馬，　錢財悉復然；
世間諸親戚，　眷屬皆別離。
三界大恐怖，　乃至惡道苦；
斯等悉歸滅，　安可不厭患？
有有生老相，　所謂慚恥法；
計常所侵欺，　而謂為長存。
清涼殊勝法，　遠離於恐怖；
亦得離生老，　病死之大患。
亂心愚癡垢，　此等謂皆度；
無量無有餘，　妙勝之寂滅。
其義實無常，　亦非蔭護法；
但是眾苦聚，　虛偽非堅固。
無堪無所忍，　亦非可常保；
斯等如蠶虫，　結網而自纏。
輪迴三界中，　無一可樂處；
唯有生老苦，　病死之大患。
知義者能見，　壽命日夜流；
衰減欺誑法，　恐怖無暫歡。
疾病憂悲惱，　諸非義盈滿；
欲火輪熾然，　眾難競來集。
智者永不住，　受斯大苦痛；
曉了五欲患，　是非功德利。

離欲無所貪，　明了見真實，
是為解脫觀，　捨除諸生者；
呵責害結怨，　究竟棄諸有。
從此疾離一切數，　猶如薪盡盛火滅；
妙色湛然常安隱，　不為衰老所滅磨。
無量疾苦不逼迫，　壽命長存無終極；
無邊苦海悉已度，　不隨時節劫數遷。
快哉如來超三界，　生死輪迴不復惑；
汝莫觀我永滅度，　猶如須彌踌大海。
純陀我今當泥洹，　平等正法永安樂；
諸明智者聞斯義，　諦了分明不憂慼。
莫以生死危脆身，　微淺智慧測量佛；
我身真實處安隱，　唯是天尊能諦了。」

爾時純陀白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世尊！我等凡劣得知如來泥洹不可思議，世尊！我今便得與彼大人諸菩薩眾及諸羅漢等無有異，如文殊師利童子及阿羅漢，此等眾中若有最初受戒，即受戒曰得在僧數；我今凡劣亦復如是，蒙佛威神得同斯等大賢眾數。唯然世尊！願使如來長存於世，不願泥洹如燋敗種。」
文殊師利語純陀言：「莫作是願。所以者何？當作是觀，有為行法性自如是，如是觀者空慧具足，欲求正法當作是覺。」
純陀答曰：「文殊師利！夫如來者是人中尊為天中天，名為應供，豈是行耶？若是行者為生滅法，譬如水泡速起速滅，往來流轉猶如車輪；若使如來是行數者，終不得出人天之上，非天中天亦非應供。
「復次，文殊師利！汝豈不聞有天長壽，而今如來不滿百歲，云何生死之法，稱人天上為天中天名曰應供？文殊師利！譬如有人作聚落主，隨其功勳漸漸遷轉得為高位，眾人所敬財力自在，受福既盡還為貧賤人不齒錄；若使如來是行數者，亦復如是，非人中上非天中天，亦非應供，轉為下劣。所以者何？起滅法故。是故文殊師利！莫作是觀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是行數也。
「復次，文殊師利！為知而說？為不知而說？如何妄想而謂如來是行數耶？若如來是行數者，不名三界自在法王。所以者何？譬如有王勇猛多力一人當千，時人號名千力士王，以能降伏千力士故；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亦復如是，降伏煩惱魔、陰魔、死魔、自在天魔，如是諸魔力士憍慢悉伏，是故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得為三界自在法王，若使如來是死法者，無實功德如千力士王也。是故，文殊師利！汝莫於如來起行數妄想。

「復次，文殊師利！譬如巨富長者唯生一子，相師占子有短壽相，父母聞之心大愁慼，我等薄相居門不吉，生短壽子不復愛重。所以者何？夫天人婆羅門中有短壽者，斯等同輩自不愛敬以短壽故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！若當如來同世人壽者，亦如世人不為父母之所愛敬，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是行數者，亦復不為人天阿修羅之所愛敬，現見轉變故。所以者何？同一切法退敗知見，而為眾生說解脫教，如是義者何名正覺？是故，文殊師利！莫於如來起行數妄想也。

「復次，文殊師利！如貧女人無有居止加復疾病，遊行乞匄止他客舍寄生一子，其客舍主驅遣令出，抱兒隨道向豐樂國，於路困乏蚊虻毒虫嗟食其身，經由恒水抱子而渡，水流漂急不放其子，遂至沒溺母子俱死。由是慈心救子功德，身壞命終生淨妙天。所以者何？以不惜命救護子故。文殊師利！菩薩如是欲護正法者，不於如來而造行觀，造行觀者當知是人盲無慧眼，於世尊所應正觀察不可思議，當知如來非有為法，以是現化安樂眾生，彼貧女人救護其子，不惜身命故生淨妙天；護法菩薩亦復如是，能知如來非有為法，是長存法是久住法，因此護法得現法果速成解脫。

「復次，文殊師利！譬如丈夫遠行寄止他舍疲極而臥，大火卒起焚燒此家，驚覺見火燒逼其身欲出火難，衣服燒盡自愧裸身，不出火宅遂至燒死。以慚愧功德故，身壞命終，八十千返為三十三天王，復百千返為梵天王，來生人中常為轉輪聖王，不墮惡趣永處安樂，因慚愧故如是。文殊師利！當知如來是方便行，應如彼丈夫慚愧而死，寧同外道翫習邪見，不為持戒比丘於無為如來作有為想知而妄語。若於如來作有為想者，當知是人阿鼻地獄常為室宅；是故莫於如來作有為數，能於如來作無為想者，從是得度智慧大海，不為死尸之所迷惑，是為甚深智度成就，以此智果疾逮如來具足相好。」

爾時文殊師利謂純陀言：「善哉！善男子！應如是知，如來常住無為非變易法。汝善男子！有是智者亦能如佛隱覆有為方便示現，汝今不久當成佛道，如此勝妙奇特功德，唯佛世尊乃能歎說。復次，純陀！應時施及法施，出於一切眾施之上。應時施者，若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若遠行來若在道路，隨其力能疾應所須，是檀波羅蜜種子生大果報。純陀！汝今隨其力能為佛及僧施最後供，宜知是時，世尊滅度垂至。」

純陀答曰：「文殊師利！何煩催此垢穢食為？如來寧當待此食耶？如來六年在道樹下難行苦行，日食麻米猶自支持，況今須臾豈不能耶？汝謂如來食此食乎？如來法身非穢食身。」

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：「純陀所說，真實說也。」又語純陀：「汝成大智，明解大乘。」

文殊師利謂純陀言：「汝今便為稱可如來為佛所念。」
純陀答言：「如來豈偏念耶？一切眾生悉平等念。汝莫作此顛倒想說，念可念者是二悉無，當作是行。夫愛念者，譬如乳牛雖復飢渴行求水草，若足未足忽念其子便疾還歸；諸佛世尊無此苦念，視一切眾生皆如一子，是智慧念諸佛境界。又，文殊師利！譬如象馬寶車遲速不同，如是我等九部之乘，不能等問如來智慧。又，文殊師利！譬如金翅鳥王陵虛而飛，經由大海影現水中其身長大，水性之類莫能測量其形大小，如嬰兒病不堪大藥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如純陀所說然，我為諸菩薩故，於甚深功德而立此論。」
爾時世尊從其面門復放種種色光，文殊師利童子見此光明知如來泥洹時至，便告長者純陀言：「汝為如來臨般泥洹施最後供，其時已到宜應速設。純陀！當知如來不以無事而放光明，其義有以，宜速宜速，莫令失時如過採之華。」長者純陀默然而住。
佛告純陀：「如來須臾泥洹，汝供養僧今正是時。」如是再三。純陀悵恨舉聲歎曰：「何其怪哉世間虛空，如來長逝悲號流淚。」而復啟請願哀久住。
世尊告曰：「純陀！汝莫啼哭自亂其心，當正思惟修野馬觀，芭蕉夢幻電光坏器等無有堅實，當知有為為災患宅。」
純陀白佛：「如來！不哀住世，世間虛空，我等焉得而不啼哭？」
佛言：「純陀！今我哀汝及一切眾生而般泥洹，諸佛法爾，有為之法性亦復然。汝於一切諸有為行，當思我昔說無常偈、苦偈、空偈、非我之偈，我說此身為災患偈，如水上泡生滅之偈，莫但憂悲如凡人法。」
純陀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誠知如來方便泥洹，我故悲惱不能自持。」
佛告純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應知如來方便泥洹，當知佛經如涉大海，長壽非長壽，起法滅法幻法方便法，時非時性非性，如是等盡應知。純陀！汝欲疾度三有海者，可速設供，諸天人阿修羅所齎供具，今當得為最後供養，令一切眾生從我得不動快樂，汝及餘人值良福田，汝於如來等正覺所設檀波羅蜜，不留難者亦當自成如來福田。」
時純陀長者欲度一切眾生故，低頭泣淚猶如雨下，譬如日出照青樹葉赤脈悉現，純陀長者亦復如是，血淚俱下而白佛言：「唯然世尊！今當從教。然如來泥洹甚深之義，非我凡細所能測量，亦非聲聞緣覺所知，唯佛世尊智慧境界。」
爾時純陀與諸眷屬，為度一切眾生故，稽首佛足右繞畢，燒香散華供養世尊，并復供養文殊師利，以供辦飯故還歸其家。

大般泥洹經卷第一

大般泥洹經卷第二

東晉平陽沙門法顯譯

哀歎品第四

是時普地六種震動，其中聚落城邑山海，乃至十方皆悉大動。時諸眾生各大恐怖，天人阿修羅舉聲悲歎，稽首禮足供養畢，咸皆同時以偈頌曰：

「稽首人中雄，　哀我今孤露；
投身尊足下，　眷仰妙功德。
聽我說生死，　種種無量苦；
諸天人聞者，　莫不生厭離。
譬如孤煢子，　困病自嬰身；
雖遇良醫治，　其疾猶未差。
而醫忽中道，　捨之適他方；
我等及一切，　窮苦亦如是。
始蒙方便治，　眾邪煩惱見；
世尊大醫王，　忽當捨我去。
便如窮病子，　失醫無所怙；
嗚呼此世間，　從今永虛空。
亦如國荒亂，　復失賢明主；
哀哉諸天人，　皆當羅剎患。
猶如穀貴劫，　民遭飢饉苦；
哀哉諸天人，　永失甘露味。
譬如盛火起，　眾生皆燒死；
哀哉諸天人，　惡道永熾然。
哀哉諸天人，　長夜受大苦；
輪轉生死流，　如象溺深渥。
哀哉今天人，　血流從身出；
憂悲增苦惱，　戀慕心如是。
世尊猶滅度，　行業難復測；
日月隱重雲，　慧光從此滅。
哀哉天人眾，　長夜處幽冥；
是故懷憂苦，　非物所能喻。
視身無可樂，　欲捨如棄唾；
不欲常在世，　聞佛泥洹聲。

唯願大智尊，　住世說甘露；
雲除日光顯，　重冥皆悉滅；
如來慧日光，　永消生死障。」

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等比丘！莫如凡夫諸天人輩愁憂啼哭，當勤精進奉持如來所說實法專念守行。」時諸天人阿修羅等，聞佛為諸比丘說法已，願請望斷忍割悲戀，譬如孝子慈母新喪，祖送丘墓長訣而還，哀感懊惱強自抑止。
於是世尊而說偈言：

「汝等當開意，　諸佛法應爾；
各各還復坐，　諦聽我所說。
攝心莫放逸，　守持於淨戒；
定諸亂意想，　善自護其心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若有疑惑今皆當問，若空不空常無常，歸無歸依無依，恒無恒眾生非眾生，實不實諦不諦，泥洹非泥洹，密不密二法不二法，如是等種種法中諸有疑惑，今皆應問，當為汝等隨順說之，當為汝等開不死門然後滅度，是故汝今現心所疑各各當問。所以者何？佛興難值人身難得得信亦難，離八難處及持戒具足此復益難，猶恒沙求金粟，亦如優曇華。復次，比丘！百穀藥木及諸珍寶皆從地出，一切眾生依得生長，如來如是出生妙善諸甘露法，眾生因此長養法身，是故比丘當問所疑，如來悉為說決定義然後泥洹，安樂一切諸眾生故。」
時諸比丘聞如來決定泥洹已，心懷悲怖身毛皆豎，如日初出照青樹葉赤脈悉現，其身如是舉體支節血淚交流，稽首佛足右繞畢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快說非常苦空之教，如一切眾生跡象跡為上，如是世尊說無常想於諸想中最為第一，精勤修習能離一切欲界貪愛色愛有愛，無明憍慢從此永滅。又復世尊！譬如田夫於秋月時，草實未熟深耕其地，春殖五穀草穢不生，行者如是深念無常想精勤修習，能離一切欲界貪愛色愛有愛，無明憍慢永不復生。夫田家子以秋耕為上，世尊法中以無常想為第一。又如帝王知命將終，恩赦天下獄囚閉繫，悉蒙解脫然後命終。今日世尊亦復如是，臨欲滅度說甘露法惠利眾生，貪愛牢獄皆悉解脫然後泥洹。如人為惡鬼所持，遭遇呪師便得解脫；如是眾生為貪愛羅剎所持，幸蒙如來聖慧大呪，得脫眾邪恩愛羅剎。如人瘧病遇良醫藥苦患悉除；我等亦然，無量身病邪見煩惱，得世尊法藥皆蒙除愈。如人醉酒不識親踈尊卑長幼，尋後醒悟心懷慚愧深自剋責；我等如是，於無邊生死中，醉

於情欲迷于邪見始蒙醒悟。猶如蘆草及伊蘭樹無有堅實，此身如是，我人壽命等無有堅固。」
佛告比丘：「汝等如是修無我想耶？」
諸比丘答曰：「唯然世尊！我等常修無我想，餘人亦修無常苦空非我之想。世尊！如人言日月星宿山地轉，此非為轉，但眾生眩惑謂之為轉；如是人言無常苦空非我，當知此等眾生亦是世俗眩惑，我等所修是平等修。」
佛告比丘：「如汝說喻，此譬喻中說味說義汝猶未解，我當更說。如人言日月山地轉，此非為轉但眩惑謂之為轉，如是眾生愚癡顛倒計我計常計樂計淨，然彼佛者是我義，法身是常義，泥洹是樂義，假名諸法是淨義。汝等比丘莫眩惑想，而言我於一切法修無常苦空不淨想也。」
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亦修三種修淨。」
佛告比丘：「此三種修於我法中亦無實義，間間苦修性昇降故，苦樂想顛倒，樂苦想顛倒，無常常想顛倒，常無常想顛倒，非我我想顛倒，我非我想顛倒，不淨淨想顛倒，淨不淨想顛倒，如是四顛倒想者不識平等，於此所修非為正修；苦不苦修，無常常修，非我我修，不淨淨修，此四種修是世間樂常我淨，離世間亦有四種樂常我淨；汝等當知名味者世間法，義者出世間法。」
時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當云何如世尊教，修三想見四顛倒者？唯願如來住世一劫若過一劫，如世尊教我當修行，若當如來不住世者，我等何能久與毒蛇同其窟宅永違如來？誰當住世任持正法？當隨如來入於泥洹。」
佛告比丘：「莫作是語，莫作是語。比丘當知！如來正法付大迦葉，大迦葉者當為汝等作歸依處，亦普救護一切眾生如佛無異。比丘當知！譬如大王典領諸國，若欲遊行餘國，要立一大臣兼知國事如王在時；我亦如是，於此世界尋當安立摩訶迦葉。但汝等比丘，先所修習無常苦空非我想者非真實修，譬如春月諸商人輩至歡會時遊戲水邊，眾中一人有失瑠璃墮深水底，時諸商人各各入水為求寶故，或得瓦石沈木謂為是寶，歡喜持出乃知非真；彼瑠璃珠故在水中，光色徹照明踰日月，眾人見光知是名寶，歎其奇特各欲求取，時有一人巧智方便取得真寶。如是比丘！汝於一切苦空無常不淨，作盡想受言我修習，猶如彼人手執非寶而自欺誑。汝等比丘！莫如彼人空自欺誑，當如商人有黠慧者。比丘！當知有我有常有樂有淨，汝等所修一切攝受皆是顛倒，如彼不識瑠璃寶珠。汝等比丘，修真實法如得寶珠，於不真實法修無常想。」
諸比丘言：「如世尊說：『一切諸法皆悉無我，當如是修。如是修時我想即滅，我想滅已正向泥洹。』此有何義？唯願世尊哀故更

說。」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諸比丘！汝等欲除吾我惑者，應如是問。譬如有王闇鈍少智，時有藥師亦不明了，欺誑天下受王奉祿，唯知乳藥復不善解，而常以此療治，國人又復不知風痰唾唾病之所宜，而闇鈍王謂為上醫。時有明醫曉八種術，從遠方來語舊醫言：『汝為我師我為弟子，當從汝學。』舊醫言：『善哉！當教汝不死藥法，汝當勤學四十八年，令汝盡知無上醫術。』便將後醫出入王宮，是闇鈍王亦相愛樂。彼後醫便白王言：『大王！應當學諸技藝。』王大歡喜便從受學，智慧漸增乃知舊醫無智欺誑，驅令出國加敬後醫。彼後醫知時已至復白王言：『欲有所請當隨我意。』王答言：『爾。』醫言：『大王！先醫乳藥毒害危險，不復可服應捨此法。』王即從教普下國內，自今已後服乳藥者當重罰之。爾時後醫以五種藥甘酢醎苦辛等五味用療一切。時王得病請醫治之，醫觀王病應用乳藥，便白王言：『唯有乳藥能令不死。』王語醫言：『汝今狂耶？先言是毒令我驅彼，而今復言應服乳藥。』後醫答言：『不也。大王！此言有意，譬如板木有虫食跡似王名字，不善書者謂是真字，其善書者乃知非真；先醫如是雖合乳藥，不知分別時節所應，當知乳藥有能殺人亦不殺人，不殺人者養乳牛時，放在曠野無毒草處擇水而飲，不加杖捶出入以時，搆彼乳時泡沫不起，當知此乳救一切病為不死藥。』王言：『大善。』便服乳藥。時國人民聞王服乳皆悉驚怖，來詣王所咸言：『此師將非鬼耶？先言殺人，今令大王還服乳藥。』時王即為人民廣說乳之昇降，王及人民增加恭敬供養後醫，奉用其法常服乳藥。
「比丘當知！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，為大醫王出興於世，為壞外道邪醫術故，與眾生王漸相習近，知愛樂已，便教令捨外道邪受而語之言：『無有吾我眾生壽命，似彼虫食為書，諸異道輩受吾我故而言無我。』一切眾生承如來言展轉相教皆說無我，此是如來知時方便濟眾生故，說一切法其性無我，非如世間所受吾我，故說一切法其性無我。時復說我，如彼良醫明乳藥法，當知我者是實，我者常住非變易法非磨滅法，我者是德，我者自在，如善乳藥醫，如來亦然為諸眾生說真實法，一切四眾當如是學。」
爾時世尊復告比丘：「於諸法律若有疑惑，當問如來。」
諸比丘言：「唯然世尊！我等已修諸修之上，解知身相皆悉空寂。」
佛告比丘：「汝等莫如一切智說而言，我修一切身相皆悉空寂。」
復告比丘：「汝於法律猶有疑惑應當更問。」

諸比丘言：「世尊！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平等之義，非我境界，豈敢重問？諸佛所說不可思議，諸佛所行不可思議，是故我等及諸眾會，皆悉不堪重問如來。世尊！譬如有人年百二十，身嬰長疾委在床蓐，有一丈夫無有智慧財富無量，來詣其所就彼床上執病人手而語之言：『善男子！汝當取我珍寶庫藏，我欲餘行遠至他國，或經十年或二十年，我後還時悉當歸我。』時彼病人無有子息又無眷屬，病轉增篤遂便命終，所寄財物皆悉散失，財主後還欲往求索不知所在。如是世尊告我等言，於諸法律若有所疑今皆當問。若使聲聞問如來者，恐此正法不得久住；又復不知何者應問，能令一切眾生咸蒙其慶？是故世尊！我等今者不堪重問。如有士夫相師占之，年百二十眷屬成就財富無量。復有人來語士夫言：『我有財寶今以寄汝，汝當為我出入息利，或經十年或二十年還悉歸我。』彼時士夫即取財物為其生利，主後來索悉皆還之。如是世尊！尊者阿難諸聲聞等，護持如來所說法藏，欲令長存無有是處。所以者何？以聲聞乘故。唯諸菩薩摩訶薩、迦葉等，應令諮受，百千萬劫堪任奉持如來法藏，一切眾生悉當蒙慶。是故世尊！當令菩薩為眾生故請決所疑，非是我等凡品所堪。」

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等比丘！得無漏法成阿羅漢，故能作此真實之說深解我意。有二因緣當令菩薩任持正法，能使大乘法藏久住，又使一切眾生悉蒙其慶。」

大般泥洹經長壽品第五

爾時世尊普告大會：「諸善男子、善女人！於三法中及諸律教有所疑者，今皆應問。」如是至三。

爾時座中有那羅聚落菩薩，姓迦葉氏婆羅門種，承佛威神從坐起，整衣服偏袒右肩，稽首佛足遶百千匝右膝著地，以天香花供養畢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欲有所問，唯願世尊慈愍敷演。」

佛告迦葉菩薩摩訶薩言：「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恣汝所問，當為汝說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所問者皆承如來威神力故，亦因一切眾生善根故，今日如來四大賢眾以為眷屬，諸大師子以為眷屬，諸金剛士以為眷屬，妙智大海以為眷屬，其會菩薩皆悉成就無量功德，如是等眾以為眷屬，我等凡劣欲有所問，不蒙如來神力加助不能發問，是故我今敢有所問，當知皆是如來神力。」即於佛前，以偈問曰：

「何因得長壽，　金剛不壞身？

云何受持此，　契經甚深義？
菩薩化眾生，　說法有幾種？
何等人能堪，　名為真實依？
雖非阿羅漢，　量與羅漢等。
天魔如來說，　云何能分別？
云何知平等，　四聖真諦義，
及四顛倒相，　苦空非我行？
云何見菩薩，　如來難見性？
云何得具足，　曉了半字義？
云何善化現，　如鴈鶴舍利？
云何得智慧，　如日月宿王？
云何為菩薩，　願哀決定說，
如此諸法門，　無量甚深義？
我等所應知，　故能發斯問，
豈敢問如來，　諸佛之境界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漸階如來一切種智，乃能問斯甚深經義。一一方面阿僧祇恒沙諸佛，從本已來自於世界坐道樹下成等正覺其數無量，本為菩薩得菩提道次第開覺，皆悉因問如來深法藏故。汝等今日亦復如是，能以一切種智境界而問於我，安樂一切眾生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堪任請問世尊一切種智境界，譬如蚊蚋不能飛過虛空大海彼岸，亦復不能悉飲海水，我亦如是，不堪世尊虛空大海甚深智慧而得無畏。世尊！又如大王髻中明珠，其守藏者增加守護如護其頂，我亦如是，今問如來甚深正法，如來廣說決其疑網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善男子！我今當說長壽之業，菩薩摩訶薩行此業者，為等覺因，汝等諦聽善思念之，聽彼行本廣為人說因生等覺。善男子！我亦因行彼業廣為人說，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譬如大王其子犯罪閉在牢獄，為其子故普赦諸囚以救其子。如是菩薩修長壽業，一切眾生如一子想，於諸眾生大慈大悲大喜大捨，受持淨戒不害眾生，立一切眾生於五戒十善業跡，隨其力能濟諸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為斷一切惡趣業緣，未脫者脫未度者度，志念堅強成方便智，因此業行得依果報果，長壽無極成大妙智無畏自在，菩薩如是永離死法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，菩薩摩訶薩等視眾生猶如一子。此有何義？若言菩薩摩訶薩等視眾生如一子者，無有是處。所以者

何？於佛法中或有犯戒作五逆罪誹謗正法，於是眾生皆當修習一子想耶？」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迦葉！我視一切眾生如羅睺羅。」
迦葉白佛：「若當爾者，云何一時月十五日布薩大會眾僧清淨，有一未受具足戒者，盜入聽律，時金剛力士瞻佛神旨 ，持金剛杵碎令如塵。云何一切等視如子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莫作是語，彼童子者是化作耳，欲明正法犯罪應棄，以肅將來令懷盜心者，及一闡提輩惡心潛伏。如王大臣執犯法者，隨罪治之；佛亦如是，有壞法人以理懲罰，令犯惡者自見罪報。如來常以自身光明安慰眾生不恐不害，雖有眾生不蒙光明而至死者，如來於彼不捨大悲。復次，迦葉！汝等若能善解如來微密義者，今當更說。譬如，迦葉！他方有諸比丘，持戒清淨道德淳一威儀具足，彼方如來已般泥洹，諸比丘眾無任持者，以彼眾僧無大師故，無道之人惱諸比丘。時有國王好樂佛法，害彼惡人或逐出國，以逐彼惡人安立正法故獲福無量。所以者何？罰其重過立大法故。又如人家生諸毒樹應速翦滅，如是法中犯戒亂法，如害主奴皆應逐出，若不逐出當知是輩去我法遠，若逐出者是我弟子。」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以是義故，不等眾生同一子也，塗割等觀此言乖矣。若言如來治壞法人，何有此義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如王大臣長者居士，生子端正聰明黠慧，舉世無雙眾所愛重，父將其子往詣師門學諸技藝，白彼師言：『我雖生此子福德端正，未學技藝，為我教學必令成就，若不如法勤加杖策，我有四子皆就君學，正使三子由杖而死，餘有一子故當苦治，要令成就我猶不恨。』」佛告迦葉：「於意云何？父母及師苦教其子乃至失命，父母及師犯殺罪耶？」
迦葉白佛：「不也。世尊！愛念子故欲令成就，雖加杖楚無憎害意，其福無量無有殺罪。」
「如是，善男子！如來亦然，其有壞法犯戒之人，等視如子慈愍教誡，欲令成就壞法犯戒，應當苦治無有過也。是故當知，菩薩摩訶薩等視眾生如一子想，修習如是平等三昧心不懷害，是為菩薩長壽之業智慧自在。」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一切眾生如一子想，菩薩摩訶薩修行此想得長壽耶？」
佛言：「如是。」
迦葉菩薩復白佛言：「唯願世尊，勿說此義，如戲兒法兩種語也。世尊！譬如戲兒於大會中，歎說種種供養父母，自還其家反逆不孝，惱亂二親不報恩養；世尊亦復如是，言菩薩摩訶薩視一切眾生如一子想，緣是功德便得長壽，智慧自在常住不死，而今世尊同人

間壽，得無世尊無數劫中，常於一切眾生懷刀劍想耶？怪哉，世尊！受斯短壽害眾生果，同其世人百歲壽命，尚非菩薩況復如來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莫於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前發斯麁言。汝善男子！當知如來長壽無量，當知如來是常住法，當知如來非變易法，當知如來非磨滅法。」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云何得知如來長壽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如閻浮提八大河及諸泉流悉歸于海無有盡極，當知大海泉流之器。如來亦然，諸天世人一切壽命，皆歸如來壽命大海，以是義故，當知如來其壽無量。又復，迦葉！譬如虛空常住不變，如來常住亦復如是。亦如醍醐清涼之藥能除熱惱，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常以清涼醍醐法藥，廣為眾生除諸患難，是故如來常住清涼無諸患惱。」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當如來長壽無量，又欲安樂一切眾生者，今日世尊，應當住世一劫若過一劫，以清涼法水普雨眾生。唯願世尊，哀愍住世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莫於如來作盡滅想，若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及諸外道尚有五德，能住壽一劫若過一劫，經行虛空坐臥自在，左脇出火右脇出水從身出煙，能令自身大而無極細入無間，有此五德便得如是自在神力，豈況如來成就一切無量功德，而力不能住世一劫若過一劫；是故當知如來常住，非變易法非磨滅法，當知此身非穢食身，於此世界應化之身，如毒藥樹今當捨之。是故，迦葉！當知如來法身常住，非變易法非磨滅法，廣為人說。」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間者出世間者有何等異？佛言如來常住，世人亦言常住。我迦葉種說，先師梵天其神有常周遊往來，若如來常住者，世間法離世間法未見其異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譬如長者有一乳牛，付牧牛者令其養飼，別放曠野無毒草處，不與群牛共繫一厩，愛護飼養欲得好酥以給眷屬。如是不久其人命終，彼牧牛者尋後復死。時有野人遊行澤中得此乳牛，便搆其乳以自給活，欲作酪酥不知法用，盛以弊器冷暖不適，竟不成酪亦不得酥復壞乳味，壞乳凝濁謂是酪酥，作酪酥想而取食之。眾生愚癡亦復如是，正法淳澤深廣妙義，佛既滅度如牛主死，彼諸眾生在生死曠澤如彼野人，以世俗智於佛正法淳澤律儀作顛倒想，言有眾生我人壽命，此是解脫此是常生。是諸眾生邪惑所覆，不識解脫不識常住，習諸異見不得出要，遠離真諦律儀行處，不知如來是常住法，如愚野人不得牛乳五種時味，自謂食酥而實不得五種味中一種味也；但著世俗梵天造化，言是常是眾生是解脫，因求梵天修少梵行，離邪婬故孝養父母故，少得生天自然樂食，如彼野人食其

壞乳。善男子！世俗梵行供養父母不知三歸，當知此果非有常也，供養父母不邪婬等，可得如佛所化無常糠糗世俗法耳，唯有如來常住不滅。是故，善男子！當作方便離諸狐疑，勤思如來是常住法。「復次，善男子！是時野人畜彼乳牛，會遇轉輪聖王出興于世。轉輪王法應有乳牛，王德力故令彼野人捨牛餘行，牛自然往轉輪聖王主藏臣所。主寶藏臣知此乳牛必出五時精味之乳，定是聖王福德感應。佛為法王出世之時亦復如是，如彼乳牛世間所受常法音聲，遷為如來常法之音，凡俗野人摧伏破散捨牛，而去常法乳牛之音，便往如來弟子寶臣前住，眾生福力故令常法乳牛出常香乳。是故，善男子！當知如來常法非變易法，世間凡愚所不能了，皆因如來常住音聲故得知耳。彼諸世間應作是念：『夫常法音即是如來常法音也。從此音聲當知如來無數無量。』如是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！若持如來常住二字歷劫修習，是等眾生不久當成等正覺道如我無異。汝善男子！慎勿放逸，常修二字堅固受持。今日如來當般泥洹，此是一切諸佛定法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等為法？法有何義？願聞定法其性云何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汝今欲聞法性耶？」

迦葉白佛：「願聞廣說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法性者捨身。」

迦葉白佛：「捨身者增疑論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莫作是觀謂如來捨身更受身也。」

迦葉白佛：「不問受身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莫作是說，諸法斷也。復次，迦葉！如非想天彼無色陰，其諸眾生，云何住？云何死？云何現？彼諸心想云何迴轉？是佛境界汝應當問，亦應當問我更受身。若人問汝：『彼無想眾生形想住處受樂云何？』以何答乎？但非聲聞緣覺菩薩境界所及，唯是如來境界行處。又善男子！如來身者方之於彼倍復難知，非諸聲聞緣覺菩薩境界所及。如來為何處住？云何現？如來不可思議方便身，非汝境界。善男子！汝於我所但作是念：『如來常住，法僧亦然，此三事者非無常法，常住不變清涼真實離諸惱患；若不爾者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清淨三歸悉不成就。』應如是修不可思議常住之法。善男子！譬如有此樹者必有此影，若無彼樹亦無彼影，若不見樹而言見影，無有是處。如是，既有如來必為一切常作大樹，覆護眾生為眾生依；若使如來是無常者，不名應供為諸天人作最上依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云何世尊，夜闇冥中樹影現耶？」

佛言：「有影。既有其樹云何無影？但非肉眼所能見耳。是故當知，既有如來則為常住，非變易法非磨滅法，如彼樹影闇冥之中肉眼不見；佛泥洹已常住不變，肉眼不見亦復如是。而彼妄想於如來所作無常念。若善男子，汝等父母及所尊重，於佛法僧作非常想者，悉於三歸皆不清淨。汝今當以三法常住而勸教之，令於三法得成菩薩三歸之名。」
迦葉白佛：「唯然，世尊！我從今日始當以佛法僧三法常住，啟悟父母乃至七世，皆令奉持常住之法。奇哉世尊！三法常住我當受學廣為人說，若彼不受此真妙教，當知是等無常惑者，然我當日日三時為說令其親近。」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護持正法應當如是，亦常修習不害慈心，彼不害果便得菩薩長壽無極智慧自在。」

大般泥洹經金剛身品第六

爾時世尊復告迦葉：「善男子！如來身者，是常住身、是不壞身、是金剛身，非穢食身，是則法身，當作是觀。」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非我凡品所能觀也。所以者何？若當如來般泥洹者，便是破壞身塵土身穢食身，若當如來永不泥洹，應當隨順修平等觀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善男子！莫謂我身與世人同危脆破壞，長夜劫數輪轉生死，如來身者是不壞身，非世人身，亦非天身，非穢食身，是非身身，亦不生亦不滅，不集起不流轉，無邊際無足，非智非行本性清淨，無所有無所受無來去，不住不動，不味不觸，無識無思，無等無上，非趣趣趣永斷非斷法，非事非實，非覺非想，非始造非終成，非建立非盈滿，非方處非舍宅，非止息非寂靜，廣淨離諸煩惱，非取非染著非諍離諍，常住非住故不伏不死，非法非非法，非田非非田非可盡，非比丘非非比丘，離名字、離讚歎、離言說、離修習、離思願，非和合非不和合，非量非非量，非到非不到，非通非礙非相離相，相相莊嚴非持非有離有；能為福田實不可見不可示，如如真實，度一切眾生而無所度，脫一切眾生而無所脫，淨一切眾生而無所淨，覆一切眾生而無所覆，教授眾生而無有二，無等無等等，無量等虛空等，無處等無生等，無所有等無等離等，寂滅非斷行不轉轉究竟，一切攝受斷甚深妙，現不二教不捨自性，非成非長非短，非陰非界非入，非有為相非無為處非長養，不高不下，非藏積非非藏積，非地非非地，如是無量不可思議功德為如來身。無有知者無有見者，無有說者無有論者，非世間所攝受，非因非無因，一切妄想取相言泥洹無以為比，如是無量功德成就名如來身。

如是，迦葉！如來身相者，非聲聞辟支佛所知，如是成就如來身者，是為法身非穢食身。云何當有若病若惱若壞如坏器耶？隨受化者現老病死，如來法身金剛難壞。迦葉！汝從今日當作是知，如來身者非穢食身，廣為人說從妙因生則為法身，為金剛身為淳厚身，當作是知常住法也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功德具足如是，云何當有若病若死？我從今日當觀如來法身常住，非變易法，善勝寂滅，為人廣說。唯然，世尊！如來法身金剛不壞，而未能知所因云何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護持正法功德為因。」

迦葉白佛：「云何護法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其護法者，非為五戒亦非習行賢者律儀；於惡世中不惜身命，執持利器防護法師諸持戒者，是為護法。」

迦葉白佛：「比丘與彼持器仗人共俱行止，將無非比丘耶？」

佛言：「不也。」

迦葉菩薩復白佛言：「此則剃頭居士耳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莫作是語。所以者何？若有獨處閑居修行頭陀九法，乞食少欲靜默禪思觀身經行，亦為人說施戒修德行業因果，而不能廣宣無畏，亦復不能降化詐偽惡人，當知是人，不能自度亦不度彼，修持梵行獨善而已。若復比丘行頭陀法兼得無畏，廣宣九部修多羅、祇夜、授記、伽陀、因緣、如是語、本生、方廣、未曾有，以化眾生自度度彼，又為人說契經要句，言某經所說不畜奴婢牛馬畜生及不應法物，若當畜者非出家法，是人犯制罷道驅出。諸犯戒者聞作是說，群黨瞋恚害彼法師，彼雖命終猶能自度亦能度彼。是故，迦葉！諸優婆塞若王大臣當護持法，亦當降伏剃頭居士。

「復次，迦葉！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時，世有佛名難提跋檀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出興于世，亦常於此拘夷城住。時此世界廣博嚴淨，譬如西方極樂國土，其諸眾生皆悉安樂無飢渴想，純諸菩薩。彼佛在世無量億劫而般泥洹，遺法住世亦復無量億劫，如是餘四十年佛法未滅。時有比丘名佛度達多，出於世間，大眾眷屬前後圍遶，成就無畏而為說法，以九部經教諸比丘言：『其契經說，不得畜養奴婢畜生及不應法物。』諸犯戒者便起瞋恚，群黨相助欲害法師。時彼國王名婆伽達多，聞彼惡人欲害法師，為護法故即執利器，與共苦鬪摧滅惡人，王身被瘡詣法師所，法師為王說護法功德，王聞法已尋便命終生阿閦佛國，時王眷屬共護法者，命終次第皆得往生阿閦佛國，發心隨喜者皆成菩提。佛度達多尋復命終，亦生彼國為阿閦佛第一弟子，婆伽達多王為第二弟子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時國王者豈異人乎？我身是也；時法師者，迦葉佛是。迦葉！當知護持正法功德無量，我本以不惜身命護正法故，得

此金剛不壞法身。」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，如來法身真實常住非磨滅法，我意諦信猶如畫石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是故，善男子！若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當勤方便護持正法，亦當廣說護法果報。又復，迦葉！夫為法師持淨戒者常應自護，無自防具勿輕舉動，若優婆塞不受具戒而學大乘，為護法故持器仗者，當依是等以為伴侶。」
迦葉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已說與持杖俱為非律儀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我般泥洹後濁世之中，因穀貴疾疫，詐形利養眾多無數，時有法師持戒持律威儀具足，為彼驅逐若害若殺；當爾之時持戒法師，遊諸城邑險難曠野，我聽與彼國王大臣野人居士旃陀羅等，不受具戒能護法者以為伴侶。彼諸人等雖不受戒，護法功德果報無量，勝受戒者；其法師者奉持戒行清淨威儀，深樂大乘為人廣說，能以香油幡華供具，與諸國王大臣長者更相獻遺，而不毀失沙門法行，是名法師持戒者。自身攝持真實之法猶如大海，威儀具足是名持戒；若復持戒不樂快樂，不憙名譽厭惡利養，常為人說少欲知足，如是等比，己利損減眷屬不悅不名法師；於自徒眾起厭倦想，自壞眷屬亦名壞僧。
「僧有三種，犯戒僧、童蒙僧、清淨僧，於三種中壞犯戒僧及童蒙僧，不壞清淨僧。犯戒僧者，愚騃凡夫順犯戒者，不相撿察為貪濁故而共和合，是名犯戒僧；正使自身能持戒者，亦復名為犯戒數也。如是等僧不應行而行，若能化此諸非法者，名為法師。童蒙僧者，習行無事鈍根愚癡，設得利養自供眷屬，各各修立不共和合，自恣布薩亦復不與犯戒者同，若能化此愚癡非法，是名法師。如法律僧者，如是等僧眾魔百千不能沮壞，若菩薩僧性常清淨，彼二種僧是師。犯戒持律師者，善教化知時知重知輕，不斷非律亦不斷當，如法律者。云何名為善教化知時？所教化者或是菩薩或是童蒙，若菩薩教者為護法故，亦不觀察時非時餘無餘，若開若制隨其所應，聚落塚間自在遊止，護法心故無所違犯，唯除伎兒寡婦婬女諸童女家，學聲聞處所不應行，餘一切處護法菩薩，來往周旋終日無過，是名法師知時教化。知重者，若見如來制戒初始所因起事，輕慢心犯及四重法不名出家，是名知重。知輕者，若見比丘一一緣起所犯輕戒，心亦不重或自憶念，如如來戒犯事不滿，是名知輕。不斷有餘律者，若畜奴等諸不淨物，於律有餘不應斷，當常不欲與犯戒者諍，是名非律不應斷當。雖非戒律餘經中說與戒律同者，是亦名律不應斷當。隨言說者，是名守文不解一字，若能解者三世諸佛所說經中心得無畏，如是佛教深廣無量能護持者，逮成如來法王不可思議。」

於是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唯然世尊！如來法王不可思議，如來常住非變易法，我當奉持廣為人說。」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迦葉！奉持金剛不壞法身，欲學等觀如來身者，當修金剛不壞法觀，菩薩摩訶薩如是修者，便得等觀無上法身。

大般泥洹經受持品第七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持此甚深契經功德我今當說，其有眾生聞是經者，生生不墮四趣之中，在所生處常近諸佛。」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當何名斯經？云何奉持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是經名為『大般泥洹』。初語亦善中語亦善後語亦善，善義善味淳一滿淨，金剛寶藏我今當說。善男子！如閻浮提八大河水皆歸大海，其水無盡，《大般泥洹》亦復如是，滅煩惱降眾魔，背生死捨離化身，故名泥洹，一切諸佛同此妙法無有盡極。又如醫法有微密術者名為大醫，一切方藥悉入其中，如來所說微密法藏亦復如是，一切九部悉入其中，故名『大般泥洹』。譬如夏月耕田下種常有悕望，既收其實眾望都息；行者如是，於一切經修習禪定常有悕望，學此經已速成解脫超三界有。復次，善男子！如人重病如服醍醐，次服八種甘味之藥，其藥最良，如是眾生於佛密教有惑亂病，漸以大乘經而教化之，然後為說《大般泥洹》八味法藥；八種味者，常住法、寂滅法、不老、不死、清涼、虛通、不動、快樂，是八種味名大般泥洹。若有菩薩住此大般泥洹者，常能處處示現泥洹，是故名為『大般泥洹』。若善男子欲於大般泥洹而般泥洹者，當作是學，如來常住法僧亦然。其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行此《大般泥洹經》者，當於如來作常住學。」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法身不可思議，所說妙法不可思議，眾僧功德不可思議，此經不可思議，我從今日其諸眾生心剛強者，當為彼滅長夜生死無知餘冥。」
大般泥洹經卷第二

大般泥洹經卷第三

東晉平陽沙門法顯譯

四法品第八

佛告迦葉：「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成就四法，能為人說《大般泥洹經》。何等為四？能自專正，能正他人，能隨問答，善解因緣；是為四法。自專正者，聞佛切教能隨厭怖身毛皆豎，如佛所說寧抱熾燃枯樹舉身焦爛，不於如來方便密教其心未悟，聞說有常便起誹謗，而言魔教世論歌頌，說無常者而謂真實；寧以舌舐熾燃枯樹，不說如來真實無常，若聞他說輒便驚怖，於說法者而起悲念，深信如來法身長存，老病死法所不能壞，當知世尊不可思議，教法亦然，如我所說《枯樹經》等善自執持，是為菩薩能自專正。「能正人者，如世尊說法，有一女人乳養嬰兒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有所顧念，在於一面思惟而住。爾時世尊知其所念，即以其子為喻而說法言：『譬如母人善養其子，初以指爪而含凝蘇，令其消已漸復更增。』時彼女人心即開解，便白佛言：『世尊！大聖知我心念而作是說，我今晨朝多與兒蘇將無損壽？』佛言：『不也，此兒已大堪食無患。』女人歡喜而白佛言：『奇哉世尊！善說隨順消不消法，為受化者先說無常苦空不淨，若當眾生信心未固，便為彼說常住法者，壞彼信根，常蘇不消。』佛言：『善哉！善女人！應如是學，初養子法漸與易消柔軟之食，年既長大與堅實者能消無患。我亦如是，為諸弟子先說不淨無常苦空柔軟之食，道心既增堪受大乘，然後為說此摩訶衍大般泥洹，甜苦辛酢醎淡六味堅實之食，以苦酢味，無常醎味，非我苦味，悅樂甜味，吾我淡味，常法辛味，以煩惱薪燃幻行火，熟大般泥洹甘露法食。復次，善女人！譬如姊妹有諸緣事捨家出行，詣他聚落或久不還，汝有二子，一者純善，一者弊惡，臨欲行時珍寶祕藏不語惡子而付善子。』女人白佛：『實爾。世尊！』佛問女人：『何故寶藏不語惡子？』女人白佛：『彼惡子者，所作非義為放逸行食用無度，是故不語。其善子者，能立門戶榮顯宗族，是以付之。』佛言：『應爾。我法亦然，欲入方便般泥洹時，如來寶藏祕密法要悉付弟子，不授犯戒諸邪見者。汝今於我為作滅想？為作常想？』女人白佛：『我於如來作常住想。』佛言：『姊妹！如汝所說應作是觀莫作滅想，當知如來是常住法，非變易法，非磨滅法，其有眾生於如來所修常住想者，當知是等家家有佛。』是名能正他人。

「能隨問答者，猶若有人來問如來：『我當云何得大施之名流聞天下而不捨財？』佛告族姓子：『唯有清素不畜童僕修持梵行，而樂施彼奴婢妻妾，斷除肉味而樂施以肉，避酒不飲而樂勸以酒，常習時食而施以非時，離諸香華嚴具器物，悉以香花莊嚴之具而施與之，如是等類隨其所施皆悉歸已為大施主，若如是者便得大施名聞天下，未曾損己一毫之費。』如是比說能隨問答。」
爾時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，不食肉者而以肉施，其食肉者得無大過，豈不增長外道邪見，是故應立不食肉法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善察佛意，護法菩薩法應如是。善男子！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聽食肉，設得餘食常當應作食子肉想。云何弟子而聽食肉？諸佛所說其食肉者斷大慈種。」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云何世尊，聽食三種淨肉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此三種肉隨事漸制故作是說。」
迦葉復問：「何因？」
佛言：「有九種受離十種肉。」佛告迦葉：「此亦漸制，當知則現不食肉也。」
迦葉菩薩又白佛言：「云何世尊，稱歎魚肉以為美食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我不說魚肉以為美食，我說甘蔗粳米石蜜及諸甘果以為美食，如我稱歎種種衣服為莊嚴具，又歎三種壞色之服，當知魚肉隨順貪欲腥穢食耳。」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若世尊制不食肉者，彼五種乳麻油繒綿珂貝皮革亦不應受。」
佛言：「異想，莫作外道尼揵子見。」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當云何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善男子！我從今日制諸弟子，不聽食三種淨肉，及離九種受十種肉，乃至自死一不得食。所以者何？其食肉者，若行住坐臥一切眾生見皆怖畏，聞其殺氣如人食興蕖及蒜，若入眾會悉皆憎惡，其食肉者亦復如是，一切眾生聞其殺氣恐怖畏死，水陸空行有命之類見皆馳走，是故菩薩未曾食肉，為化眾生隨時現食，其實不食。復次，善男子！我般泥洹後久遠世時，當有比丘雖為學道而自貢高言：『我是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。』於惡世中流離貧乏困苦出家，種種妄解名字比丘，為利養故恭敬白衣，形狀憔悴如放牧者，身著袈裟如獵師像，悕望世利如貓捕鼠，病瘦疥癩身體不淨，而被牟尼賢聖被服，形如餓鬼貧窮寒悴，非真沙門為沙門像。於當來世正法壞時，於我所制法律行處，經典正論皆悉違反，各各自造經論戒律，言我戒律食肉清淨是佛所說，自造頌論各相違反，皆稱沙門釋迦弟子。復次，善男子！我說教法受生穀米，及食魚肉自手作食則非清淨，習押油業學諸技術，工巧木匠皮革之

師，往來國王觀星曆造醫方，學音聲論巧世文辭，畜奴婢聚錢財，金銀珊瑚珂貝玉石真珠寶物，畜養師子虎豹狨鼠猫狸，居毒藥持呪術，作畫師造書牒，茂羅業起蠱道，歌舞幻惑挽力，染齒香薰塗身，著花鬘治形體，及餘種種非法像類非法器服，我說斯等非清淨法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有國土多食肉者，一切乞食皆悉雜肉，諸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云何於中應清淨命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善男子！若食雜肉，應著水中食與肉別，然後可食，非越比尼。」

迦葉菩薩復白佛言：「若食與肉不可分者，此當云何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善男子！若常食肉國一切食皆有肉現，我聽却肉去汁壞其本味然後可食，若魚鹿肉等自分可知，食者得罪，我今日說有因緣者制不食肉，無因緣者因說大般泥洹，亦復制令不應食肉。是名能隨問答。

「善解因緣者，若比丘優婆塞問如是義：『云何世尊、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初出世時不為弟子一一制戒，不一一說如是法門，不究竟說波羅提木叉者，其義云何？比尼有何義？』善男子！聽我分別波羅提木叉義。波羅提木叉者，少欲知足成就威儀，不多受畜離諸染著。於一切淨命墮者，墮四惡趣泥犁燒煮，彼威儀少欲不受畜一切淨命墮。言非墮者，墮阿鼻泥犁中，是名為墮。布薩者，長養二種義。波羅提木叉者，離於邪說。比尼者，微細教誡調伏威儀，又不受非法物亦不施人，是名比尼。其中有犯四重法者，有犯十三有餘法，有犯三十捨墮法，有犯九十一墮法，有犯四悔過法，有犯眾學法，有犯二不定法，有犯七滅諍法，有謗毀經教及一闡提輩，有是等罪不向明者發露悔過，一向覆藏如龜藏六，犯戒之罪日夜增長。云何世尊知有是罪而不結戒？令彼眾生墮惡趣中。猶如有人將多人眾欲至他方示其要路，其中有人迷失正道墮非道行，彼黠慧者追喚令還得本正路。如來教法亦復如是，初說直道，若諸比丘多作諸過，然後為說犯罪果報，為其制戒。如是，世尊示真諦路為眾生說十善功德，天中之天正法之王，普哀眾生說十善功德，等觀眾生如視一子，若一眾生在地獄中，為度其人免地獄故，在地獄中住壽一劫若過一劫，云何令彼犯戒比丘長墮惡道？譬如織師織成新衣，後破壞已復更補治。譬如轉輪聖王初以十善教化人民，眾生後時惡行轉增，復因自在金輪神寶，往制法律令其調伏。世尊亦復如是，初時未結波羅提木叉戒，後諸比丘犯罪轉增，然後以犯戒因緣為根本已而為制戒，其諸眾生樂修法者，見彼所起因緣為證信心增長，乃至等觀四諦甚深微妙之義，如轉輪王金輪自在，諸佛法輪亦復如是。是則無量諸佛教法，是諸佛不可思議，所說教法不可思議，聞

此法者不可思議，能信此經亦不可思議，是名善解因緣。是為菩薩摩訶薩成就四法，能為人說《 般泥洹經》 ，說現因緣及大般泥洹因緣，是《 大般泥洹經》 因是為善解因緣。
「自專正者，說已誠向、自己專向此《 大般泥洹經》 ，當知是名能自專正。能正他者，知諸比丘意所誠向，而為說此《 大般泥洹經》 ，言如來長存，當知是為能正他人。隨問答者，如我為汝迦葉說，菩薩摩訶薩微妙利智，種種祕要方便密教，非諸聲聞緣覺所測，所謂《 大般泥洹經》 ，當知是名能隨問答。隨彼眾生心想所應，而為說法非為虛妄，譬如有人說虛空多名，為空為虛為無所有為無數，如是等說皆非虛妄，如來說法亦復如是。《 大般泥洹經》 四種說者，悉有所應非為虛妄。」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若當如來長存者，與佛所說契經相違：

「『譬如燒鐵丸，　投之於冷水，
熱勢漸消滅，　莫知所歸處？
如是等解脫，　度諸生死淵，
安快永不動，　莫知其所之？』」

佛告迦葉：「汝善男子！莫於此偈而作妄解，於如來所起永滅想，非鐵丸投水熱勢漸滅，諸佛如來泥洹永滅，亦復如是。如鐵丸投水熱勢消滅，如來亦然，無量煩惱結患消滅；如鐵丸投水火勢雖滅鐵性猶存，如是如來無量劫數煩惱盛火皆悉消滅，如來金剛其性常在，非變易法非磨滅法。如是等解脫度諸生死淵者，彼無量劫生死煩惱河，如來已度入於泥洹，諸趣永滅處不可知。是故說言：

「如是等解脫，　度諸生死淵；
安快永不動，　莫知其所之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云何世尊！如鐵丸投水熱勢消滅，猶可更使入於火中；如來泥洹其實常住，更為眾生入於無量生死盛火，斷除一切眾生結患。善哉！世尊！如來長存為決定說。」佛告迦葉：「如是，如是。善男子！譬如轉輪聖王入後宮中婇女娛樂，須臾復遊園觀浴池快樂自在，宮中不現莫呼永失；諸佛世尊捨閻浮提示現無常，亦復如是莫呼永滅。如彼國王捨於深宮，遊戲園林快樂自在；如來亦然，捨於無量煩惱深宮，入總持園七覺華池遊觀快樂，乘方便智自在現化，無量結患久已消滅。」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，無量無數劫，生死煩惱患，如來悉磨滅，已度五欲海。何故如來為菩薩時，在於深宮婇女自娛，為羅

睺羅父？是故當知不盡結患度諸欲海。」
佛告：「善男子！莫於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而作是言，所以名大般泥洹者，能建大義。汝今諦聽，廣為人說勿生疑怪。菩薩摩訶薩住是大般泥洹者，能以須彌山王入一粟[禾*會]，其諸眾生依須彌山住者無所嬈害，來去住止不知誰為；其餘眾生有知見者，知是住大般泥洹菩薩，安置須彌在粟[禾*會]中然後還復，住大般泥洹菩薩摩訶薩境界如是。復次，善男子！住大般泥洹菩薩摩訶薩，取此三千大千世界大地置粟[禾*會]中，其中眾生無所嬈害，各不自知誰持來去誰安在此；其餘眾生有知見者，知是住大般泥洹菩薩，取此三千大千世界置粟[禾*會]中然後還復。復次，善男子！住是大般泥洹菩薩，復取三千大千世界安置己身一毛孔中，於彼眾生而無嬈害，各不自知誰持來去誰安在此；其餘眾生有知見者，知是住大般泥洹菩薩，取此三千大千世界置於自身毛孔之中然後還復。復次，善男子！住大般泥洹菩薩，住此世界能舉十方諸佛國土置於鍼鋒，如以鍼鋒擎持棗葉，徙著他方異佛國土，於諸眾生無所嬈害，各不自知誰持來去誰安在此；其餘眾生有知見者，知是住大般泥洹菩薩神力所為。復次，善男子！住大般泥洹菩薩持十方國土，置其右掌如陶家輪，擲著他方微塵世界，於諸眾生無所嬈害，各不自知誰持來去誰安在此；其餘眾生有知見者，知是住大般泥洹菩薩神力所為。復次，善男子！住大般泥洹菩薩者，取十方世界內一塵處，於諸眾生無所嬈害，各不自知誰持來去誰安在此；其餘眾生有知見者，知是住大般泥洹菩薩力之所為。如是，善男子！住此大般泥洹菩薩摩訶薩，有大神力種種示現，是故名為大般泥洹。住大般泥洹菩薩在所為作，一切眾生不能測量，汝今云何能知如來習近五欲為羅睺羅父？復次，善男子！我住此大般泥洹能為大事，於此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百億閻浮提，種種現化如《首楞嚴三昧》所說，於三千大千世界閻浮提，以大般泥洹示現泥洹，而無畢竟般泥洹者；復於閻浮提五欲之中現受胎生，其諸父母謂我為子，而我過去無數劫來愛欲永盡，無染污身無穢食身，清淨法身諸生已斷，以方便智隨順世間，於閻浮提生現為童子，北行七步而自稱言：『我於天人阿修羅為無上尊。』父母歡喜舉聲歎曰：『我生童子墮地行七步，世未曾有。』時諸眾生皆言奇特，而我未曾為童子也，無數劫來離嬰兒行，清淨法身非為骨肉穢食所長，法身示現而為童子隨順世間，南行七步現為一切無上福田；西行七步現究竟斷生老病死，於一切眾生為最後邊；東行七步現為一切眾生前導；向於四維行七步者，現斷眾邪煩惱魔行，自在天子皆悉降伏，當成應供等正覺道；上方躡虛行七步者，現如虛空無能染者；又向下方行七步者，現滅一切泥犁盛火，興大法雲霆大法雨安樂眾生，雨大法雹破諸惡戒，

生閻浮提現遺頂髮，欲令眾生知此童子頂髮俱生，諸天世人無能執刀臨其頂上為剃髮者，於無數劫已離頂髮現有頂髮；隨順世間現入天祠，大力天神釋梵護世稽首奉敬歸命禮足，於無數劫為天人尊，現入天祠隨順世間；於閻浮提或現穿耳，實無有人敢穿其耳，垂髮右旋如師子髮，一切人民皆見童子垂師子髮，於無數劫已離垂髮，現垂右旋師子之髮隨順世間；於閻浮提現入書堂，於三界中莫能為師，唯我應為天人作師，是故名為一切種智，於無數劫已曾學書，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現行學書隨順世間，現乘象馬寶車畜諸寶藏，身處深宮婇女自娛，領理國事實無染著，久已捨離猶如棄唾，現受五欲領理國事為轉輪王王閻浮提，於無數劫已捨王位，能轉無上甘露法輪，現轉輪王隨順世間；於閻浮提現老病死，棄捨中宮種種欲樂，出家學道眾人皆見童子出家，為度人故而現出家隨順世間；現為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四沙門果，九次正受修四真諦，眾生悉見而我疾成無上羅漢，已無數劫究竟羅漢，為度人故示現初成；往詣樹下現坐草蓐，降伏眾魔成無上道，於無數劫眾魔諸惱皆已降伏得甘露法；現出入息大小便利，清淨法身無此諸患，現於人法隨順世間；現受飲食為眾生故，其實無有飢渴之想，為現飲食隨順世間，於無數劫常得甚深諸波羅蜜；不隨時節現居舍宅，其實無有睡眠噦患欠呿頻申 身諸苦痛，現依舍宅隨順世間；示現坐臥經行瞻視顧眄屈伸俯仰，真實法身無此形類；示現洗浴麻油塗身楊枝澡漱著明目藥，斯非清淨法身所須，手足柔軟如蓮華葉，口氣香潔如優鉢羅，其目清淨猶如明月，示現此法隨順世間；現行少欲乞食麁踈著糞掃衣，於無量劫沙門苦行悉已究竟；現處人間為羅睺羅父，淨飯王子其母摩耶，眷屬成就能厭世樂，出家學道處林樹間；現欲之優劣樂之差降，捨王太子瞿曇大姓，現行出家度眾生故，非為如來染著五欲為羅睺羅父，現有父母隨順世間；其諸眾生謂為世人，其實如來非天非人；復於閻浮提現般泥洹而不畢竟入於泥洹，眾生皆謂如來永滅，而今如來法身常住，非變易法非磨滅法，諸佛常法示現泥洹。又為比丘犯四重法眾人悉見，其實不為懈怠之行；或復現為一闡提行或現破僧，眾人悉見作無間業，其實無有壞僧之心，亦無有僧而可壞者；於閻浮提護持正法，眾生悉見護法大士，此則諸佛菩薩常法；於閻浮提現為天魔眾生悉見，其實不為眾魔之業；於閻浮提現為女像，眾生見已悉皆嘆曰：『奇哉今日女人作佛。』其實如來非為女身，稱彼所欲各隨因緣，現男女像隨順世間；於閻浮提現生四種畜生趣中，眾生皆謂真實畜生，其實不為彼畜生行，現入畜生隨順世間；入梵天中現為梵天而作師長，其諸眾生事梵天者，方便誘進使入正法不習彼業，現梵天像隨順世間；現入婬舍度諸婬種不興欲想，心如蓮華塵水不污，莊嚴其身遊

諸四衢，方便誘化染心眾生；入諸妓舍現為女人化以正法，入學書堂現為師長化諸童蒙；或入酒會博弈戲處，為教化故不同彼業；往詣塚間度諸鳥獸不取見想，入諸長者授以正法，入大臣中教令正治，入諸王子化令護法，入諸王者化以先王正法治國；現疾疫劫為之設藥，令諸病者厭離身苦導以正法，眾生謂是真疾疫劫；現穀貴劫飢乏眾生施甘露食導以正法，眾生謂是真穀貴劫；現刀兵劫眾生各各共相傷害，化令和同導以正法，眾生謂是真刀兵劫；現為劫燒計常眾生示無常相，眾生謂是真實劫燒；於一切眾生各同其語，音聲微妙勝彼彼類，樂音眾生因而得度；現為四種地水火風，一一隨種染著眾生因斯得度；現為藥樹救療眾生因斯得度；入諸邪道而現出家，各為彼眾而作導師，於無數劫已離外道，示現出家導以正法；現為工巧醫方呪術，一切眾生及諸外道各懷憍慢，故於其中種種現化，降伏眾邪憍慢貢高導以正法，眾生見已謂為世人，如來常住離世間法；乃至現為下賤僕使隨類度人，於閻浮提種種異業無不現化，其實如來不與同事，現為其像隨順世間。北鬱單曰，西拘耶尼，東弗于建二十五處，乃至三千大千世界，於中現化隨順世間；如《首楞嚴三昧》廣說。如來成就大方便智，一切所為無不現化。是故名曰大般泥洹。菩薩摩訶薩住是功德，悉能隨類種種變化自在無畏，不應復疑羅睺羅父，當知如來於無數劫，已離生死愛欲大海，是故如來為常住法，非變易法非磨滅法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若使如來是常住法非磨滅法非變易法者，云何如來稱歎泥洹？譬如燈滅，其所至處莫能知者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我現此喻，非如是說。善男子！譬如器盛酥油燃燈，酥油既盡名為燈滅，其器猶存；如來亦然，酥油煩惱熾燃悉滅，如來燈器常存不滅；若當酥油與器俱盡者，如來泥洹亦當俱盡；燈滅器存，是故如來，不沒不生泥洹快樂。復次，善男子！我說燈滅喻阿羅漢，非謂泥洹。阿羅漢者得增上果，世間穢食貪欲悉滅究竟欲食，譬如燈滅。阿那含者其義亦然，故我方便說微密教，非說泥洹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阿那含者有何等義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不還受身名阿那含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云何世尊，如來亦有隱祕之法如幻師耶？」

佛言：「不也。我所說法譬如秋月盛滿之時，離婬怒癡無諸障蔽亦無隱祕；又如長者錢財巨億，唯有一子情所愛重，將詣師門教學半字，時節未久懼不速成，父自追還晝夜慇懃教學半字。云何善男子，其父教子學半字時，寧能悉知一切記論不？若能悉知一切記論，其父云何教學半字；豈於愛子有所隱覆不教記論耶？」

迦葉答曰：「不也。世尊！其子童蒙未能知論故不教學，若當祕悋名為隱覆，虛心勸勵隨力漸教不名隱覆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如汝所說，恚恨慳惜而祕悋者名為隱覆；我於一切眾生慈心愛念如一子想，以其童蒙未堪深法故不為說，如彼教子初學半字，我亦如是說九部經、十種智力、四真諦法、八聖道分甚深記論，方等大乘悉不為說。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長者教其愛子，先學半字，半字既正，次第教學甚深記論令子成就。我亦如是，但為弟子說九部經，知其堪受然後為說大乘記論，如來長存非變易法，令諸眾生慧眼開廣。又善男子！譬如夏時興雲雷電必雨大雨，百穀草木悉蒙潤澤；如來今日亦復如是，興大泥洹微密法雲震大法音，必雨甘露法雨安樂眾生。」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無所藏積曉了摶食，如鳥飛空足跡難尋，此有何義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積者聚積義，受取增益義，藏者庫藏義，藏有所受，故曰藏積。藏積有二種，有為藏積，無為藏積。有為藏積者謂聲聞，無為藏積者謂如來。僧有二種，等僧、無等僧。等僧者聲聞僧。聲聞僧者，亦無藏積，而今云何受畜僮僕錢財倉庫？麻油鹽等尚不藏積，如來豈聽畜僮僕等！作是說言如來聽者，世世當墮拔舌地獄。聲聞等僧無藏積者，能了摶食，不懷摶食貪味之想，斯等至處足跡難尋，速成無上等正覺道，足跡難尋故名如來。若有為僧尚不藏積，況無為僧。無為僧者諸佛如來，諸佛如來豈有隱密？若有隱密便是藏積。其難尋者謂是不動快樂泥洹，無彼虛空日月雲雨、地水火風、生老病死煩惱諸相，常住不變快樂不動，故名泥洹；因得泥洹故名如來大般泥洹。其為大者辦大事故；所謂大者有為數名，若有一人壽命無量，名為大人。人能行法為人中大，若復成就八大人念，是名大人，是故大者有為數名。泥洹者離諸瘡疣，故名泥洹。譬如有人身被毒箭遭大苦痛，得遇良醫為治瘡患苦痛悉除，其善男子得離瘡疣，復遊諸國普為眾生療治瘡患；如來應供等正覺亦復如是，閻浮提中一切眾生，於無量劫婬怒癡等煩惱毒痛，為說大乘甘露法藥療治瘡患，於此眾生離瘡患已，復現餘國為諸眾生療治眾病，是故名為大般泥洹。真實之義及方便義，皆悉名曰大般泥洹。現入諸趣及入解脫，隨彼受化於處處現，此為要義，是故名曰大般泥洹。」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云何世尊，為良醫法能治一切瘡患，差已復現餘方治諸病耶？」
佛言：「如是善男子能療一切悉令離病，唯除重病不可治者。諸佛世尊亦復如是，除一闡提，諸餘一切眾病悉治。」
迦葉復問：「解脫者為何等類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其解脫者色無色，無色者聲聞緣覺解脫，色者如來解脫。解脫雖色不說是色。何以故？如非想非非想行天色無色亦不是色有。」
問：「非想非非想天色無色亦不是色，云何住？云何樂？此事應說。是佛境界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。」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唯願世尊，重說如來大般泥洹解脫之義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其解脫者，於一切縛和合悉離，離和合者不生之生，如因父母而生其子是名為生，其解脫者則不如是，猶如醍醐本性清淨，不因父母愛欲長養，度眾生故示現有生，是故解脫不生之生。又其生者，譬如種穀而生萌牙；其解脫者則不如是，是故說曰解脫不生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是故如來不生之生非作所作，其實作者，如城郭樓觀有人造作，其實解脫則不如是，是故解脫無有作者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是故當知如來非作，是名無為。其有為者，譬如陶家埏埴作器有作有壞，其實解脫則不如是，亦無有作亦無有壞，是故解脫無作無壞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當知如來不生不死，是故如來是無為法，故說如來入大泥洹無衰老相。形枯體瘦髮白齒落，是為老相；其實解脫則不如是，永離一切老毀變故，名為解脫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，是故如來無衰老相。故曰無病，其名病者，有四百四病，其餘橫疾數不可稱；離此諸患，故名解脫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法身清淨無病，是故說曰如來無病。以無病故無死，眾生常死無解脫故有盡有死；永離死名故說解脫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如來成就如是無量上妙功德，言有死者無有是處，金剛法身清淨不壞，豈有無常變壞之相，是故不死離諸垢穢。譬如鮮好白疊蘇油所污；其實解脫則不如是，猶白蓮華清淨無垢，如來解脫亦復如是，永離愛欲諸塵垢穢，是故如來名曰無垢。離諸限礙，如有主制謂之限礙；其實解脫無諸限礙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，是故如來無礙清涼。清涼處者，世俗天廟謂為清涼，是則妄說，唯解脫者真實清涼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，是故如來清涼安隱。其安隱者，譬如道路無諸盜賊，謂之安隱；真解脫者則不如是，其性無畏，謂之安隱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，是故如來安隱無畏離諸恐畏。其恐畏者，譬如國王常畏怨敵；真解脫者永無此畏，譬如轉輪聖王無諸恐畏，真解脫者亦復如是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，如來法王轉無上輪無諸怨敵，是故如來無畏無憂。其憂畏者，譬如國王有謀逆者，不能降伏常懷憂畏；真解脫者無此憂畏，譬如國王降伏怨家無憂快樂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，如來無憂離諸塵穢。其塵穢者，譬如春風起諸塵坌；真解脫者離諸塵坌，如轉輪王髻中明珠無諸塵垢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，是故如來離諸塵穢離諸虛偽。其虛偽者，喻如坏瓶；真解脫者則不如是，猶如金剛無有虛偽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，是故如來

無諸虛偽離不自在。不自在者，如貧窮人負他財物，財主制持不得自在；真解脫者則不如是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，是故如來自在無礙無諸侵患。諸侵患者，如人春時涉熱夏時飲酒冬日涉寒，則傷其身自生侵患；真解脫者則不如是無諸侵患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，是故如來無諸侵患。離諸塹濁，譬如虛空無諸塹濁，真解脫者亦復如是無諸塹濁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，是故如來無諸塹濁無諸纏綿。其纏綿者，朋友眷屬；真解脫者無此纏綿，如轉輪王獨善無侶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，是故如來獨善奇特。如水蓮華此非奇特，火生蓮華乃為奇特眾人愛樂，真解脫者亦復如是眾人愛樂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，是故如來希有奇特。無能為者，譬如嬰兒其齒未出不能令生，真解脫者亦復如是，非時得者，無有是處，如一闡提懈怠懶惰尸臥終日言當成佛，若成佛者無有是處；假使信法諸優婆塞，欲求解脫度彼岸者，亦無是處，況彼尸臥。所以者何？性非他成故，是故解脫無能為者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，是故如來無能為者。無量無數，譬如大海尚可知量；真解脫者無數無量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，是故如來無量最勝。其最勝者，莫能為比，譬如大海無以為比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，是故如來最勝高顯。其高顯者譬如虛空無有過者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，如來高顯眾聖中王。譬如師子為諸獸王，真解脫者諸法之王，解脫光明照一切法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，為最為上。譬如諸方以麤單曰為上，解脫最上亦復如是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，是故如來最上無上。譬如諸方麤單曰最為無上，解脫無上亦復如是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，是故如來無上常法。如諸天人死為常法，解脫常法則不如是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，是故如來常住堅固。芭蕉泡沫無有堅固，真解脫者則不如是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離諸弊漏，夫朽牆者蚊蚋所止：其解脫者則不如是，譬如畫牆無能止者，解脫如是一切惡法所不能染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無有邊際，如聚落國土而有邊際；真解脫者則不如是，譬如虛空無邊快樂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微妙不現，如鳥飛空足跡不現，解脫不現亦復如是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甚深難測，父母生養恩德甚深無能測者，真解脫者亦復如是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甚深難見，如諸眾生各各自身有如來性微密難見，真解脫者微密難見亦復如是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無能見者，猶如頂相無能見者，解脫如是非諸聲聞緣覺所見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無有窟宅，其窟宅者所居止處屋舍名稱，真解脫者則不如是，譬如虛空，二十五處生死所居永不可得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無有所取，其名取者，猶如手執阿摩勒果，真解脫者則不如是，猶如幻師所作變化無能取者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離諸雜穢，其雜穢者，猶如雜色疥癩牛皮以為衣服；真解脫者則不如是，猶如時乳一色一味，真解脫者微妙一相亦復如是，其解脫者即是如

來。其性清淨，淤泥濁水謂不清淨；真解脫者則不如是，如空中雨一味清淨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其性真妙，猶如滿月無諸雲曀，解脫如是無垢真妙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真妙恬靜，如救頭然則不恬靜，其解脫者永滅熾燃煩惱災患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其性平等，其不等者，如二狂夫其性不等；真解脫者則不如是，其性平等猶如母子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其性寂滅，得最上處無餘求想，猶如飢人得香美食飽足意滿無餘求想，真解脫者亦復如是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其性已斷，譬如鉤餌鉤繩已斷，真解脫者亦復如是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度於彼岸，譬如河流有彼此岸，無量生死名為此岸，真解脫者名為彼岸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清淨淵渟，其淵渟者非諸河水猶如大海，其解脫者亦復如是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其味淳美，如種居舍子其味轉苦；真解脫者則不如是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離諸放逸，其放逸者耽樂五欲；真解脫者則不如是，其性清淨離婬怒癡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伏諸渴愛，愛有二種，有念愛、有法愛，法愛者哀念眾生，真解脫者無有念愛離我我所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其性滅盡，一切生死習氣鉤鎖悉滅，是名解脫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為世間舍，度一切有為作覆蔭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為世間依，猶如國王遊諸國邑；真解脫者則不如是，不動快樂是名解脫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其處常安，譬如曠野險難恐怖；真解脫者則不如是，猶師子王於諸獸類無諸恐怖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離諸逼迫，猶如有人為惡獸所迫，無諸救護令度厄難；真解脫者則不如是，猶如船師得牢堅船能度大海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離諸滓濁，譬如從乳出酪，從酪出生蘇，從生蘇出熟蘇，從熟蘇出醍醐，唯有醍醐自性清淨離諸滓穢，解脫如是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伏諸高慢，譬如國王高慢自大謂無與等；其解脫者則不如是，離諸高慢無我我所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滅除無明，譬如乳酪展轉相生乃至醍醐，其醍醐者離諸滓穢自性明淨，解脫如是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離欲閑靜，無有倫匹二法等者，獨行獨步如空野象，解脫如是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離諸欺誑，解脫我所入如來藏，其諸天人阿修羅身無有堅實，猶如伊蘭蘆葦芭蕉，無有堅實離如來藏；真解脫者入如來藏，離諸虛偽斷一切有，解脫如是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入佛正法，非正法者如百葉華；真解脫者則不如是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入於一性，種種性者，一切眾生性，種種壽者，一切眾生壽；真解脫者則不如是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入於一處，於諸入門無有我所，解脫如是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是為善法，譬如孝子孝於父母，解脫如是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出於世間，於一切法出過其上，一切味中真解脫味為最第一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湛然不動，其名動者如海涌波；真解脫者則不如是，如因陀羅幢四方風吹不能

動搖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昇於法堂，世間堂者如王殿堂；真解脫堂則不如是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光明照曜，如煉真金，解脫如是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止息快樂，譬如國王敵國新伏身心快樂，真解脫者捨諸苦陰泥洹快樂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無餘畢竟，離諸結縛生死牢獄，譬如囚徒罪畢出獄，解脫如是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離諸結毒，無量煩惱毒蛇結患悉已解脫，息一切有離一切苦，得一切樂長息解脫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離婬怒癡，一切煩惱永已除盡，拔三毒根無餘解脫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離一切有，一切諸有於斯永滅，入於泥洹究竟解脫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超越諸陰，超越一切諸不善法長處解脫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離於自在，離諸我所世俗非我，真實無我佛性顯現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其性虛空，其虛空者，所有無所有皆不可得，如尼揵等有無所有，真解脫者則不如是；又其空者如蘇蜜瓶，無蘇蜜故名為空瓶，其實不空，因無物故，形色猶存當知非空，解脫不空亦復如是，有形有色，故說不空，無量煩惱二十五有生死輪轉，世界行處往來永絕，如無蘇蜜名為空瓶，滅諸過患，故名為空；如瓶色像，離世間法周旋行處，不動快樂常住不變，然彼瓶色是無常法，真解脫者常住不變，是故名曰不空之空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離處所著，處所著者，樂為帝釋大力梵王；覺慧成滿，是諸愛著皆悉解脫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無貪滅盡，一切有求貪欲永盡，脫諸習著是名為滅，其滅盡者即是解脫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泥洹快樂，其泥洹者，譬如群鹿遇諸獵師危怖殆死，逃走山野值仙人窟，便得蘇息安隱快樂，蘇息快樂是名泥洹，其泥洹者非為盡滅。於一切有無量生死顛倒煩惱怨家解脫，方便逃避得入正法仙人窟宅，牟尼止處第三歸依，蘇息快樂無量眾生，蘇息快樂名為泥洹，非為盡滅；若諸眾生得三歸依名為泥洹，豈況如來一切種智，永捨此身而非泥洹安隱快樂？入泥洹者，如人迷醉，有人來問為安樂不？彼醉解已答言安樂，如是眾生於無數劫迷醉生死二十五有，得正覺時泥洹快樂，安隱常住不動解脫，非為滅盡，其解脫者即是如來。」

爾時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不生不起即是解脫。是如來耶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如是！如是！善男子！不生不起，即是解脫，亦是如來。」

迦葉菩薩復白佛言：「彼虛空性不生不起，亦是如來耶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究竟解脫，非如虛空。復次，善男子！如加陵毘伽及命命鳥，其聲清徹，寧同鵄梟？」

迦葉白佛：「不也。世尊！其聲各異不可為比，有因緣故諸佛如來方便說喻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解音聲甚深之義，是故解脫即是如來。其如來者即是解脫，其解脫者無可為喻，諸天世人阿修羅等一切無能非喻為喻；唯有如來，為教化者能方便說，非喻為喻說解脫喻。所以者何？其解脫者即是如來，其如來者即是解脫，無二無異。所謂非喻為喻者，面如滿月。其大白象，猶如雪山。諸佛世尊亦復如是，說諸非喻為解脫喻，化眾生故方便說法及說實法。」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以何等故，二種說法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善男子！譬如有人於如來所起瞋恚心，便以刀劍加害如來，然其如來無有痛想。云何善男子，彼人當成無間罪不？」
迦葉白佛：「不也。世尊！所以者何？於長養身不傷壞者無無間罪，如來無有長養之身，名自在法身。云何傷害？以彼發心惡方便故得無間罪，是名方便法性真實。」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我所說法亦復如是。復次，善男子！如有惡人欲害其母，其母覺已遠離本處，其人不知來詣本處，加其刀杖謂為已死，其實不死。云何，善男子！此人寧得無間罪不？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不也。世尊！若殺事滿足名無間罪，而今其母陰界諸入無所傷損非無間罪，應得相似無間罪報亦名無間，是名方便法之真實。」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世尊！善說方便應以不應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有因緣故宣說解脫，有因緣故廣說諸喻，如是無量功德成就，名為泥洹，亦名如來，是則趣彼大般泥洹。今日如來當入泥洹，以是義故，名大般泥洹。」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為如來不趣滅盡，當知如來其壽無盡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護持正法應當如是，滅諸狐疑學決定智。善男子！是為菩薩摩訶薩成就四法善說《方等般泥洹經》。」
大般泥洹經卷第三

大般泥洹經卷第四

東晉平陽沙門法顯譯

四依品第九

佛復告迦葉：「有四種人，於此《大般泥洹經》，能趣正法護持正法能為四依，多所度脫多所饒益出於世間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凡夫，未離煩惱出於世間，多所度脫多所饒益。二者、得須陀洹、斯陀含果。三者、得阿那含。四者、得阿羅漢。是四種人為真實依，多所度脫多所饒益。彼凡夫人者，自持戒德威儀具足，為護法城於如來所聽受正法，誦持義味廣為人說能自少欲，復為人說大人八念，化諸犯戒悉令悔過，善知眾生種種語言，習行菩薩護法功德，是名第一凡夫菩薩；此諸凡夫未為如來之所記別為菩薩位。彼須陀洹、斯陀含者，已得正法離諸疑惑，不為人說非法經書、離佛契經世間歌頌文飾記論、畜養奴婢非法等物，是名須陀洹菩薩；雖未得第二第三菩薩住地，已為諸佛面前授記。阿那含者，已得正法離諸狐疑，不為人說非法典籍、離佛契經世間歌頌文飾記論、受畜奴婢非法等物，未起諸結能即覺知，過去諸結永不復縛，有所說法不斷佛性，德行清淨身無外病，四大毒蛇依起諸病所不能中；善說非我度我見者，離世間我而行方便隨順世間，常大乘化不說餘道，身中無有八萬戶虫無量災患，心離愛欲無惡夢想，離一切有生死恐怖，行如是者，是為第三阿那含人。不復還有名阿那含；習諸德本久遠過惡所不能染，名阿那含；是名阿那含菩薩發心受決；發心受決者，其人不久當成佛道。阿羅漢者，煩惱已盡離諸重擔，所作已作具足十地，已得記別甚深法忍，一切色像悉能化現，於諸方面隨意所欲，為如來應供等正覺，如是功德皆悉具足，名阿羅漢。是為四種人於此《大般泥洹經》多所度脫多所饒益出於世間，為天人師，如諸如來，是四種人為真實依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四種人為真實依，不可信也。所以者何？如世尊為長者瞿師羅說：『若天魔梵現身為佛，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圓光一尋現眉間相，來詣汝者，汝當覺知令彼降伏。我今聽汝伏彼弊魔。所以然者，非阿羅漢而自稱羅漢故。若使弊魔坐臥空中，左脇出火右脇出水，或舉身烔然而出煙雲種種變化，又復能說九部契經，猶不可信，是故汝當伏彼弊魔莫生疑惑。譬如有人於夜冥中賊狗入舍，其人覺知賊狗入舍，便即罵言：「賊狗出去，莫令我今須臾殺汝。」於是賊狗便疾走出不敢復還，弊魔波旬亦復如是。變化來者，汝當以我五繫之法而繫縛之，被五繫已弊魔波旬馳

走恐怖，譬如賊狗。』如是佛為瞿師羅長者說：『汝今若能降弊魔者，漸近泥洹。』以何等故，世尊今日說四種人為真實依，是故我今不生信心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如是，善男子！我說是法皆因聲聞諸肉眼輩說應降伏，非為受行摩訶衍者。諸聲聞中雖有天眼，我說是等為肉眼數。正使肉眼信摩訶衍者，我說是等為佛眼數。所以者何？是人能持摩訶衍經為佛乘故。復次，善男子！猶如大將善知兵法，教怯劣者學其武術，語其人言：『汝應如是執持刀劍鬪戰之具，當正其心如火熾然慎莫反顧。及至臨陣，各執器仗攘臂大呼，猶如猛火賊兵必退。』世雄導師為三界將，教諸聲聞降伏眾魔亦復如是。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有人種性勇猛，承習戰法無有怯劣，於諸戰士最為先首。如是，善男子習學大乘聞摩訶衍甚深契經微密之教不生恐怖，當知是人已曾供養無量諸佛，受學大乘信根堅固，億百千魔種種現化終無恐怖，亦不於彼起豪髮想；而彼魔眾見有人學摩訶衍者，則生恐怖如怯劣夫。譬如毒蛇見諸呪藥則生恐怖，天魔波旬亦復如是，億百千魔得聞如是摩訶衍經音聲香氣光明所照，離諸憍慢貢高自大。復次，善男子！猶如有人若見惡龍毒蛇師子虎豹豺狼皆悉恐怖，或聞其聲亦生恐怖，或復有人能伏惡獸；如彼丈夫見彼惡獸生恐怖者，當知一切聲聞緣覺亦復如是，若見諸魔便生恐畏，則為諸魔之所得便，如彼丈夫能伏惡獸，當知是學摩訶衍者亦復如是，能伏眾魔。既降伏已而為說法，如彼毒獸，魔波旬輩心已調伏便作是言：『我從今日於佛正法生信樂心，不復嬈亂。』當知聲聞故有煩惱習氣恐怖，摩訶衍者恐怖永斷；摩訶衍者大精進力，是故我說諸聲聞輩應當降伏莫生恐怖。如是，善男子！此摩訶衍《大般泥洹經》甚為希有，若聞是經如來長存，能信受者奇哉希有，如優曇鉢花難得值遇，此大乘經亦復如是，奇哉希有。我泥洹已遇此大乘經亦復如是，奇哉希有。我泥洹已，諸眾生等聞此經者，亦甚希有。何其怪哉，善男子！當來之世，當有眾生謗斯經者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久如當有諸眾生等謗斯經者，為何等人於當來世護持此法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我滅度後四十年中此法流布，然後便沒。善男子！譬如世間甘蔗粳米酥油乳酪以為飲食，有諸眾生服食此食而更生病，反食麁澁草木果實，如彼粳糧酥油美食等。摩訶衍經不欲聽聞，反食麁澁草木果實，諸聲聞乘永捨如是《大般泥洹經》法美食不欲聽聞。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有王居深山中，無有粳糧酥油等食，其諸人民有諸美食皆送奉王，自食麁澁草木果實，其有諸人親近王者，承王力故，初未曾見斯等食比而得食之。如是，善男子！彼四種人於

佛法中為勇猛將，彼諸菩薩摩訶薩中，若有一人出興于世在所至處，以《大般泥洹》摩訶衍經教化眾生，便自書持，若教人書，書其經卷施諸眾生；或有眾生於彼菩薩摩訶薩邊，聞般泥洹大乘法食，皆是菩薩光明神力故，使得聞此未曾有法文字句義乃至一字，如彼眾生蒙王力故得諸美食。是故，善男子！《大般泥洹》摩訶衍經在所至處，當知此地悉為金剛，其有眾生聞此法者，書持誦說乃至一字，當知舉身亦是金剛；其諸眾生薄德少福，而此大乘摩訶衍經，於自國土正法流布而不聽受，如彼眾生自國土出種種上味而不得食。哀哉眾生，聞真實義而不聽受。」

迦葉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滅後四十年中此法興世，然後便沒，其後久如復當流布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善男子！我後正法欲沒之餘八十年在，此大乘經當復流布於閻浮提，經四十年此經復沒。」

迦葉菩薩復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，此《大般泥洹經》法欲滅時當復興世，當爾之時持戒者少犯戒者多，正法欲滅正趣損減，何等人能聽受此法，能持能讀能誦能供養能解說能自書能教人書？唯願世尊分別解說，令一切眾生因此得度，有諸菩薩樂學深法，聞世尊說當隨其教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若有眾生於熙連河沙等數諸如來所發菩提心，是等眾生能於正法欲沒之時起菩薩心，雖未決定於無上道，能不誹謗此方等經。一恒河沙諸如來所發菩提心，能於正法欲滅之時，於此方等不起誹謗得信樂心，而未能為眾生廣說。二恒河沙諸如來所發菩提心，能於正法欲滅之時，於方等經不起誹謗身自受學，亦復未能為人廣說。三恒河沙諸如來所發菩提心，能於正法欲滅之時，於方等經不起誹謗，能受能說能書，而未能解義。四恒河沙諸如來所發菩提心，能於正法欲滅之時，於方等經不起誹謗，能受能說解深法義十六分之一。五恒河沙諸如來所發菩提心，能於正法欲滅之時，於方等經不起誹謗，能受能說能書能持，解深法義八分之一。六恒河沙諸如來所發菩提心，能於正法欲滅之時，於方等經不起誹謗，能受能說能書能持，解深法義四分之一。七恒河沙諸如來所發菩提心，能於正法欲滅之時，於方等經不起誹謗，能受能說能書教人書能持，解深法義二分之一。八恒河沙諸如來所發菩提心，能於正法欲滅之時，於方等經不起誹謗，能受能書教人書，能持能讀誦說能轉，能善隱密亦能守護亦能顯示，哀愍世間，普令恭敬供養經卷，轉教他人令其供養，智慧滿足解深要義，善知如來是常住法，非變易法非磨滅法，安隱快樂，善解眾生各各自分有如來性，普為開發，是諸菩薩歷事過去無量諸佛，故能護持如來正法。若復今日發菩提心者，彼於來世亦當堪能護持正法，此等及

餘諸眾生輩，汝善男子！當作是觀，於今現在及未來世，其有樂法發菩提心，當知是人為護法者。
「又善男子！有諸外道為利養故，聞佛泥洹呼謂長死，而不憂慼反更歡喜。有當來世假被袈裟，於我法中出家學道懶惰懈怠，誹謗斯等方等契經，當知此等皆是今日諸異道輩。如是無量功德成就，信此方等大般泥洹樂深法者，正使是善男子，過去曾作無量諸罪種種惡業，是諸罪報頭痛則除，或被輕易，或形狀醜陋，衣服不足飲食麁踈，求財不利，生貧賤家及邪見家，或遭王難及餘種種人間苦報，現世輕受，斯由護法功德力故。善男子！譬如霜雪，日未出時凝積不減，日光既出皆悉消盡；如是眾生造無量惡，此《大般泥洹經》日光未出，無量惡報凝積不減，此大般泥洹日光出已，無量惡報皆悉消滅。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有人出家學道，雖不持戒得與如來大眾共俱，在在處處假被袈裟受人供養，名字得入如來僧數；如是善男子，若有菩薩摩訶薩十地成滿，及諸外道能信受此摩訶衍經一言歷耳，斯等皆入如來菩薩大眾之數。正使利養為名譽故，讀誦此經但不誹謗，如是等輩，皆悉當成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道，是故我說彼四種人為真四依。彼四人中但使一人能自決定，不以世俗外道記論名如來說，是故名為真實四依，當加供養受學護法。云何供養？若有此人於摩訶衍經能受持者，應隨是人盡其形壽受學護法，從其學已增加供養。是故我說此偈：

「若知正法者，　不問其長幼，
盡心加供養，　如人事火法。
若人知法者，　不問其長幼，
盡心恭敬禮，　如天奉帝釋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佛所說，於諸師長應加恭敬禮事供養，假使長老從少者學，亦應恭敬為作禮不？若復長老雖知經法不持禁戒，年少弟子能持戒行，當敬禮不？又復白衣善知經法，出家之人從其受學，恭敬承事法應云何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其出家人於白衣所不應禮拜，非福田故；其出家人凡是長老一切福田，應當敬禮；若犯戒者是所不應。所以者何？長養草穢害穀苗故。」
迦葉菩薩復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，盡心恭敬禮，如天奉帝釋，如是二偈與義相違。若當一切禮敬長老者，諸持戒比丘多有犯罪，云何世尊，而說是偈？又復如來於此契經說犯戒者應當降伏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我為當來菩薩故說，至心恭敬禮，如天奉帝釋，此二偈說為菩薩故非為聲聞。善男子！我般泥洹後，如來正法欲滅之

時，持戒眾減犯戒眾增，其諸清淨得解脫者皆悉潛隱，諸出家者受非法財畜養奴婢。當爾之時四種人中，若有一人出興於世，信家非家出家學道，亦現同彼受非法財畜養奴婢；然是人者自能分別是法非法是律非律，悉知他人不持戒行，亦知自己所犯輕重，能知如來所應行處，解知時節方土法用，誦讀如來九部經典。時有誦習九部經典犯戒違律，是人雖知彼犯重罪，為護法故方便默然不說其過，而自謙卑從彼受學，於護法心而無所壞，當知是人為護法故出現於世。善男子！譬如有國其王命終，王子幼弱未能治國，有一野人旃陀羅種，以強力故為彼國王。時諸長者婆羅門等而作是念：『今旃陀羅主領此國，我等何緣往返承順？』便捨逃走外奔他國。彼旃陀羅王遣人追逐斷其徑路，旃陀羅王擊鼓宣令，告諸長者婆羅門等：『汝等莫去，我當與汝分國半治。』國中人民有不走者，王復語言：『諸婆羅門！汝等各各轉相告語，言：「却後七日，婆羅門等及諸士人，為旃陀羅王施設大會，當共相與往詣王所，與彼國王及其親族旃陀羅輩飲食宿止。」若有一人不從教者，我當苦治。』又復語言：『我家中有三十三天甘露之藥，其服食者能令不死，并有方論當持相與。』爾時有一縈髮梵志，專修淨行，聞王教已來詣王所，頭面禮足而白王言：『大王！當知能行不忍天下大惡則我是也，王當與我官爵奉祿，我能唱令。』王即聽許。時彼梵志，即受王命唱令國內。是時國中諸婆羅門，皆悉瞋恚呵責罵之，然其梵志猶與彼王共知國事。至於後時，大臣梵志便白王言：『我與大王共同國事至於今日，猶未體信而不見教學一術法。』王告梵志：『我當徐徐教汝術法，今我家有先王之餘甘露味藥，當共汝食。』即便以此甘露味藥，并其方術與彼梵志。梵志大臣得此甘露及方術已，為彼王合隨食之藥，王服彼藥即便命終。時梵志大臣即立先王太子還紹王位，護持先王正法治化。如是梵志大臣，非捨婆羅門法習旃陀羅法，故是梵志修行菩薩拯濟之業。國土人民歎言：『善哉！此婆羅門護持王法。』是時菩薩持正法故，為婆羅門作諸方便，立彼王子以為國王，宮中內外及諸大臣皆受正法；旃陀羅王妻子眷屬，皆與毒藥令其迷悶，然後驅出。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，現犯戒相畜養奴婢受非法財，詣彼犯戒惡比丘所，承事受學書其經卷，書經卷已轉來教授持戒者故，與彼惡人同其止宿，周旋飲食自手作食人不授食，護正法故便作方便，以諸八種非法之事而降伏之令其迷悶，不復與彼同其自恣布薩和合。降伏一切諸犯戒者，與諸清淨和合之眾布薩自恣，以摩訶衍方等術法廣為人說，安隱濟度無量眾生，是為菩薩護持正法。我為是等而說斯偈。若有比丘聞我所說，無護法心而欲方便效彼菩薩起諸過者，佛所不聽。自言菩薩而實寬縱作過

惡者，我說是等為懈怠輩，我此方便微密之教，為護法菩薩故說此偈：

「若知正法者，　不問其長幼，
盡心加供養，　如人事火法。
若人知法者，　不問其長幼，
盡心恭敬禮，　如天奉帝釋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是菩薩慢縱懈怠，於具足戒得清淨不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善男子！彼具足戒若懺悔者當言清淨。善男子！譬如坡塘破壞其水流出。所以者何？不勤修故。然善男子！坡塘破壞更修治者，其水還復。彼懈怠者亦復如是，於具足戒布薩自恣所破壞處戒水流出。所以者何？精進損減懈怠增故。然是比丘戒行損減應更修治，從彼護法諸菩薩所，改勵懺悔令得清淨。」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猶如世尊《阿摩勒果喻經》所說：『持戒犯戒其相難知。』云何分別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善男子！持戒犯戒欲知其相，依《大般泥洹經》能善分別。善男子！譬如田夫種植五穀，除麁草穢名為淨田，故有秭稗似善穀苗，至其成實草穀各異，後後方知真偽有別。護法菩薩亦復如是修田之法，先除八種麁惡罪行，除麁過已名為肉眼清淨眾僧，良福田數乃至聖果，肉眼之外名清淨僧，但除八種毒蛇大過，名為眾僧良福田數，雖未都淨已為天人之所供養為良福田，況復終成賢聖妙果清淨福田，出彼肉眼所見之表。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國中有二果樹，一名迦留，二名沾牟。迦留樹者是苦果樹，沾牟樹者是甜果樹，華葉果實狀類相似。有人不識雜取其果，詣市賣之食者多死。時有智人疑是毒果，便往問之：『汝等何處取是果來。』答言：『某方。』便語彼人：『此必雜毒故多殺人，宜速棄之。』如是，善男子！懈怠之僧成就八惡。時有持戒在其中者，如彼甜果在毒樹林，護法菩薩教令棄捨，不令信心諸弟子等，禮拜供養恭敬親近，斷慧命根墮地獄中。是故信心優婆塞等當善分別，莫見形服便相習近，當悉問之，彼為成就八種法不？自恣布薩為和合不？若彼已離八種惡法，如是等僧世尊亦受哀眾生故，於祇桓林與共和合如真金聚，當知是等所應供養。若言不受不共和合布薩自恣，當知是等非是天人所應供養，是諸比丘不應與共布薩自恣；若其問訊猶不能知，當依如來真實契經而分別之。若使愚夫不善分別而便恭敬，供施所須與相習近，我說是等當墮惡道。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雪山有好甜藥，時諸商人合持諸藥遊行而賣。時有一人不識諸藥，問彼

商人：『汝有雪山甜藥草不？』答言：『我有。』便從其買，而彼商人輒與苦藥，其買藥者求甜藥故反得苦藥。清淨眾者如雪山藥，與彼懈怠犯戒比丘而共和合，其信心者供養禮事；當知是等肉眼凡夫，猶如彼人不識甜藥，清淨犯戒其相難知，凡夫肉眼不能分別，唯天眼者乃能別知。是故成就八種惡法，雖著法服，不應受人禮拜供養，若能改悔除八種過，名清淨僧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世尊！快說斯法，我當頂受是金剛寶。」爾時迦葉菩薩復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，告諸比丘有四依法。何等為四依？於法不依人，依決定說不依未定，依於智慧不依於識，依於義不依文字；我等信此為四種依，不信四人為真實依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其名法者，即是如來大般泥洹，一切諸佛皆同此法；諸佛如來得此法已，常住不變非磨滅法。若於如來作無常想者，我說斯等非知法人為不可信。如我所說四種人者，善解如來方便密教，知諸如來是常住法，非變易法非磨滅法，諸佛如來亦復在彼。四種人數及餘眾生，於如來常住方便密教善解其義，我說斯等為根本依，當知可信。以是義故，說四種人為真實依。依於法者，是諸聲聞大德智慧，於正法中心不失念。其正法者如來常住，於此正法精勤方便，名為依法。不依人者，若當此人犯戒貪濁，復說如來是無常法，彼非可信，是故我說不依於人。

「依決定義，決定義者是菩薩也，諸聲聞等於此如來方便密教疑惑不信，大乘智海令其決定離諸疑惑。又決定者，是大乘智永離諸礙，礙者是聲聞智，其諸菩薩能以決定大乘智慧，解諸如來是常住法，是故菩薩所言可信。未決定者，是聲聞智，言諸如來穢食之身泥洹滅盡，譬如火滅則不可信，所以如來說斯等經，方便教化如或二道諸眾生輩。聲聞智者，是則有餘為非決定，是故諸聲聞名不決定數，以彼智慧不了如來大聖尊說，是故說彼為不可信，是故佛說決定義者是真四依。

「依於智慧。其智慧者，即是如來法身可信，方便身者則不可信。云何但見如來方便身已，而謂實有陰界諸入；若其無者，為何處來而今現有舍利積聚？以有舍利現於世故，謂其法身是穢食身，妄作是想，以是之故識不可信。識不可信故作識想者，當知其人亦不可信。

「依於義者，義者正義；正者滿義；滿者不消減義；不消減者如來常義；如來常者是法常義；其法常者眾僧常義；是則佛說名為依義。若有諂曲凡夫，得蒙如來慈心蔭覆出家學道，而便懈怠放捨禁戒，言佛聽我受畜奴婢諸非法財，若飢儉時言我諸弟子莫自苦困，我聽受畜奴婢錢財金銀寶物牛馬穀米買賣生利。彼作如是種種文

辭，說經律者皆不可信，信是說者當知其人亦不可信，以是義故說名依義。其非義者，言此三法是皆無常變易磨滅，是名非義，是名文字，是故說言依義不依文字。正使外道所說經義合摩訶衍者，是皆可信非為文字，是故四依乃至肉眼，四種人數為真實依。善男子！是為四依，當作是學。」

大般泥洹經分別邪正品第十

佛告迦葉：「有四種法，有魔說經，有佛說經，有諸眾生隨魔教者，隨佛教者。」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當云何而分別知？願欲聞之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善男子！我般泥洹七百歲後，如來教法從此漸滅，魔作比丘壞亂正法，為獵師相而自覆藏，作比丘像、比丘尼像、優婆塞像、優婆夷像、須陀洹像、斯陀含像、阿那含像、阿羅漢像，及作佛像；是魔波旬，作離俗相而行俗法壞亂我教。波旬說言：『如來從兜率天沒，降神來下淨飯王家，摩耶夫人愛欲和合而從彼生，若言不從愛欲生者，無有是處。同人間法，而為諸天世人阿修羅等恭敬供養。所以者何？以其宿世殖眾德本，自身妻子種種施與，故得為佛。』如是相貌，當知是為魔說經律。所以者何？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化眾生故出現於世，非為如來從其父母習愛欲生，現斯相行隨順世間；如是相貌，當知是為佛說經律。若有眾生於魔經律從而信者，當知是輩為隨魔教；若於如來所說經律從而信者，當知菩薩。又說如來出生於世，周向十方各行七步，非為示現言示現者是不可信，是等經律當知魔說；若言如來初生於世周向十方各行七步，是則如來方便示現，是等經律當知佛說。魔說經律從而信者，當知是輩為隨魔教；佛說經律從而信者，當知菩薩。又說如來往詣天廟恭敬禮拜，非是天神禮拜菩薩。所以者何？天神在前如來在後故，如是當知魔說經律；如來方便現入天廟，諸天釋梵皆悉恭敬禮侍菩薩，如是相貌為如來說。魔說經律從而信者，當知是輩為隨魔教；佛說經，律從而信者，當知菩薩。又說如來為王太子，宮人婇女五欲自娛，當知是為魔說經律；言彼如來現處深宮婇女娛樂，如棄涕唾捨家學道，如是說者當知是為如來經律。魔說經律從而信者，當知是輩為隨魔教；佛說經律從而信者，當知菩薩。
「又說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在於祇樹給孤獨園，受畜錢財金銀寶物奴婢，象馬牛羊鷄狗猫狸狖鼠，銅鐵琉璃真珠珂貝，金銀寶玉珊瑚虎珀，種種雜物種種田宅，種種販賣，畜養男女積聚穀米，如此諸物哀愍世間故皆悉受之，如是像類當知魔說。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哀愍一切諸眾生類，住那羅林，為彌羅耆羅婆羅門及波斯匿王

說言：『大王！我諸弟子受非法物，無有是處。若畜金銀奴婢象馬牛羊鷄狗猫狸狌鼠，銅鐵琉璃金銀真珠珂貝玉石珊瑚虎珀，種種雜物種種田宅種種販賣，畜養男女積聚穀米，自熟教熟學相學呪學眾鳥語，推步盈虛日月博蝕，仰觀歷數，學結華鬘工巧木作，學書占夢六十四術，服諸消食治脣齒藥，花鬘塗身諂曲徐步，現知足相而實無厭，戲笑談話，貪味飲食魚肉餚饍，合諸毒藥合諸香油，作諸樂器革屣繖蓋，竹作織作刻畫文繡，服種種藥合和諸香，學造王家談語坐起言笑宴默，學作女人華嚴飾具調戲語言，雜色衣服造金樓閣，入酒會處及婬女家，如是種種非法之物，或作或受或持施人；如是，大王！是諸像類我所不聽。所以者何？此等非法，猶如草穢害善穀苗，我聽苦治驅擯令出。』如是說者，當知是為如來經律。魔說經律從而信者，當知是輩為隨魔教；佛說經律從而信者，當知菩薩。

「又言如來不能示現入於天廟，亦復不能降伏於彼諸天人輩，亦復不能於九十六種道中出家，不能現劫成敗，不學一切諸醫方術，亦不能現為人僕使男女藥樹若王大臣，若使如來為是事者，非為如來是邪見輩；如來平等塗割處中，無怨無愛亦非有此。如是相貌，當知是為魔說經律。現入一切諸天神廟，於九十六種而現出家，現劫成敗，入諸呪術學書之堂，現為僕使為男為女，或為藥草國王大臣，現入婬舍，或為長者居士梵志貧窮男女及諸不男，周遍一切二十五有種種現化，不為彼彼之所惑亂，猶如蓮華不著塵水，當知化度諸眾生故，隨順世間，如是相貌，當知如來所說經律。魔說經律從而信者，當知是輩為隨魔教；佛說經律從而信者，當知菩薩。

「言我經律世尊所說，是罪是惡是輕是重，是名麁罪，是為性罪，是為制罪，我說戒律為是真實，汝說為實，寧捨我說取汝說乎？汝謂此律世俗論耶？我此經律如來所說，九部契經已印封竟。九部印中我未曾聞有方等經一句一字片言之音，如來說經有十部耶？方等經者其部無量，當知皆是調達所作，壞一切義而作虛說。言方等經出意妄造，我所不信。」佛告迦葉：「如是說者亂我法教，誹謗如來方等契經，如是說者，當知是為魔說經律。當來之世有如是輩，各各自言我有經律，邪說經律而共諍論。有諸比丘於九部經，表知我別說此摩訶衍方等大經，有信向心，不於戒律執著邪見，不淨威儀悉能捨離，於我法律清淨具足，猶如滿月。知一一經一一法律一一戒行，其數恒沙不可稱計，真實之義種種之義皆是佛說。若言我經律無有是戒，當知是戒非佛所說，言我限數持是戒者，當知是等為犯戒人。其有經說少欲清素合於佛語，當知此義皆是摩訶衍經之所宣說。若言如來安隱濟度一切眾生，故說如此大乘泥洹方等經者，當知此等是我弟子。其有異者，我非彼師，不於我所出家學

道，皆是邪見外道弟子。如是相貌當知是為佛說經律。魔說經律從而信者，當知是輩為隨魔教；若於如來所說經律從而信者，當知菩薩。如來成就無量功德得空無慧，為眾生說苦空非我，今已無常入於泥洹，亦不示現隨順世間；如是說者當知魔教。當知如來不可思議，無量無數功德成就為佛世尊，是常住法非變易法，非是一切如截多羅樹，而世尊說四不度法如截多羅樹，復說一一不度猶如析石，說過人法者無間等上，是過人法未得言得故，有一比丘少欲知足又多知識，若王大臣及餘世人見皆恭敬，而說偈頌讚彼比丘種種功德，言是尊者，捨此身已當成佛道。比丘聞已便作是言：『汝等莫於未得果人以道果讚歎，是多欲名字佛所不許。汝等默然，莫盡形壽為我樂法之人作多欲名字，未得道果我自知之。』而彼國王及諸大臣語比丘言：『今汝尊者便為是佛舉世悉聞，皆從汝學律經記論。』當知彼王及諸大臣，偈頌讚歎功德無量。然彼比丘修持梵行無所違犯，非為不度，不犯自稱得過人法。復有比丘廣說如來藏經，言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在於身中無量煩惱悉除滅已，佛便明顯，除一闡提。時有國王及諸大臣問比丘言：『汝當作佛不作佛耶？汝等身中皆有佛性。』彼比丘言：『不知我當得作佛不？然我身中實有佛性。』復語比丘：『汝今莫作一闡提輩，而自計數我當作佛。』比丘言：『爾！但我身中實有佛性。』然彼比丘雖作是說，非為自稱得過人法，實有佛性施戒生故。復有比丘作是思惟：『我當成佛決定無疑。』作是思惟，雖未得道果其福無量，以是義故，一切比丘皆應修行是思惟法。所以者何？八十億種不清淨法從是得離，清淨少欲悉得成就，如來真性由斯顯現，逮得百千諸法寶藏。大悲世尊而作是說。如是相貌當知如來所說經律。魔說經律從而信者，當知是輩為隨魔教；佛說經律從而信者，當知菩薩。

「又復說言，亦無四墮、十三僧殘、三十捨法、九十一墮法、眾多學法、四悔過法、二不定法、七滅諍法，無越比尼亦無麁罪，亦無五逆無謗經法，無一闡提，亦無犯此諸戒果報墮泥犁中，其諸比丘及與外道皆當生天。然佛世尊恐怖人故說斯戒律，若欲恣心極世樂者，當捨法服還受五欲，厭五欲已悔過修善。如來在世亦有比丘，受習五欲得生天上亦得解脫。古今有是，非我獨造，犯四墮法乃至五戒，及諸一切不淨律儀，受非法物皆得解脫。若作是說越比尼罪，如忉利天日月歲數，八萬四千歲墮泥犁中，諸餘篇罪差降轉重，是諸律師虛誑妄說假稱佛教是不可信。如是相貌，當知是為魔說經律。越比尼罪最為微細，若有比丘犯此一一微細律儀，知而藏覆如龜藏六，當知是輩不可習近。如我說偈：

「若犯微細罪，　默然妄語者；

不計於後世，　無惡而不為。

「斯等皆是如來教誡決定之說，況犯麁罪，戒無麁細當堅固持，為佛性故。若言九部不說眾生皆有佛性，又方等經亦說非我，是為誹謗九部契經。云何不起眾生見耶？九部經中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未所曾聞我當何取？或能自稱說過人法，當知是等如言大海無種種寶，彼雖受學九部契經，方等要藏摩訶衍海種種法寶非彼境界。然佛所說法非為一切聲聞緣覺，悉非其境界。見佛所說因緣相貌，亦復能知一切眾生有如來性，不壞吾我壽命之相，心存中道言我身中皆有佛性我當得佛。我今但當盡諸煩惱。如是說者是我聲聞，若異此者名為自稱有過人法。又復說言，我已作佛我已見法住於佛地，是為自說得過人法。其不爾者，是等不久當成佛道。如是決定甚深佛教，而諸比丘於中自說得過人法，為利養故諂曲徐步現行乞食。愚癡犯戒未得道果，而言得果向人稱說，普共聞知恭敬承事，轉增貪著伺望供養，不修法念示現威儀取悅人意，我說是輩為自稱說得過人法。復有比丘，護持正法故現求利養貪著名聲，作是思惟：『當令一切人所知識，稱歎善哉恭敬承事，我當因是降伏外道諸犯戒者，光揚如來天尊之德，廣宣《方等般泥洹經》開導眾生，善解如來所說經律及律眷屬，長養自身如來種子，速令佛性開發顯現，無量結患一時除滅。』告諸眾生汝等皆成如來之性。滅諸煩惱，心在護法而作是說。我說斯等為菩薩也，以護法故無有自稱得過人法。越比尼罪，如忉利天數八萬四千歲在泥犁中，何況麁罪。其摩訶衍有麁罪者皆當驅出，有所取者便是麁罪；人所受護塔物取如芥子，及不問主而取經卷者皆是麁罪；賊心壞塔，亦犯麁罪，悉應驅出。若王大臣有故塔寺，欲作供養為舍利故，或恭敬故立一比丘為經營主付其錢物，而彼比丘輒取自用令主呵責，是等比丘亦應驅出；正使不男及二根者皆應驅出。所以者何？越五戒故。乃至蟻子皆當慈心施以無畏，是沙門法。設有酒香亦隨遠離，是沙門法。正使夢中猶不妄語，是沙門法。夢中不與女人同處，是沙門法。若於夢中與共同處，雖不犯戒，如香華等令人寬縱，心起放逸，皆由晝見心隨生故則有夢想，彼夢覺已亦增亂念，以食子想而行乞食。云何而令恣心得生？夢中生心應速除滅。如是相貌當知是為如來經律。魔說經律從而信者，當知是輩為隨魔教；佛說經律從而信者，當知菩薩。

「言如來聽受大人坐法，行止威儀受不言法，投巖飲毒斷食殺生，繫縛眾生自治身體，作茂羅業呪術蠱道，旃陀羅等不男二根支節不具皆聽出家；愍眾生故，乳蜜綿繒珂貝皮革諸穀米等悉不服食；於諸草木作壽命想，慈悲心故；泥洹長滅；如是相貌，當知是為魔說

經律。除大人坐四種威儀，若言我聽飲毒入火斷食投巖殘殺眾生，作茂羅業呪術蠱道，乳蜜綿繒珂貝穀米作熟肉想，一切草木作壽命想，如是說者我所不聽。作是說者，當知是輩外道弟子；隨我所聽而能行者，是我弟子。不說四大有壽命想，如是說者，當知是為佛說經律。如是比說眾多無量。魔說經律從而信者，當知是輩為隨魔教；佛說經律從而信者，當知菩薩。善男子！如是所說是為魔所說經、佛所說經差別之相，當分別知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我等今日始解如來甚深之說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當作是學，是為黠慧。」

大般泥洹經卷第四

大般泥洹經卷第五

東晉平陽沙門法顯譯

四諦品第十一

爾時佛告迦葉：「善男子！若使是苦名苦諦者，地獄畜生皆有苦諦。名苦諦者，謂知如來常住法身非穢食身。眾生不得如來尊智，知苦故以非法為法，久遠癡愛煩惱結縛，彌劫生死苦輪常轉。假使如來常住二字暫經耳者，欲生天上及求解脫，必得聖果自然快樂。智者自知，皆由如來常住之音暫經耳故得此妙果，久遠以來不知如來常住法故，往返無量生死苦惑，如是知苦為知苦諦。若異此者非知苦諦。苦集諦者，諸法之實，不知實故增其愛集，畜養奴婢諸非法物，非法為法而生妄取，正法則滅，以無智故長處生死輪轉苦惑，當知是等為壞正法，終不得果生天解脫。不知苦集真實相故為壞正法，妄說之報亦復長夜生死苦惱，如是知者為知集諦。若異此者不名知集。苦滅諦者，若修行空一切盡滅壞如來性，若修行空名滅諦者，彼諸外道相違義者，亦修行空得滅諦耶？當知一切皆有如來常住之性，滅諸結縛煩惱永盡，顯現如來常住之性，起於一心便得妙果，常樂自在名法自在王，是為修行苦滅聖諦。若復修行於如來性作空無我相，當知是輩如蛾投火。名滅諦者，是如來性，是如來實，滅除一切無量煩惱。所以者何？是如來性因故，如是知者為知如來平等滅諦。若異此者不名知滅。苦滅道者，如來法僧解脫之性，此四種法名為道諦。於四種法不知實故，長處生死無量苦惑。於生死中能勤修行，了知如來法僧解脫，是常住法，非變易法非磨滅法，不盡不壞，起於一心得微妙果快樂自在。於此常住不空四法作非法想者，當知是輩得邪見果報。苦滅道者，於此三法作常住修者，是則名為知苦滅道諦。如是修行常住想者，當知是等是我弟子知四真諦，是為菩薩知四真諦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始知修四真諦。」

大般泥洹經四倒品第十二

佛復告迦葉：「所謂顛倒，苦有樂想，如來無常滅盡泥洹，如薪盡火滅則為大苦，而作是想，如來無常，是為顛倒，樂有苦想。於如來長存作眾生見，是為顛倒。於三有苦而作樂想，是亦顛倒，是為第一顛倒。無常常想顛倒，常無常想顛倒。常無常想者，如來泥洹修極空想，是為顛倒；修極空已，短壽眾生便得長壽，於是修果謂

常存法，名為顛倒，是名第二顛倒。非我我想顛倒，我非我想顛倒；言一切世間有我，是為顛倒；佛說如來性是真實我，而於此義作非我修，是名第三顛倒。淨不淨想顛倒，不淨淨想顛倒；如來常住非穢食身，而肉眼者言穢食身非清淨法，法僧解脫亦當滅盡，是名顛倒；諸不淨身無一淨想，愚癡倒惑而起淨想，是名第四顛倒。如是，善男子！是名四顛倒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我從本來常著顛倒，而今始知如來正見。」

大般泥洹經如來性品第十三

迦葉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有我，二十五有，為有為無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真實我者是如來性，當知一切眾生悉有，但彼眾生無量煩惱覆蔽不現。譬如貧家舍內有珍寶藏而不能知，時有一人善知寶相語貧子言：『汝為我作，我當與汝錢財寶物。』貧子答言：『我不能去。所以者何？我先家中有珍寶藏不能捨去。』彼人復言：『汝愚癡人不知寶處，且與我作，給汝珍寶用之無盡。』便從其語。然後彼人出其宅中珍寶與之，貧人歡喜起奇特想，知彼士夫實可依怙。一切眾生亦復如是，各各皆有如來之性，無量煩惱覆蔽隱沒不能自知；如來方便誘進開化，令知自身有如來性歡喜信受。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母人生子尚小而便得病，藥師方便為合良藥，蘇乳石蜜令子服之，語其母言：『慎莫與乳，令子藥消然後與之。』復合苦藥塗其乳上。子欲飲乳，聞苦藥氣即便捨去，知其藥消然後洗乳令子乳之。如是，善男子！如來誘進化眾生故，初為眾生說一切法修無我行，修無我時滅除我見，滅我見已入於泥洹，除世俗我故說非我方便密教，然後為說如來之性，是名離世真實之我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人初生時智慧尚少，漸漸長大智亦隨明，若有我者始終應一，以彼智慧漸漸增故，當知無我。又復我者應無生死，而有生死，當知無我。若使一切皆有如來性者應無有異，而今現有長者梵志剎利居士旃陀羅等，諸眾生類種種異業受身不同，若使眾生有如來性者應當同等，而今不同，故知無有如來之性。若復真實有如來性，不應殺盜作諸種種不善惡業，若當眾生有如來性，聾者應聽盲者應視啞者應言；若使各有如來性者，為住何所？彼和合身青黃赤白，於種種色，為住一處為遍身中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譬如國王有大力士摩尼寶珠能除毒痛，繫著頭上與敵國共鬪，為彼所繫摩尼寶珠陷入身中，血肉皮覆遂失寶珠，求覓不得便作失想。時有良醫，來為治病。因語醫言：『我有寶珠遂便忘

失，處處求覓不知所在？當知財寶非常之物如水上泡，速生速滅虛誑如幻，如是永作失寶珠想。』良醫答言：『寶珠不失莫作失想，汝因鬪時珠入身中，血肉皮覆是故不現。』彼人不信而謂醫言：『血肉之中何處有珠？是虛言耳。』時彼良醫即為出珠，彼得珠已方信良醫所知奇特。一切眾生亦復如是，各各皆有如來之性，習惡知識起婬怒癡墮三惡道，乃至周遍二十五有種種受身。如來之性摩尼寶珠，沒在煩惱婬怒癡瘡，不知所在。於世俗我修無我想，不解如來良醫方便密教，作無我想而不能知真實之我；於是如來復為方便，令滅無量煩惱熾然，開示顯現如來之性。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雪山有好甜藥名為上味，轉輪聖王未出世時隱沒不現，其諸病者皆詣藥所，掘地埋筒以承藥汁，或得甜味或得苦味，或得辛味或得酢味，或得醎味或得淡味，而諸病者得此諸味，不得真實上味之藥，掘地不深薄福德故。轉輪聖王福德力故，出於世時便得真實上味之藥。如是，善男子！如來性者多種之味，無量煩惱愚癡覆蔽，是故眾生不得上味如來之性，種種行業處處受身。彼如來性無可殺害，其諸死者名為壽短，如來之性名為真壽，不斷不壞乃至成佛。如來之性無害無殺唯長養身，有害有殺如諸病人作眾邪業，種種報應剎利梵志，乃至生死二十五有，不得真實如來性故。復次，善男子！如人穿地求金剛寶，手執利鑿鑿堅土石悉能令碎，唯有金剛莫能斷截；如來之性亦復如是，天魔利劍所不能傷，唯長養身受其傷壞非如來性。是故當知如來之性無害無殺，是為如來決定之教，方等契經甘露毒藥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方等契經甘露毒藥，義何所趣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善男子！汝今諦聽當為汝說。」

爾時世尊，即說偈言：

「或有食甘露，　而得長仙壽；
有人服甘露，　傷壽而早夭。
或因飲毒死，　或緣飲毒生。

「其甘露者，是摩訶衍無礙之智；其毒藥者，亦是摩訶衍無礙之智。猶如醍醐蘇油石蜜，食之不消名為毒藥，食之消者名為甘露。無智眾生不解方等大乘密教，則於是人名為毒藥。聲聞緣覺住大乘法，及諸菩薩人中之雄名為甘露，譬如乳牛雖色不同其乳一味。如是，迦葉！當知菩薩成無畏者之所歸依如來法性，彼性我性皆同一味。」

於是迦葉菩薩，即說偈言：

「我今歸三寶，　甚深如來性；
自身如來藏，　佛法僧是三；
如是歸依者，　是名最上依。」

爾時世尊復為迦葉而說偈言：

「不知三寶者，　何名知歸依？
依義尚不了，　云何知佛性？
若以歸依佛，　是為最吉安；
復有何因緣，　而復歸依法？
歸依於法者，　是為自心想；
復有何因緣，　而歸於眾僧？
不信歸依佛，　決定真實者，
三寶如來性，　何由能悉知？
云何未知義，　而生豫計想？
佛法比丘僧，　三寶之梯橙；
猶如不懷妊，　而作生子想。
如是思惟者，　但增其惑亂；
如人尋空響，　離真優婆塞。
當勤求方便，　大乘決定義；
如來隨順說，　令汝除疑網。」

迦葉菩薩復說偈言：

「為優婆塞法，　歸依於佛者；
一切諸天神，　不生歸依想。
為優婆塞法，　歸依於法者；
不以害生法，　而為非法祠。
為優婆塞法，　歸依於僧者；
不於眾邪道，　請求良福田。
是故歸三寶，　除俗三非法；
此三歸法者，　亦是如來說。
我昔由此法，　今得安隱處；
汝等亦當行，　終歸至我所。
如是平等路，　汝等隨行者；
疾得免眾苦，　輪迴生死惑。
如來之性者，　亦從世尊說；
我及諸眾生，　同此如來性。

諸佛隨順道，　我等悉由之，
乃至諸魔天，　亦有此甘露，
終歸同諸佛，　離有牟尼尊。」

爾時世尊復為迦葉重說偈言：

「汝莫如聲聞，　童蒙之智慧，
唯是一歸依，　當知非有三。
如是平等道，　佛法僧一味；
為滅癡邪見，　故立此三法。
汝今欲示現，　隨順世間者；
應當從此教，　歸依於三寶。
若人歸依佛，　便為歸依我；
歸依等正覺，　正覺我已得。
分別歸依者，　則亂如來性；
當於如來所，　而作平等心。
合掌恭敬禮，　則禮一切佛；
我與諸眾生，　為最真實依，
清淨妙法身，　我已具足故。
若禮舍利塔，　應當敬禮我；
我與諸眾生，　為最真實塔，
亦是真舍利，　是故應敬禮。
若歸依法者，　應當歸依我；
清淨妙法身，　我已具足故。
我與諸眾生，　為最真實法；
若歸依眾僧，　亦當歸依我。
諸餘一切眾，　皆佛僧所攝；
我與諸眾生，　為最正覺僧。
無目眾生類，　為之生道眼；
是故聲聞眾，　及諸緣覺僧，
如來僧悉攝，　歸依最真實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如是，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當作是念，正使不善無知積聚，應作是知我有佛性，如彼健士鬪戰之時，當知我為軍中之將，為一切眾所依怙者。譬如王子為太子時，應當自知我為一切王子之上，當紹王位為諸王子作真實依，終不生心作下劣想。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，立金剛志超彼三法，如彼王子成就無畏，於三法中離種種想，如來最上猶如頂相最為第一，非佛非法非

比丘僧，種種差別如梯橙也。為世間依度世間故，於真實法示現種種，而為三法誘化童蒙無知眾生，令入大乘深利智慧。」
迦葉菩薩復說偈言：

「知此真實義，　而問於如來；
欲顯發菩薩，　勇猛離垢故。
善哉世尊說，　菩薩之所行；
大乘深利智，　如練金剛慧。
善哉世尊說，　安立諸菩薩；
如來善顯示，　我今亦當然。
一切眾生類，　悉應自觀察；
自身如來藏，　皆是三歸依。
一切眾生類，　信受此經者；
若已離煩惱，　及諸未離欲，
皆當歸自身，　如來微妙藏。
唯是正歸依，　無二亦無三；
所以然者何？　世尊廣分別。
各各自身有，　如來微妙藏；
以知此義故，　不復歸於三。
我已為一切，　世間真實依；
法及比丘僧，　一切攝受故。
聲聞辟支佛，　皆悉當敬禮；
以是諸菩薩，　正向大乘道。
如是如來性，　為不可思議；
具三十二相，　八十種好故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其諸菩薩應如是學甚深利智。復次，善男子！我當更說入如來藏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有我長存者，　終不經苦患；
若使無我者，　空為修梵行。
一切法無我，　是名斷滅教；
言我長存者，　則為計常說。
一切法無常，　是則為斷說；
一切法常者，　是則為常說。
一切法是苦，　是則斷滅說；
一切法是樂，　是則計常說。
一切修常想，　是疾得斷說；

一切修無常，　是疾得常想。
譬如拆樓蟲，　得一速望二；
如是修常者，　是速得斷滅。
若修斷滅者，　亦疾得常想；
如是所說喻，　得一更求餘。
異法修苦者，　則說不善分；
異法修樂者，　是則說善分。
異法修無我，　無量諸煩惱；
異法修常存，　佛性及涅槃。
異法修無常，　則身不堅固；
異法修常者，　如來等三寶，
及平等解脫，　是諸法真實。
如來之所說，　不同於彼喻；
當知除二邊，　處中而說法。
計常及斷滅，　是見二俱離；
世間凡愚輩，　於佛說迷惑。
喻如羸病人，　頓服蘇迷亂，
有無增其患；　譬如重病人，
四大互增損，　而不等和合。
痰癊增不息，　風種起燒然；
風癊已違諍，　涎唾亦復增。
如是不和合，　舉體發狂亂；
良醫善方療，　隨順安四種；
除滅一切病，　悅樂全身強。
如四大毒蛇，　無量煩惱患；
良醫善方療，　平等性安隱。
其平等性者，　是名如來藏，
得聞如來性，　離於一切界。
常住不變易，　有無等不著；
凡愚而妄說，　不了微密教。
如來為眾生，　方便說身苦；
凡愚不能了，　謂我身斷滅。
慧者了真諦，　不總一切受；
能知我身中，　有安樂種子。
聞我為眾生，　方便說無常；
凡愚謂我身，　如陶家坏器。
慧者能諦了，　不總一切受；
能知我身有，　微妙法身種。

聞我為眾生，　方便說非我；
凡愚謂佛法，　一切無我所。
智者能諦了，　非盡假名說；
不惑於清淨，　如來真法性。
聞佛為眾生，　方便說空教；
愚夫不能知，　謂悉言語斷。
慧者能諦了，　不總一切受；
知如來法身，　長存不變易。
聞我為眾生，　方便說解脫；
愚夫謂佛身，　解脫悉磨滅。
慧者能諦了，　不悉往來斷；
如來人師子，　自在獨遊步。
我為眾生說，　無明緣諸行；
凡愚不能知，　謂是為二法。
慧者能諦了，　明非明雖異；
解脫真實法，　則無有二相。
緣諸行生識，　凡愚謂為二；
慧者知行緣，　雖二而不二。
十善及十惡，　凡愚隨二相；
慧者能諦了，　雖二而不二。
有罪及無罪，　凡愚謂為二；
慧者能諦了，　自性則不二。
清淨不淨相，　凡愚謂為二；
慧者能諦了，　自性則不二。
作者及不作，　說一切諸法；
凡愚不能知，　謂為是二法；
慧者能諦了，　自性則不二。
說一切諸法，　為苦及樂分；
凡愚不能知，　謂為是二法；
慧者能諦了，　自性則不二。
我為眾生說，　一切行無常；
凡愚不能知，　總修如來性；
慧者能諦了，　自性則不二。
我為眾生說，　一切法無我；
凡愚不能知，　謂佛說無我；
慧者了自性，　我非我無二。
無量無數佛，　說是如來藏；
我亦說一切，　功德積聚經；

我非我不二，　汝等善受持。

「善男子！當憶念一切功德聚經，我說《般若波羅蜜大經》不二，彼如是說我非我不二，譬如從乳出酪、從酪出生蘇、從生蘇出熟蘇、從熟蘇出醍醐，為始終是一，為從餘處來？若即是一者即作本事，若乳即為酪者。然今乳時而無酪相，如是因緣展轉相生，非已有故而言展轉，若餘處來者，彼在何處住？當於乳時不見酪等從餘處來，彼一切分皆有醍醐自性，但諸過覆故異分現。牛食過故乳則血氣，牛食甘草乳則甜香，牛食苦草乳有苦味，於雪山下有甘澤草，牛食是草出成醍醐不作餘色。當如牛食種種味草，則有種種異色，明及無明不二之法，亦復如是。行業過故明非明轉，一切善法及不善法皆無有二，是故當知，如來之性如彼醍醐，自性清淨煩惱過故，有異相現。譬如人言大海水鹹，非為一切其水悉鹹，其中亦有八味之水。譬如雪山多諸毒草，而彼雪山先有良藥；一切眾生身亦如是，四大和合譬如毒蛇，然此身中先有佛性，如彼良藥，其如來性始終常有非作所作，但無量煩惱中間競起，凡諸眾生欲求佛者，當除無量煩惱結患。譬如春月興大雲雷而未降雨，草木華果皆未萌芽，夏時大雨一切扶疏；如來之性亦復如是，無量煩惱結患所覆，雖聞契經及諸三昧，猶故不知如來之性，以不知故而起於我及非我想。大般泥洹方等契經，密教法藏聞于世間，眾生聞已如來之性，皆悉萌芽能長養大義，是故名為大般泥洹。如是，善男子！其有眾生學此方等般泥洹者，名為畢報如來之恩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善哉，世尊！如來之性於諸聲聞及辟支佛，甚為難見難得之寶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如是！如是！善男子！我亦常說甚為難見。譬如有人膚翳覆眼不見五色，就彼良醫為治其目，翳便為除少分膚肉，而以一物示之令見，彼視惑亂謂二謂三，久久諦視髣髴見之。如是，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淨治道地成就十住，於自身中觀察如來真實之性，猶為無我輪之所惑，況復聲聞及辟支佛而能知之。當知，善男子！如來之性難見如是。又如有人仰觀飛鳥，遠則不識為是為非，極明其目髣髴識之；十住菩薩亦復如是，於自身中觀如來性，猶生惑想久乃髣髴，況復聲聞及辟支佛。又復如人痰癊增故，迷於諸方欲有所至，心心相續專念記識猶失徑路；十住菩薩亦復如是，於自身中觀如來性，專心方便猶有惑亂，況復聲聞及辟支佛。復次，如人遠行曠野熱渴所亂，遠見野馬或謂為水，或謂林樹或言聚落；十住菩薩亦復如是，於自身中觀如來性亦生惑想。復次，譬如有人登高臨下遠觀佛塔，或作水想或謂虛空或謂屋舍，或謂野馬山石草樹，方便諦觀乃知是塔；十住菩薩亦復如是，於自身中觀如來性猶

生惑想，方便極視乃知真實。復次，如人船行大海，遠見城郭而生惑想，或謂虛空或言物像；十住菩薩亦復如是，於自身中觀如來性，亦生惑想。復次，譬如王子竟夜觀伎，至日光現見人生惑親作他想；十住菩薩亦復如是，於自身中觀如來性，亦生惑想。復次，譬如大臣往詣王所諮詳王事，夜闇還家於電光中，若見白牛而生惑想，或謂屋舍或謂丘塚；十住菩薩亦復如是，於自身中觀如來性，亦生惑想。復次，譬如持戒比丘自漉淨水，復重諦視若見微毫，或謂為虫或謂塵末；十住菩薩亦復如是，於自身中觀如來性，亦生惑想。復次，如人觀高山頂，若有行人或謂禽獸；十住菩薩亦復如是，於自身中觀如來性，亦生惑想。如人目患夜闇觀畫，或謂人像或謂神像，或謂佛像或謂釋梵諸菩薩像；十住菩薩亦復如是，於自身中觀如來性，亦生惑想。如是，善男子！如來之性甚深難見唯佛境界，非諸聲聞及辟支佛所能知見。如是，善男子！如來教法，慧者所知，應當信受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，如來之性甚深微妙，諸肉眼者云何得見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譬如非想非非想天，唯佛境界，一切聲聞及辟支佛云何能見？但彼隨順如來契經，信心方便然後等觀。如是，善男子！一切聲聞及辟支佛，當於《方等般泥洹經》而生信心，知其自身有如來性，是故當知如來之性唯佛境界，非諸聲聞及辟支佛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間眾生皆言有我。此義云何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譬如一時二人為友，一是王子，一貧窮人，結好往來。其王子者有調伏咒，貧人見之，彼於後時共至他國，於一客舍暮共止宿，而彼貧者於夢中言：『咒來咒來。』聲徹于外。時有人聞將至王所，以其所聞具白國王。王即問言：『何處有咒？』時彼貧人便白王言：『我無咒也，善知識有，我曾見之。』王即復問：『其狀云何？』復白王言：『其角似羊。』作是語已王語貧人：『汝自還去，何處有咒？彼亦無有為虛說耳。』而咒似羊傳於天下。如是不久其王命終，太子即位亦訪求咒而不能得。次後其子續立為王，亦復如是求咒不得，展轉相傳恒於咒上而作羊想。如是菩薩摩訶薩出於世時，為眾生說真實之我，其無知者聞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不知其真便妄想說，我如寸燈在於心中，種種眾生我人壽命，如彼夢說展轉相承皆起邪見，計有吾我求吾我性，不得實我作無我說，而諸世間一切眾生常作妄想計有吾我及無我想。如是，善男子！我說如來之性最為真實，若世間說我隨順法者，當知是則為離世俗，當知皆是菩薩變化現同俗說。」

大般泥洹經文字品第十四

佛復告迦葉：「一切言說呪術記論，如來所說為一切本。」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其義云何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初現半字為一切本，一切呪術言語所持真實法聚，童蒙眾生從此字本學通諸法，是法非法知其差別，是故如來化現字本不為非法。」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字本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初十四音名為字本，是十四音常為一切不盡之本。不盡有何義？不破壞義、不漏義、如來義、名不盡義。如來法身金剛不壞，故名不壞。如來無有九道諸漏，故名不漏。如來常住，故說不盡無作之義。初短阿者吉義，吉者三寶義。次長阿者現聖智義，其名聖者離世間數，清淨少欲能度一切三有之海，故名為聖。聖者正也，能正法度行處律儀及世間法度，是其義也。復次，阿者，有所長養皆依於聖，一切真實正行之本，孝養二親皆依是知，曉了正法住摩訶衍。善男子、善女人、持戒比丘及菩薩，如是所行皆名依聖。又復，阿者，世界言語法之所依，如言善男子阿伽車，如言男子莫作阿那遮邏，是故阿者亦是世間言語所依。
「短伊者，此也，言此法者是如來法，梵行離垢清淨，猶如滿月顯此法故，諸佛世尊而現此名。又復，伊者，言此是義此非義，此是魔說此是佛說，依是分別故名為此。其長伊者，名為自在，名大自在，自在梵王能於如來難得之教，以自在力護持正法，以是之故名為自在。又復，伊者，於此自在《大乘方等般泥洹經》自在攝持，令此教法自在熾然，令餘眾生自在受學此方等經。又復，伊者自在，方等能除伊者嫉妒邪見，如治田苗去諸穢草，如是等比，是故如來說伊自在。
「短憂者，上也，於此契經說最上義，其諸聲聞及辟支佛，所未曾聞一句一字片言歷耳，譬如諸方，欝單越為福德之上，大乘方等亦復如是，一言歷耳，當知是等人中之上為菩薩也，是故如來說此憂字。長憂者，如香牛乳，其乳香味是大乘經最為上味，廣說如來真實之性，非法憍慢皆悉消滅。又復，憂者，名為大憂，於如來藏慧命根斷著無我說，當知是等名為大憂，是故說憂。
「咽者，是也，言是佛法，如來泥洹，亦說是法。咽者，如來也，有來去義，以是故說如來如去。烏者，下也，下賤煩惱悉除滅已名為如來，是故說烏。炮者，是摩訶衍，於十四音炮為究竟，是故說名為摩訶衍。於一切論為究竟論，是故說炮。安者，一切也，如來教法離於一切錢財寶物。安者，遮義，一闡提義。最後阿者，盡也，一切契經摩訶衍者，最為窮盡。
「迦者，一切眾生如一子想，於諸一切皆起悲心，是故說迦。呿者，掘也，發掘如來甚深法藏，智慧深入無有堅固，是故說呿。伽

者，藏也，一切眾生有如來藏是故說伽。重音伽者，吼也，常師子吼說如來常住。俄者，脆也，一切諸行速起速滅，故說為俄。
「遮者，行也，成就眾生故名為遮。車者，照耀，如來常住之性，是故說車。闍者，生也，生諸解脫非如生死危脆之生，是故說闍。重音闍者，燒也，一切煩惱燒令速滅，故說為闍。若者，智也，知法真實是故說若。
「吒者，示也，於閻浮提現不具足，而彼如來法身常住，是故說吒。吒者，示滿足也，平等滿足是故說侘。茶者，輕仙不沒，是故說茶。重音茶者，不知慚恥，重恩不報是故說茶。挐者，不正可如諸外道，是故說挐。
「多者，遮一切有令不相續是故說多。他者，無知也，如蠶虫作繭，是故說他。陀者，於摩訶衍歡喜方便，是故說陀。重音陀者，持也，護持三寶如須彌山不令沈沒，是故說陀。那者，如城門側因陀羅幢，竪立三寶，是故說那。
「波者，起顛倒想，三寶沈沒而自迷亂，是故說波。頗者，世界成敗持戒成敗自己成敗，是故說頗。婆者，力也，如諸如來無量神力非但十力，是故說婆。重音婆者，能檐正法為菩薩道，是故說婆。摩者，限也，入菩薩法限自強其志為眾重檐，是故說摩。
「耶者，習行菩薩四種功德，是故說耶。羅者，滅婬怒癡入真實法，是故說羅。輕音羅者，不受聲聞辟支佛乘受學大乘，是故說羅。和者，一切世間呪術制作，菩薩悉說，是故說知。
「賒者，三種毒刺皆悉已拔，是故說賒。沙者，滿義，悉能聞受方等契經，是故說沙。娑者，竪立正法，是故說娑。呵者，驚聲也，怪哉諸行悉皆究竟，怪哉如來而般泥洹離諸喜樂，是故說呵。羅(來雅反)者，魔也，天魔億千無能破壞如來正僧，隨順世間而現有壞，又復隨順世間現為父母諸宗親等，是故說羅(來雅反)。
「薆薆樓樓，此四字者，長養四義佛及法僧，示現有對隨順世間，示現有對如調達壞僧，僧實不壞如來方便示現壞僧，化作是像為結戒故，若知如來方便義者，不應恐怖，當知是名隨順世間，是故說此最後四字。
「吸氣之聲、舌根之聲、隨鼻之聲，超聲長聲，以斯等義和合此字，如此諸字和順諸聲入眾言音，皆因舌齒而有差別。因斯字故，無量諸患積聚之身，陰界諸入因緣和合，休息寂滅入如來性，佛性顯現究竟成就，是故半字名為一切諸字之本。若觀法實及如來解脫，亦無文字言語之相，字相味相皆悉遠離，是故一切遠離名為解脫。其解脫者即是如來，因是半字能起諸法，而無諸法因字之想，是名善解文字之義。若異是者，不解文字分別諸法是法非法，如來之性三寶解脫，而不能知是經非經、是律非律、魔說佛說，悉不能

知，我說是等不知字故。是故，善男子！汝等應當善學半字，亦當入彼解文字數。」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當善學斯等半字。今我，世尊！始為佛子得最上師，我今始入學書之堂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樂修正法應當如是。」

大般泥洹經鳥喻品第十五

佛復告迦葉：「鴈鶴舍利鳥者，所謂種種無常苦空非我等法，如眾鴈鶴舍利之鳥。」
迦葉白佛：「此義云何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有法無常有法是常，有法是苦有法是樂，有法是我有法非我。譬如田夫種殖五穀及諸果樹，從其萌芽乃至華葉，其人恒作非常之想，至其成熟收其果實，得受用時而生常想。所以者何？真實現故。」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五穀之常，與如來同不磨滅耶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猶以如來喻須彌山，其須彌山世界敗時豈不壞耶？善男子！莫於譬喻而生是問，一切諸法悉歸磨滅，唯有泥洹是常法耳，隨世言說以彼為喻。」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善哉斯說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如是，善男子！一切契經修諸三昧，乃至未聞《大般泥洹》方等契經，諸眾生等修無常想。聞此經已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所懷煩惱疑結永離，曉了常法。所以者何？各於自身如來之性，得顯現故。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金師銷鎔其金，至器未成作非常想，寶器成已常得受用。如是，善男子！一切契經修諸三昧，乃至未聞《大般泥洹》方等契經，其諸眾生修無常想。聞此經已，所懷煩惱疑結永離，曉了常法。所以者何？各於自身如來之性，得顯現故。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有人種甘蔗胡麻乃至未熟，常作種種諸味之想，麻油石蜜成已乃知真味。如是，善男子！一切契經修諸三昧，乃至未聞《大般泥洹》方等契經，其諸眾生修無常想。聞此經已，所懷煩惱疑結永離，曉了常法。所以者何？各於自身如來之性，得顯現故。譬如百川皆歸于海，如是一切契經及諸三昧，悉歸《方等般泥洹經》。所以者何？如來之性究竟說故，是故我說有法無常有法是常，如舍利鳥。憂悲劍刺如來已斷，而於此論多有疑者，然其如來現有憂悲，非如人天及餘眾生之憂悲也。如非想處云何有想？若無有想不應有壽，有壽無想，何有想陰界入之名？又如林樹皆有神依，若神依樹，為依根莖為依枝條？如是諸處悉皆不現，為依何住？如是如來教法甚深，當知如來現有憂悲，於羅睺羅

而起慈心，乃至非想非非想處亦復如是，唯佛與佛乃知此義，斯等皆是諸佛之法，尚無心意何有憂悲？憂悲若無教法相違，如一子想是則空言，說一切法皆不可信；但如來所說不可思議，諸佛教法亦不可思議，如來佛法不可思議，是為真實。譬如虛空不可於中造立宮室，而諸幻士能於中造，凡愚見已而作是念：『云何空中而得安立如心意轉？』如是所說尚無心意何有憂悲？憂悲若無，羅睺羅喻是則不實，如虛空中如來憂悲則不可得。如其幻化隨心意轉，如來則有憂悲之想，聞般泥洹而作是念：『何有憂悲？』聞其轉者常有憂悲，是故如來常住，若無常者無有憂悲，而今如來非是無常，如來憂悲及無憂悲悉不能知。下者知下不知中上，中者知中下不知其上，唯有上者一切悉知；其諸聲聞及辟支佛各各自知，而不能知如來境界，如來悉知是故名為離諸障礙。譬如幻士種種現化，如來亦然，種種示現隨順世間，能知是者名為黠慧。肉眼凡夫無想之想非其境界，而於如來作憂無憂想，是故我說，有法是我有法非我如舍利鳥。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鴈鶴及舍利鳥，於夏月雨時江河漫溢，選擇高處而安其子然後遊行。如是如來出興于世，化無量眾令入正法，為受化者方便說法，或說苦法或說樂法，有為諸行是名為苦，泥洹極樂離有為行說名為樂。」
迦葉白佛：「其義云何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所謂如如。」
迦葉白佛：「云何眾生得泥洹樂？」
佛言：「迦葉！如我先說一切諸行無生老死，所謂：

「若無放逸，　是處不死；　若其放逸，
是為死徑。　無放逸者，　得不死處；
若放逸者，　常處生死。

「若放逸者是有為行，彼有為行則為苦法，非泥洹者是為死處。若作放逸是名作行，當知是行則為大苦。不趣泥洹是為死徑，無放逸者是不作行，雖復作行亦不生死，是名金剛不壞之身。其世俗者是名放逸，離世俗者是無放逸，離生老死泥洹快樂，是故如來有說苦法有說樂法、有說非我有說是我，如鳥飛空不見其跡，無有天眼煩惱未斷，不自見身如來之性，是故我說有法無我，為煩惱故說微密教，其諸眾生無有天眼而計吾我，無量煩惱造有為行，故為彼說諸法無常，是故我說有法無常。

「猶如明目住山頂，　諦了其地愚夫等；
如來道眼昇慧臺，　無憂憂念群生類。

「如是無量煩惱悉滅，名住山頂，觀其無量煩惱熾然，下劣眾生誰為登慧臺？何名為無憂？若無憂者，云何名為憂念世間？若泥洹滅盡，何有觀愚者？若使如來泥洹滅盡，云何能昇智慧高臺？若當泥洹，云何山頂能觀其下？智慧臺者，謂滅盡泥洹無憂憂念者，謂是如來憂念世間無量群生。山頂者，謂解脫；住者行人；地者有為行；愚者無巧方便說；諦了者正覺也；如來者，憂苦永離是常法故，以自離憂見被利刺，憂惱眾生為之生憂，若使如來永離憂者不名正覺，隨彼眾生應受化者，如來等正覺即為彼現，是故當知如來常住，種種示現猶如鴈鶴舍利之鳥。」

大般泥洹經月喻品第十六

佛復告迦葉：「善男子！如月不現，人謂為沒，一切人民皆作沒想。於餘方現，餘方人民皆謂月出，然其彼月不沒不出，因須彌山故現有出沒。如是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於大千世界或閻浮提，依因父母現生為子，閻浮提人皆作生想；又閻浮提現般泥洹，而此眾生皆作滅想，其實如來不生不滅。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如月餘方現滿，彼方眾生皆作滿想；此閻浮提現有初生，此方人民作初生想；漸漸增長乃至月滿便作滿想，然其彼月不增不減，因須彌山現有增減；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亦復如是，或於閻浮提現有泥洹，而諸眾生皆作滅想；或於閻浮提示現出生，猶如初月；閻浮提人作嬰兒想如月三日；現行遊步如月四日；現行學書如月八日；現行出家乃至月滿，現大光明破壞無量眾魔，闇冥現般泥洹。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莊嚴其身，猶如明月列宿圍遶沒而不現，閻浮提人或作生想或作滅想，其實如來不增不減常如滿月，是故當知如來常住。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猶如明月一切皆見，處處城邑聚落山澤，隨器大小是諸水中一切悉現；若人遊行百千由旬而月常隨，彼諸人等而作是想：『為是本月隨我而來？為是異月？』愚人見月猶如鏡面，中人見月猶如車輪，上人見月圓五由旬，及餘眾生隨力所見；如來明月亦復如是，一切悉見，而諸眾生各作是念，謂佛世尊哀愍我故在我舍住。及畜生道亦復如是，聾盲瘖瘂及諸癃殘，各謂如來為己像類，種種語種種書種種身，皆作是念：『諸佛如來唯作我語我書我身我食。』又作異想，或謂聲聞或謂緣覺，或謂種種異道出家，或謂如來為我興世，然其如來法身真實無有變異，為眾生故以方便身，現種種相如良藥樹；如來亦然，為眾生故現百千變隨順世間，是故如來是常住法。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如羅睺阿修羅捉日月時，其諸眾生謂彼蝕月，彼捨月已謂為吐月，彼障月光世間不現便作蝕想，彼捨月已世間還現謂為吐月，然其彼月若隱若顯實無增損；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亦復如是，如彼調達傷壞佛身，作無間業等乃至一闡提輩，皆為當來諸眾生故，現傷佛身壞法破僧，如來法身實無傷壞，正使天魔億百千數，亦不能得斷法壞僧，是故如來法身真實無有損壞，現損壞相隨順世間。譬如二人共鬪隨其傷壞量罪輕重，諸佛如來亦復如是，現傷壞相表無間罪為制法律以戒將來。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良醫善教其子，令學醫方識諸藥草，根莖華葉香味色像悉令曉了，命終之後其子續立善知醫法；諸佛如來亦復如是，種種變化療治眾生，現五逆罪謗毀經法，乃至一闡提輩皆悉化現，為當來故，般泥洹後令諸比丘隨順經律，如如來說，知罪輕重以自戒慎。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如人間月六月一食，而上諸天日見月食，或復見月須臾而食。所以者何？天日月長人間短故。諸佛如來亦復如是，或謂長壽如六月食者，及至須臾般泥洹者，為煩惱魔、陰魔、死魔、自在天魔，億百千種所不能壞，現無量生隨順世間，如來之壽實無有量，是故如來是常住法。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明月一切眾生皆悉愛樂，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亦復如是，樂法眾生悉皆愛樂。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日出有三時變春夏冬異，冬日則短春日處中夏日極長，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日亦復如是，現三種壽，為諸眾生聲聞緣覺現短壽相，斯等見已心則悲歎：『一何怪哉如來短壽。』為諸菩薩現其中壽，若至一劫若過一劫；唯佛觀佛其壽無量。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如來所說方等大乘微密之教，示現世間雨大法雨，於當來世其有眾生，以此正法摩訶衍品開示世間，當知是等為真菩薩。猶如夏雨猶如冬日，多有冷患令人損壽；聲聞緣覺聞佛方便微密之教，為其示現短壽之報，猶如冬日；諸菩薩等成微妙慧，而為彼現如來常法，喻如春日。如是如來隨順世間現三時壽。譬如眾星晝日不現其實不沒，如是如來與諸聲聞及辟支佛，俱出於世俱現泥洹，非獨一切聲聞緣覺有無常也，當知亦是常住之法如晝星也。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猶如天陰日月不現，愚夫謂言日月沒失，如來正法滅盡之時三寶現沒亦復如是，非為永滅；當知如來是常存法，亦不變易亦不磨滅，非彼諸過所能染污。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只如斗星月盡後夜明闇中間暫現光明，眾人見已尋即還滅，人謂其滅而實不滅；如是，善男子！如來正法滅盡之

時，諸辟支佛出興于世，開示教化無量眾生，立於正法尋即滅度，其實長存而不永滅，但諸眾生不能悉見。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日出眾冥悉除；如是！善男子！此摩訶衍般泥洹經出興于世！其有聞者，無間罪業無量積聚皆悉消滅。如是，善男子！此摩訶衍大般泥洹甚深境界不可思議，善說如來微妙之性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知如來是常住法、正法無盡、僧寶不滅，當勤方便修學此經，我說此人為近佛地。」
大般泥洹經卷第五

大般泥洹經卷第六

東晉平陽沙門法顯譯

問菩薩品第十七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何等為菩薩摩訶薩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已發意者及未發意，是等一切悉為菩薩。善男子！譬如冬日蘇油凝結無有津澤，如是修習一切契經諸餘三昧，發心望果而求菩提，是輩名為未發道意，不能速成菩薩之道。所以者何？無勤方便如冬日故。又善男子！如春時日其熱猛烈，一切蘇油悉皆津澤，其餘氷結一切鎔銷，湖池諸水亦復消竭；如是，迦葉！若善男子善女人內道外道，若有至心及名聞利養，聽此《方等大般泥洹》戢心歷耳，有發菩提未發心者，如斯之等一切身中悉皆津澤為菩提因，是故我說是善男子、善女人悉為菩薩。如是《方等般泥洹經》，功德積聚覺慧無盡，是故我說名為春澤。所以者何？開發如來常住法故。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日月光明照曜，諸餘光明悉不復現，如是《大乘般泥洹經》光明照曜，諸餘契經及諸三昧，功德光明悉不復現。是故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！聞是《方等大般泥洹》，雖未能發無上道心，泥洹日光已入身中為菩提因，是故名為大般泥洹。」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一切眾生必有菩提因緣入身中者，以何等故，世尊說犯四墮法、作無間罪、誹謗經法及一闡提，於正法中作毒刺耶？如佛所言，若未發意有菩提因者，有何差別？彼四種人應無惡罪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除一闡提，諸餘眾生其有聞此《大般泥洹》方等契經，為菩提因者，當知是等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故，得聞此經，其餘諸罪無能為也。所以者何？此摩訶衍大方便力，開發一切如來性故。」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未發心者，無有樂向聞則背捨。何由得為菩提之因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未發意者，雖不樂向而背捨去，猶憶此經心不忘失，臥則夢中見大鬼神現恐怖相：『咄，善男子！當念菩提，若不樂向我當殺汝。』彼即驚怖便念菩提，乃至覺已心猶續念。又復彼人命終之後墮泥犁中，見其罪報亦復憶念，墮餓鬼中及生天上亦皆憶念，於彼能發菩提之心，於此《大乘般泥洹經》，不樂之心從是永滅，如是則為菩提之因，如是為因如是為緣即立菩提。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如虛空中興大雲雨雨於大地，枯木山石及諸高源，其水不住流澍下田陂池悉滿，眾生受用此摩訶衍大乘法雨，雨一闡提如雨木石高源之地，不受菩提因緣津澤。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種子熬令乾焦，雖復時雨百千萬劫不能令生，一闡提輩亦復如是，於此《方等般泥洹經》，雖百千劫聞，終不能發菩提萌牙。所以者何？如焦穀種善根滅故。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明珠著濁水中水即澄清，投之淤泥不能令清，此《摩訶衍般泥洹經》亦復如是，著諸眾生五無間罪、犯四墮法濁水之中，猶可澄清發菩提心，投一闡提淤泥之中，百千萬歲不能令清起菩提因。所以者何？無善根故。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藥樹名曰藥王無所不治，根莖華葉若汁若香，或有人服或復塗身或但聞香，意樂不樂其病悉除，唯除必死之病不能令差。如是，善男子！此《摩訶衍般泥洹經》，一切眾生惡業重病悉能療治，若四墮法、無間罪業，及諸外道不樂菩提，聞斯方等一經耳者為菩提因。所以者何？此《摩訶衍般泥洹經》一切諸惡無不治故，唯除一闡提。所以者何？無菩提因故。猶如人身有傷壞處，苦藥得行除眾疾病，若不傷壞苦藥不行，一闡提輩亦復如是，不可傷壞受菩提因。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金剛能壞眾寶，而力不能壞白羊角；是《摩訶衍般泥洹經》，成就一切諸惡之法，皆能破壞立菩提因，唯不能破一闡提惡起菩提因。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諸樹斷其枝幹尋生如故，如是眾生作諸罪業，聞《摩訶衍般泥洹經》生菩提因，如多羅樹斷則不生，一闡提輩亦復如是，終不能生菩提柯葉。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空中興大雲雨，而彼雨滌不住空中，此《摩訶衍般泥洹經》普雨法雨，於一闡提雨則不住。

「不修真實亦不來，　彼究竟處莫能見；
謂彼諸惡不善業，　則為世間大鄙陋。

「其善修者謂修菩提，不來者，若自不修終不自得；真實者微密勝業，如是勝業於誰不來？謂一闡提；永離善心名一闡提。諸增上慢一闡提輩以何為本？誹謗經法不善之業以是為本，誹謗經法凶逆暴害，當知是等智者所畏。譬如險道多諸盜賊，暴慢愚夫不知恐畏，肆意直往為賊所害，大力法王遊行此路無有恐畏。不見究竟處者，永不見彼一闡提輩究竟惡業，亦不見彼無量生死究竟之處，我略說彼諸惡積聚，若具聞者甚可怖畏。假令一切眾生一時發意成無上道，此諸正覺猶不見彼一闡提輩諸惡究竟，成正覺時復於何等不見

究竟，一切眾生破壞生死皆成佛道，不見諸佛無餘泥洹。無常滅盡如燈火滅，謂彼諸惡業世間大鄙陋者，一闡提輩永離菩提因緣功德，斯等名為世間鄙陋，於此大乘最後覺悟得為佛名，是亦鄙陋。諸佛法爾。

「已作惡業者，　如薩闍乳酪；
愚者輕被燒，　如灰覆火上。

「有似阿羅漢一闡提而行惡業，似一闡提阿羅漢而行慈心。有似阿羅漢一闡提者，是諸眾生誹謗方等；似一闡提阿羅漢者，毀呰聲聞廣說方等，語眾生言：『我與汝等俱是菩薩。所以者何？一切皆有如來性故。』然彼眾生謂一闡提，而言：『如來授我等決，汝亦如是。我與汝等皆當俱離無量煩惱眾魔惡業如壞水瓶，於此契經必成菩提勿復生疑。譬如烈士奉王使令，至他國中稱歎王德，寧失身命要不移易，我等今日亦復如是，如來記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我等要當不惜身命，於凡愚中廣說此經。』是名似一闡提摩訶薩也。若阿練若愚癡無智，狀似阿羅漢而誹謗方等，愚騃凡夫謂真阿羅漢謂是大士，是惡比丘示現空閑阿練若處，而自處置似真阿羅漢，於阿練若行永不隨順，而作異說起四因緣，言方等經皆是魔說，言摩訶衍者是諸黠慧正法刺劍，諸佛世尊皆當無常而說常住，當知是為毀滅正法破僧之相，作是說者名一闡提。是故說言：

「已作惡業者，　如薩闍乳酪；
愚者輕被燒，　如灰覆火上。

「如是，善男子！當知《方等般泥洹經》，諸佛如來決定之說。摩訶衍者，最為無上如摩尼珠明淨離垢。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蓮華日光照已無不開敷，一切眾生亦復如是，此《摩訶衍般泥洹經》一聞經耳，若未發意不樂菩提，是等必為菩提之因。彼一闡提於如來性所以永絕，斯由誹謗作大惡業，如彼蠶虫綿網自纏而無出處。一闡提輩亦復如是，於如來性不能開發起菩提因，乃至一切極生死際。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如優鉢羅、鉢曇摩、拘牟頭、分陀利生淤泥中，而不為彼淤泥所污，若有眾生修《摩訶衍般泥洹經》亦復如是，不為煩惱之所污染。所以者何？如來之性不受染故。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國土清涼風起，一切眾生身諸毛孔，遇斯風者熱惱悉除。如是，善男子！此《摩訶衍般泥洹經》甘露法味，一切眾生無不蒙潤發菩提因，除一闡提。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良醫解八種術，一切諸病皆悉能治，唯除阿薩闍病。如是，善男子！一切契經及諸三昧，能治一切婬怒癡等諸煩惱病，而不能治犯四重禁、無間罪業。善男子！復有良醫過八種術，一切眾生諸有疾病，命行未盡悉能療治，唯命行盡不能令差。此《摩訶衍般泥洹經》亦復如是，一切眾生諸煩惱患，乃至不樂菩提未發心者，悉皆能治令發菩提，唯除一闡提輩。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盲人不見五色，良醫能治令目開明，唯不能療彼生盲者；此《摩訶衍般泥洹經》亦復如是，一切眾生聲聞緣覺，不樂菩提未發心者，悉皆療治令開慧眼發菩提心，唯除生盲一闡提輩。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良醫過八種術，一切眾生有疾病者，書其呪術著於身上，能令諸病悉得除愈；此《摩訶衍般泥洹經》亦復如是，一切眾生諸煩惱患，不樂菩提未發意者，及四重禁、無間罪業，皆能除滅安立菩提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犯四重禁及無間罪，如截多羅樹，及不樂菩提未發心者，云何能令發菩提因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是諸眾生若於夢中若命終時，墮泥犁中而生悔心：『哀哉我等毀犯正法自招此罪。』而生誓心，於此得免生餘處者，在在處處要當發心為菩薩道，是《摩訶衍般泥洹經》威神力故，是等眾生生天人中，必得發心為菩提因，是故我說犯四重禁及無間業，皆得發心為菩提因。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良醫合和諸藥名阿伽陀，如此良藥在所著處，一切諸毒皆悉消歇，唯除一種增上毒蛇，不能消伏。此《摩訶衍般泥洹經》亦復如是，一切憍慢四種毒蛇，犯四重禁及無間業，不樂菩提未發意者，皆悉安立於菩提道。所以者何？此《摩訶衍般泥洹經》最為無上第一良藥故，唯除增上毒蛇一闡提輩。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良醫合和諸藥以塗其鼓，若有眾生鬪戰被瘡，聞彼鼓聲一切悉愈，唯除命盡必應死者。此《摩訶衍般泥洹經》法鼓音聲亦復如是，一切眾生聞其音聲，婬怒癡箭不樂菩提未發意者，犯四墮法及無間罪一切除愈，唯除一闡提輩。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夜闇閻浮提人，一切家業皆悉休廢，日光出已其諸人民得修家事，如是眾生聞諸契經及諸三昧，猶如夜闇，聞此《大乘般泥洹經》微密之教，猶如日出見諸正法，如彼田夫遇夏時雨。摩訶衍經無量眾生皆悉受決現如來性，八千聲聞於《法華經》得受記別，唯除冬氷一闡提輩。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猶如有人為非人所持若被惡毒，而得良醫，或遣呪術或遣呪藥彼患即消。如是，善男子！此《摩訶衍般泥洹經》，若比丘比丘尼乃至外道，在在處處若書經卷為人演說，其有眾生若

讀若聞，斯等皆為菩提之因，不樂菩提未發道意，及四重禁、五無間罪，諸邪惡毒皆悉消滅，唯除一闡提輩。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猶如大王身中有虫密食其肉，而王未覺，時有良醫知其病相，語彼王言：『身中有患應疾治之。』時王不信不欲令治，其師畏怖不敢與藥，密加呪術令虫自落，王見病已乃信師語厚相待遇；諸眾生等亦復如是，聞《摩訶衍般泥洹經》，不樂菩提及未發意，諸佛菩薩方便為說，雖不即受，而於夢中若命終時，便自覺悟發菩提因，除一闡提。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良醫善教其子學八種術，上要祕方隱而未授，知八種術善通達已，然後悉教上要祕方；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亦復如是，教法王子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先學滅除無量煩惱，於身修習不堅固想，眾苦積聚無常變壞空無我所，又復教學九部契經令善通利，然後教學此《摩訶衍般泥洹經》，令知眾生有如來性是常住法，悉發無上菩提之因，除一闡提。如是，善男子！此《摩訶衍般泥洹經》，無量無數不可思議，當知此經無上之術良醫祕要。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船師乘船度人，到彼岸已還度餘人，諸佛如來亦復如是，乘摩訶衍般泥洹船，隨彼眾生應受化者而濟度之，般泥洹已復於餘處度諸眾生，是故如來名大船師，是故如來為常住法，為度人故現有出沒。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如人乘船欲度大海，若得利風速到彼岸，若不得風，或經年歲或能溺死，如是眾生得摩訶衍般泥洹風，速度生死到菩提岸，若不得者永溺生死輪迴苦海。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如人入海遇值波浪，計無濟理端坐待死，忽遇風王吹到一國不覺闇至，欣慶無量生奇特想，如是此《摩訶衍般泥洹經》為大風王，眾生不知而不樂向發菩提心，般泥洹風密吹令至菩提境界，方知真實生奇特想。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如蛇脫皮更遊餘處而實不死；如是，善男子！如來泥洹捨彼故身如脫皮去，是故如來名為善逝，捨毒藥樹方便之身，或復於餘閻浮提方便現化；是故，善男子！當知如來是常住法。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金師得好真金，隨意能造諸莊嚴具種種器服，諸佛如來亦復如是，隨彼受化於二十五有，悉能現身而度脫之，是故如來名無量身，亦名常住。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如菴羅樹及閻浮樹於三時變，有時茂葉有時華果有時衰落，非為彼樹枯而更生；如是，善男子！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方便之身，為教化故亦三時現，示有出生成佛現般泥洹，其實常存而不滅盡。善男子！如來密身其如此也，如來密口方便密教亦復

難知。方便密教者，善男子！譬如大王命諸群臣，亦有如是隱密之教，如有時言持先陀婆來，而先陀婆一名四實，一者、鹽；二者、澡槃；三者、馬；四者、劍。是四種物皆名先陀婆；若王食時命其左右索先陀婆，諸臣應知王必索鹽；若王食已索先陀婆，諸臣應知必索澡槃；欲詣林園索先陀婆，諸臣應知王必索馬；臨陣鬪時索先陀婆，諸臣應知必索利劍。王有如是隱覆之言，諸臣亦應知其旨趣。如是，善男子！此摩訶衍隱密之教，亦有四種如說無常。其諸善男子，應知如來生閻浮提，當現泥洹是摩訶衍修無常想，若當如來說正法滅，其諸弟子應作是知，如來說苦此摩訶衍修行苦想，如來說身為眾患器，又言僧寶亦當歸滅，其諸弟子應作是知。佛說無我此摩訶衍修無我想，若說無想空無所有及解脫者，其諸弟子應作是知，此摩訶衍說二十五有而得解脫。是故說空，眾苦悉滅說無所有，極樂無想無常變易所不能壞，是故名為常住非變易法。當知解脫即是如來，其如來者即如來性，一切眾生身中悉有，如是知者是我弟子，善解如來微密之教。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天旱，藥草香華甘果樹木，皆悉萎悴不成果實，諸餘一切水陸草木，亦皆枯乾而無光澤，又於來年復難生長。如是，善男子！此《摩訶衍般泥洹經》，我滅度後，其諸弟子，如旱天華果不能成實，如被賊城亡失真寶守糠[禾*會]聚，眾惡比丘既失寶已，抄略撰集不善解義寬縱慢墮，哀哉大險，當來之世甚可怖畏。快哉大利，當來眾生，此《摩訶衍般泥洹經》得聞其耳，隨所聞經受持諷誦，解其義趣廣為人說因斯當得真實菩提。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如有國土城邑聚落有賣乳者，或持水雜欺誑他人而求財物，其販乳者亦復如是，以水雜賣展轉相欺，人買食之無有乳味。如是，善男子！我泥洹後正法未滅八十餘年，此《摩訶衍般泥洹經》於閻浮提流行於世，諸惡比丘寬縱懈怠，眾魔伴黨壞亂正法，自造經論偈讚頌歎，以非為是、以是為非，抄略增損，為利養故欲多畜積非法財物，壞亂正味令法薄淡；加復邪說文字不正，誤受學者，亦不尊重供養恭敬，內懷邪諂，為利養故現樂法相；此《摩訶衍般泥洹經》，當於爾時為斯等輩之所毀辱。

「復次，迦葉！以斯義故，善男子善女人於《摩訶衍般泥洹經》，當勤方便立丈夫志。所以者何？如來性者丈夫法故，女人志者於一切法多生染著，力不堪任發摩訶衍深經妙味。善男子！譬如蚊蚋身出津澤，不能令此大地潤洽，其女人法猶如大地多諸渴愛，譬如大海一切天雨百川眾流皆歸于海，而彼大海未曾滿足，女人之法亦復如是，貪受五欲而無厭足。是故，迦葉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欲得方便離女人法，當勤修習此《摩訶衍般泥洹經》。所以者何？此《摩訶衍般泥洹經》說如來性丈夫法故。若有眾生不知自身有如來性，

世間雖稱名為男子，我說此輩是女人也。若有女人能知自身有如來性，世間雖稱名曰女人，我說此等為男子也。如是，善男子！此◎《摩訶衍般泥洹經》，無量無邊功德積聚，廣說眾生有如來性，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得疾成如來性者，當勤方便修習此經。」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善哉世尊！我今修習《般泥洹經》，始知自身有如來性，今乃決定是男子也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當勤方便學此深法，如蜂採華盡深法味。譬如，迦葉！蚊虫津澤不能令此大地沾洽。如是，善男子！當來之世眾惡比丘壞亂經法，無數無量如高旱地，非此《大乘般泥洹經》所能津潤。所以者何？當知正法滅盡衰相現故。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夏末冬初秋雨連澍溫澤潛伏。如是，善男子！此《摩訶衍般泥洹經》，我般泥洹後正法衰滅，于時此經流布南方，為彼眾邪異說非法雲雨之所漂沒，時彼南方護法菩薩，當持此契經來詣罽賓潛伏地中，及諸一切摩訶衍方等契經於此而沒。哀哉是時法滅盡相，非法雲雨盈滿世間，修習如來恩澤法雨，護法菩薩人中之雄皆悉潛隱。」
爾時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諸佛如來、聲聞、緣覺性無差別，唯願廣說，令一切眾生皆得開解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譬如有人多養乳牛，青黃赤白各別為群，欲祠天時集一切牛，盡[穀-禾+牛]其乳著一器中同一珂色。◎如是，善男子！諸佛如來、聲聞、緣覺，其性清淨皆同一色。所以者何？同漏盡故。譬如金師取其金鑛種種異色，銷鎔精煉純一金色。所以者何？無量無數麁鑛煩惱皆消滅故，是故當信此《摩訶衍般泥洹經》，一切眾生皆有真實如來之性悉同一色。」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：『一切眾生皆有佛性而無差別。』於此未了，且置眾生。如世尊說：『聲聞緣覺及諸菩薩不得大般泥洹，唯有如來得此大般泥洹。』是故當知非聲聞緣覺及諸菩薩同如來也。若無差別，云何世尊獨於無量阿僧祇劫，修行方便積累功德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我先所說，是則如來方便密教，言諸聲聞不得泥洹。是故當知一切皆以此《大般泥洹經》，而般泥洹唯佛境界，是故此經名大般泥洹。」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則為異，如佛所說聲聞緣覺及諸菩薩，皆當悉歸如來泥洹，猶如百川歸於大海常住之法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我最常也。」
迦葉白佛：「云何世尊，如來之性不異異耶？」
佛言：「有異。」
迦葉白佛：「云何為異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譬如牛乳，一切聲聞如來之性亦復如是；猶如成酪，一切緣覺如來之性亦復如是；猶如成蘇，菩薩摩訶薩如來之性亦復如是；猶如醍醐，諸佛如來其性亦然。如是，善男子！此摩訶衍般泥洹經四種差別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一切眾生其性云何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如乳未成與水血合，無量煩惱覆蔽如來真實之性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：『拘夷城有旃陀羅，名曰歡喜，當成佛道。』於此世界千佛之數，世尊記別一發念頃便成佛道。以何等故，世尊不記尊者舍利弗、目揵連等速成佛道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或有聲聞及辟支佛諸菩薩等，不發速願護持正法，有速願者，斯等發願有差降故，因菩提力世尊記別速成佛道。復次，善男子！譬如商人載摩尼寶，道路經由野人聚落唱賣珍寶。諸野人輩，聞聲來看見寶不識，即便大笑謂為塼石。如是，善男子！如來記別諸聲聞等，當成佛道得最勝處。當來之世有諸比丘，寬縱懈怠不識真寶猶如野人，疾病困苦貧窮出家，信心淺薄邪命諂曲，若聞如來授聲聞決即便大笑，當知是輩為沙門像非真沙門。是故，善男子！或有發願速持正法，又復不發速持願者，是故如來隨其遲速而授彼記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菩薩摩訶薩云何當得不壞眷屬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勤修方便護持正法，是為菩薩摩訶薩人中之雄不壞眷屬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等眾生不知六味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不知三寶始終長存，是等眾生不知六味。如人口爽不知甜苦辛酢醎淡六味差別，一切眾生亦復如是，愚癡無智不知三寶是長存法，是故名為不知味者。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其諸眾生不知如來是常住法，我說斯等名為生盲，肉眼眾生知如來性是常住者，我說是等名為天眼。若有眾生聞摩訶衍能信樂者，我說是等亦名天眼。正使眾生有天眼者，不知如來是常住法，我說斯等名為肉眼。所以者何？如來之性常住真實，而彼不能勤修習故。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當知如來為一切眾生而作父母。所以者何？一切眾生種種形類悉能化現，同其境界而為說法，一音說法彼彼異類各自得解，歎言：『善哉！如來以我音聲說法。』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如人生子，始十六月言語不正，而彼父母欲教其語，先同其音漸漸教學，當知父母非實不正。諸佛如來亦復如是，為教化故同彼形類音聲語言，然其如來不實同彼，方便示現隨順世間。」

大般泥洹經隨喜品第十八

爾時世尊，從其面門放種種色光普照四眾，光明照已，純陀長者便疾奉施如來大眾最後供養。爾時純陀與諸眷屬得大歡喜舉聲歎曰：「哀哉希有，供養如來難復再遇。」即以種種眾寶之鉢，盛上味飯持來向佛。當於爾時有大威神天而遮其前，謂純陀言：「勿便供養，願令我等復得須臾瞻覩如來。」爾時世尊復放光明照彼天子，時彼天神承佛聖旨 聽純陀前。爾時天人及諸眾生種種雜類，各異音聲內懷悲感哀聲動地，與純陀俱供佛及僧，奉施最後檀波羅蜜。
爾時世尊欲令比丘比丘尼及諸眾會知時到故，復放光明悉照眾會。時諸比丘知時已至，各整威儀執持應器如受施法。純陀長者為佛及僧布置種種眾寶床座，懸繒幡蓋香華瓔珞。爾時三千大千世界莊嚴殊妙，猶如西方極樂國土。純陀長者住於佛前，憂悲悵怏重白佛言：「唯願世尊猶可哀愍，住壽一劫若過一劫。」
佛告純陀：「汝欲令我久住世者，宜知是時，當疾供設最後檀波羅蜜。」
純陀白佛：「唯然，世尊！」
爾時一切眾生異類天人菩薩同聲唱言：「奇哉純陀！為最後施；奇哉純陀！為極大施；然今我等所設供具，於茲便成無用之物。」各各歎恨愁憂苦惱。
爾時世尊，自身毛孔一一皆出無量化佛，一一皆有比丘眷屬，應彼一切令得供養，時諸眾生皆大歡喜。爾時純陀所設供具承佛威神，諸來大會皆得充足。純陀歡喜而自念言：「今日如來一切大眾，皆悉受我最後供養，然後如來當般泥洹。」其餘眾生亦作是念：「今日如來與諸大眾，受我最後飯食供養，然後泥洹不受餘請。」是時堅固林側其地狹小，以佛神力故，如針鋒處皆有無量諸佛，及其眷屬於中坐食。
爾時天人阿修羅眾，皆大悲歎而作是言：「今日如來受我最後飯食供養當般泥洹。我等復當何所奉事？哀哉我等孤無蔭護。」
爾時世尊即為一切而說偈言：

「汝等莫悲歎，　諸佛法應爾；
雖曰為泥洹，　亦未究竟盡。
如來常住法，　永處最安隱；
諸有狐疑者，　諦聽我今說。
我已離食想，　身無飢渴患；
我今當為汝，　說其隨喜法；
令一切眾生，　得安隱快樂。

諸佛如來性，　真實常住法；
今汝等聞已，　當勤方便修。
如烏及鵄鳥，　其性甚相違；
能令同群遊，　止宿相娛樂。
如來視一切，　猶若羅睺羅；
應當捨慈悲，　永入於泥洹。
能令盛毒蛇，　兔羅同其穴；
如來捨慈悲，　永入於泥洹。
能令伊蘭樹，　同百葉華香；
如來捨慈悲，　永入於泥洹。
能令迦留果，　味同耽摩羅；
如來捨慈悲，　永入於泥洹。
能令一闡提，　悉成平等覺；
如來捨慈悲，　永入於泥洹。
若一切眾生，　一時成佛道；
如來捨慈悲，　永入於泥洹。
假使蚊蚋水，　浸壞此大地；
百川皆流溢，　大海悉盈滿；
如來捨慈悲，　永入於泥洹。
汝等諸眾生，　深樂正法故；
謂如來永滅，　憂悲而愁歎；
從今於如來，　莫念非常想。
當知如來性，　長存不變易；
法僧亦復然，　皆非磨滅法。

「如是，善男子！此三法者常住不變真諦之言，一切眾生遭諸恐怖，此真諦說能令安隱；欲度一切險難曠野，此真諦說能令得度；此真諦說能令枯樹更生華葉。若此四眾聞是三法常住隨喜說者，設未發意不樂向者，斯等皆為菩提之因。三法常住，是為如來最妙隨喜誠諦之說。若比丘比丘尼能為一切眾生解說三法常住，當知是等堪受一切羅漢供養；若異此者則不堪受。乃至一切旃陀羅等，樂聞如來隨喜說者，亦復得離諸憂恐怖。」

爾時天人阿修羅等，聞說如來為常住法，心得歡喜，心得柔軟，心得真實，心離陰蓋，心得清淨，顏貌怡悅如蓮華敷，散諸天華燒眾名香，鼓天伎樂供養如來及比丘僧。

爾時世尊告迦葉言：「善男子！汝見何等希有之事？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我見奇特未曾有事，見一切諸天人民阿修羅等設供具者，各得如來與諸大眾受其飲食；又見是中其

地狹小容諸如來大眾床座，一針鋒處乃有無量諸佛眷屬，而受供食說隨喜偈，彼諸眾生各不相知，而謂如來獨受我請；而今世尊與諸大眾哀愍純陀，受彼最後檀波羅蜜，佛神力故令此大眾皆得滿足，然其世尊實不揣食；唯諸菩薩摩訶薩，文殊師利法王子等人中之雄，能知如來方便現化，為此奇特未曾有事，聲聞緣覺所不能知。甚奇，世尊！無數無量如來常法。」
爾時世尊告純陀言：「汝見奇特未曾有不？」
純陀白佛：「唯然已見，向見如來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莊嚴其身。如是如來無量無數，與諸菩薩眷屬圍繞，今見世尊真實之身，獨處大眾猶如藥樹，與諸菩薩前後圍繞。」
佛告純陀：「向者諸佛皆是現化，哀愍安樂一切眾生開其意故，令彼功德不可得盡作此現化，而諸眾生悉不能知。唯諸菩薩成就無量菩薩功德，人中之雄，能知如來方便現化。汝今純陀，亦復成就菩薩功德十地之行。」
純陀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我等皆當修習菩薩一切隨喜。」
佛告純陀：「莫隨貪果如餘契經。」
純陀白佛：「諸餘契經為非經耶？」
佛告純陀：「彼說有餘。」
純陀白佛言：「其義云何？」
佛告純陀：「如我所說：

「一切歎布施，　無有呵施者；
施犯戒福少，　施持戒福增。

「我說是契經，雖歎一切施而施有差降，施犯戒者無毫釐福，布施持戒獲其大果不必悉同。」
純陀白佛：「云何世尊，而說斯偈一切讚歎布施功德？」
佛告純陀：「除一種人歎一切施。」
純陀白佛：「除何等人歎一切施？」
佛告純陀：「除一闡提犯戒謗法，歎一切施。」
純陀白佛：「何等名為一闡提？」
佛告純陀：「若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誹謗經法口說惡言永不改悔，於諸經法心無歸依，如是等人向一闡提道。若復眾生犯四重禁、作無間罪，不自改悔而無慚恥，彼於正法永無護惜，不與護法之人以為知識，於諸善事未曾讚歎。若復邪見無佛法僧，我說斯等向一闡提道。除斯等類，歎一切施。」
純陀白佛：「何名犯戒？」
佛告純陀：「犯四重禁、五無間業、誹謗正法。」

純陀白佛言：「如此重罪有差降耶？」
佛言：「有差降，彼雖犯戒尚服法衣而生慚愧：『咄哉！我今犯斯重罪，何其怪哉造斯大苦。』而懷恐怖生護法心。我當讚歎護諸法者，當復降伏諸非法者，於方等經諸禪三昧方便勤修，若如是者我說斯等為不犯戒。所以者何？如日光出微塵障翳皆悉不現，如是修習此摩訶衍契經日光，無數無量眾罪積聚皆悉消滅，是故此經說護法者得大果報。若不爾者，是則名為最大犯戒，若施此等無毫釐福。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犯四重禁，能知真實如來之性興護法心，若施此等所以得大果報者何？譬如有女人國土荒亂，將一嬰兒欲至他國，道遇大水汎漲流漫携兒而度水流漂急，不捨其兒母子俱溺；然彼女人曾作大惡，以護子功德命終生天。如是，善男子！犯四重禁、五無間業，深自悔責興護法心，本作不善獲惡之業，以護法故得為福田堪受信施，護法功德亦得大果。」
純陀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一闡提還生信心悔過三尊，若人施與得大果不？」
佛告純陀：「莫作是語，譬如有人食菴羅果，并取其核壞而食之，持彼空核種著地中，雖復溉灌終不得生。彼一闡提亦復如是，壞善種子欲令改悔生其善心，無有是處，是故名為一闡提也。布施持戒得大果者，果亦不同。所以者何？布施聲聞及辟支佛，所得果報皆有差別，唯施如來獲最上果。是故說言，非一切施得大果報。」
純陀白佛言：「何故世尊而說此偈？」
佛告純陀：「有因有緣。時王舍城有不信優婆塞奉事尼揵，而來問我布施之義，我攝彼故為說斯偈。當知如來方便密說為菩薩故，非是一切悉能了知。是故菩薩人中之雄，當於如來有餘說中分別其義，降伏一切諸犯戒人，如除稊稗害善苗者。復次，善男子！如我所說偈：

「一切江河必迴曲，　一切叢林必樹木；
一切女人必諂偽，　一切大力必安樂。」

爾時文殊師利即從坐起，整衣服為佛作禮，而說偈言：

「非一切河必迴曲，　非一切林必樹木；
非悉女人心諂偽，　非為大力悉安樂。

「如是世尊略說法門非決定說。所以者何？此三千世界中閻浮提外餘閻浮提，有正直河，其直如繩，從其西海直至東海，如《 方

等》、《阿含》中說，是則如來有餘之說。一切叢林必樹木亦有餘說。所以者何？林有二種？亦有金銀琉璃寶樹之林。一切女人必諂偽者亦有餘說，有諸女人持戒清淨其心質直。一切大力必安樂亦有餘說，如來法王最為大力名為安樂，轉輪聖王及諸天神，亦名大力而不安樂，是故當知非一切大力皆為安樂，唯有常住非變易法大力泥洹安隱快樂。譬如良醫與彼病者醍醐令服，時彼病者請良醫言：『更與我藥我堪食之。』良師答言：『但食爾許消已更食，若頓食不消或能殺人。』時彼良師實哀病者恐其死故。如是如來慈哀愍傷，欲滅波斯匿王大臣夫人高慢心故，說此偈言：

「一切江河必迴曲，　一切叢林必樹木；
一切女人必諂偽，　一切大力必安樂。

「當知世尊言無漏失，如此大地可令反覆，如來之言終無有失。是故一切有餘無餘，皆是如來攝眾生故。」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文殊師利！哀愍一切諸眾生故，廣說如來有餘無餘。」
爾時文殊師利復於佛前而說偈言：

「於他善隨順，　不觀作不作；
但自觀身行，　諦視善不善。

「如是，世尊！說此正法亦復非為究竟之說。所以者何？眾邪外道皆向泥犁，然佛世尊教諸弟子皆向泥洹；若生天上此則名為毀譽之說，如是種種不隨順說。云何世尊偈中說言：『於他善隨順？』」
爾時佛告文殊師利：「我所以說善隨順者，有因有緣。時阿闍世王害父王已，來詣我所而問我言：『云何世尊，為一切智非一切智耶？若一切智者，提婆達多於百千生中於如來所常懷惡心，云何聽使而得出家？』我即為彼而說此偈，於他善隨順。彼阿闍世王有害父罪而不自覺，如來欲使自省己過令其罪輕，是故說言：『但自觀身行，諦視善不善。』汝今云何見不隨順？若有持戒修行慈心而觀彼過，是則諸佛如來之法，欲令己身及諸眾生悉皆安樂，是以應觀他作不作，己身亦然，常作是觀是我弟子。」
爾時世尊，復語文殊師利言：「如我說偈：

「一切皆懼死，　莫不畏杖痛；
恕己可為譬，　勿殺勿行杖。」

爾時文殊師利復於佛前而說偈言：

「非一切懼死，　一切畏杖痛；
亦不悉喻己，　而恕彼眾生。

「如是，世尊！略說法門亦非究竟。所以者何？如阿羅漢轉輪聖王玉女象馬大臣之寶，若諸天人及餘眾生能加害者無有是處，勇士烈女野馬獸王持戒比丘，雖有對至而不恐怖，一切皆懼死莫不畏杖痛，是則有餘說。又復不可以己喻彼。所以者何？若阿羅漢以己喻彼則為命想，若命想者此非上士，計命想者愚夫邪見向惡趣門。又復羅漢我及眾生空無所有，誰死誰殺，起害想者，無有是處。而彼所說我為喻者，為有我喻？為無我喻？若是我喻則為下劣，若無我喻是阿羅漢無有譬喻。然佛世尊，不以無因而妄說法。有王舍城大獵師主，殺生供施，請佛及僧，唯願哀受。然佛世尊未曾食肉，等視一切如羅睺羅，即為獵師而說此偈：

「當觀長壽者，　不害眾生故；
一切皆懼死，　莫不畏杖痛；
恕己可為喻，　勿殺勿行杖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文殊師利！人中之仙安慰眾生，善說如來方便密教。」
爾時文殊師利，復說偈言：

「恭敬於父母，　增加其供養；
緣斯孝道故，　死墮無擇獄。

「世尊！此偈說無明恩愛以為父母，眾生隨順令其增長造諸惡業，死即當墮無擇地獄。」
爾時世尊復告文殊師利：「如我所說偈：

「一切因他勢力苦，　一切己力自在樂；
一切憍慢勢暴害，　一切賢善人所愛。」

文殊師利復說偈言：

「非一切因他力苦，　亦非己力自在樂；
非一切慢勢暴害，　非一切賢人所愛。

「此是世尊，略現法門非究竟說。所以者何？如庶民子從師而學，俯仰進止悉由於師，道藝既成永得安樂。如王者子己力自在，不隨他教愚闇常苦。所以如來說此偈者，其諸眾生為魔所持不得自在，如來為彼而說此偈。是故當知非為一切他力故苦，亦非一切己力故樂。一切憍慢勢暴害者，此亦有餘說，非一切慢為盡暴害，猶如有人憍慢傲俗，出家學道或計福德持戒清淨，當知是等雖為憍慢非為暴害。一切賢善人所愛者，亦有餘說，如內法中犯四重禁，能自剋勵執持威儀雖修賢行，以破正業人所不愛。何因世尊而說此偈？」
爾時佛告文殊師利：「諸佛如來不以無因而妄說法。時王舍城有拘隣女名須跋陀羅，惡厭世俗，來詣佛所欲求出家。女人之法不得自在制由男子，自歸三寶。佛知其意，亦知是時而說此偈，一切由他勢力苦。善哉！善哉！文殊師利人中之仙，能問如來方便密教。」
文殊師利復說偈言：

「一切眾生類，　皆依飲食存；
一切諸嬰兒，　悉無恪惜心。
一切諸世間，　揣食增其病；
一切行法者，　同止得安樂。

「如是世尊，今受純陀飯食供養將無增患？」
爾時世尊復為文殊師利而說偈言：

「非一切眾生，　皆依飲食存；
非一切嬰兒，　悉無恪惜心。
非一切世間，　揣食增其病；
非一切行法，　同止得安樂。

「汝文殊師利！所得病者我當得病，諸阿羅漢及辟支佛菩薩如來悉不揣食，此則諸佛如來定法。若言羅漢及辟支佛菩薩如來曾揣食者，壞大士義。而受眾生百千布施，讚歎一切布施功德，欲濟眾生度三惡道無邊苦海，雖不揣食而常歎施。欲令眾生成檀波羅蜜，端坐樹下六年苦行，豈謂不食而形瘦耶？勿謂如來眾生同數，如來已度愛欲諸流，不同世人境界行處，如來境界不可思議，聲聞弟子亦復如是。言揣食者是有餘說；一切嬰兒離慳惜者，亦有餘說；乃有無量永離慳心無動快樂，一切揣食增其病者，亦有餘說；外來之病劍刺瘡疣其數無量，一切行法同止安樂者，亦是如來有餘之說。其法多種，亦有修習世俗善法，身口意業種種淨法種種信心，而共同

止不相隨順；是故當知諸佛如來，不以無因緣故違義而說，以教化故方便說法。時有半頭梵志，與諸同止修天祠齋法，來詣佛所，為降伏彼令捨異見，而說此偈。」

爾時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云何世尊，諸餘契經皆是如來有餘說耶？」

佛言：「不也。善男子！若有眾生功德成就善解深法，如來為說常住安樂無餘之法。諸餘眾生樂聞法者，如來為彼或有餘說或無餘說。」

迦葉菩薩即大歡喜白佛言：「奇哉！世尊！等視眾生猶如一子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善哉！善男子！應當如是諦解深法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唯願如來，說此《方等般泥洹經》所得功德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此《摩訶衍般泥洹經》，聞其名者所得功德，非是聲聞及辟支佛能究竟說。此《摩訶衍般泥洹經》所生功德不可思議，唯是諸佛如來境界。」

爾時諸天世人及阿修羅，即於佛前一心同聲，以偈頌曰：

「如來天中天，　甚深難思議。
如來之所說，　方等泥洹經；
出生諸功德，　亦不可思議。
正法難思議，　僧寶亦復然；
唯願天中天，　哀愍小留住。
上座尊迦葉，　眷屬須臾至；
尊者阿難陀，　多聞大仙士，
及摩竭提王，　國王阿闍世；
斯等於如來，　最親密弟子。
彼諸正士等，　必懷疑惑想；
如來為泥洹，　為當長存世。
此等心懷疑，　於何而取定；
願哀須臾住，　待至為決疑。」

爾時世尊為諸大眾而說偈言：

「諸懷疑惑者，　汝等勿憂慮。
我法生長子，　上座大迦葉；
阿難多聞士，　是等須臾至；
要令彼見我，　我當般泥洹。
如斯智慧士，　觀如來雙足；

彼自知我身，　常無常真實。」

爾時一切大眾眷屬，供養如來天繒華蓋，燒眾名香作天伎樂，其數無量不可為喻。供養佛已，萬恒河沙諸眾生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住於菩薩最初住地。純陀長者歡喜踊躍，菩提甘露以灌其頂。

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法王子、迦葉菩薩、純陀菩薩：「汝善男子！自修其心慎莫放逸，我今背疾舉身皆痛，欲須燕臥。汝文殊師利！當為一切四眾說法，如來正法今付囑汝，乃至上座摩訶迦葉及阿難到，汝當廣說。」於是世尊，化眾生故現身有疾，右脇著地係念明想。

大般泥洹經卷第六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